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走向荒野——徐仁修及其自然寫作研究



研 究 生：劉倩心

指 導 教 授：張錫輝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四 年 一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走向荒野——徐仁修及其自然寫作研究

研究生：劉情心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王櫻芬

張錫輝

王祥穎

指導教授：張錫輝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三年 十二月 二十三日

## 謝辭

碩論完成了，要再度告別學生的角色了，這段不算短的日子，一路走來是辛苦的，要謝謝許多人，因為有你的支持與鼓勵，我才有堅持下去的力量。

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錫輝老師，感謝老師對我這個文學門外漢的包容，不厭其煩的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為我講解艱澀難懂的理論，並且在百忙之中仔細審視我的論文，指出我論文的書寫錯誤及需要修改的部分，更在口考前提醒我該注意的細節，謝謝老師，在您身上我看見為人師者的風範，我將以您為榜樣用心的教導我的學生。感謝櫻芬老師、祥穎老師仔細的閱讀我的論文，在口考時給了我許多的建議，讓我更看清楚自己書寫論文時的缺失，能將論文修改的更加完好，並且因為兩位親切的態度，消滅了我不少臨場的緊張感，謝謝老師。

感謝我的家人、同學和同事，有你們陪在我身邊真好。感謝南華大學文學所所有的老師，在我心中您們是最棒的。最後我想說文學的種子已經在我生命中播下，它將不會在我往後的日子裡缺席。

# 走向荒野——徐仁修及其自然寫作研究

## 論文摘要

徐仁修是走向自然的探險家、自然觀察家。從小到大自然從未曾在徐仁修的生命中缺席，因此他與自然建立了很深的情誼。他在台灣的自然環境崩壞時期，開始了「自然寫作」生涯，藉由記錄美麗的自然景色，來喚起國人自然保育的觀念。

徐仁修探索自然的腳步，從異國蠻荒到台灣的土地，主要作品為蠻荒與自然二系列。蠻荒系列作品紀錄許多蠻荒世界的人文風情及蠻荒原住民的生活觀，徐仁修認為原住民知足不貪求、簡樸的生活方式，對照現代人的貪婪與短視近利，更顯得文明；自然系列作品依節序呈現台灣自然景色的轉換、動植物為了繁衍下一代及躲避天敵展現的智慧，以及自然如何在科技社會中成為經濟利益下的犧牲品。為了保留台灣的自然，徐仁修積極投入各種環保運動，創立了「荒野保護協會」，特別重視兒童生態教育的扎根。

現代人生活周遭都是科技，每個人被囚禁在科技的世界裡面，這個世界已經把人當成工具、把人當成商品看待，在過度追求物質的行為下，現代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心靈生活空虛，急需找到一個身心安頓的居所。現代人——徐仁修走向荒野，彷彿找到一條回家的路，他在自然中領悟，並在自然裡找到生命的意義，自然就是現代人心靈的「家」。

本論文將以蠻荒和自然的書寫作為探討對象，在此架構之下探討徐仁修文本中呈現的諸多圖像的意義，並透過此一探討來理解徐仁修筆下的自然反思，及其如何藉此一反思，反省現代人生存的困境，最終本論文希望藉此研究理解徐仁修如何藉自然寫作為現代人找到身心安頓的處所。

關鍵詞：徐仁修、自然寫作、荒野保護協會、土地倫理

# 走向荒野——徐仁修及其自然寫作研究

## 目錄

謝辭.....	i
論文摘要.....	ii
目錄.....	iii
<b>第一章 緒論</b> .....	<b>1</b>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8
一、研究範圍.....	8
二、研究方法：知人論世.....	10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章節安排.....	11
一、文獻探討.....	11
二、章節安排.....	14
<b>第二章 徐仁修創作的文化脈絡與歷程</b> .....	<b>15</b>
第一節 徐仁修創作的文化脈絡.....	15
一、台灣的環保的思潮.....	16
二、台灣的自然寫作.....	19
第二節 徐仁修的生命經驗.....	25
一、豐富的童年體驗（1946~1961）.....	26
二、專業知識的學習（1961~1974）.....	29
三、自然探索（1974~）.....	31
第三節 創作歷程.....	34
一、國外蠻荒時期（1974~2003）.....	34
二、臺灣鄉土時期（1996~2006）.....	40

第三章 徐仁修自然寫作的圖像 .....	48
第一節 蠻荒的圖像.....	49
一、多變的蠻荒.....	51
二、凶險的蠻荒.....	57
三、順應自然的蠻荒.....	63
第二節 自然的圖像.....	69
一、美麗的自然.....	70
二、充滿智慧的自然.....	79
三、逐漸消逝的自然.....	84
第三節 物我交融的自然圖像.....	89
一、共生共榮的循環.....	91
二、放下姿態看「自然」.....	94
第四章 標榜自然的原意——自然是一條回家的路 .....	99
第一節 現代文明的省思.....	101
一、扭曲的現代人.....	102
二、消失的傳統.....	106
第二節 「返璞歸真」的態度.....	110
一、從荒野看文明.....	112
二、簡樸生活.....	116
第三節 人文關懷.....	121
一、尋找家的記憶.....	121
二、悲天憫人的情懷.....	125
三、讓荒野教育下一代.....	130
第五章 結論 .....	136
參考書目.....	140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問題意識

一九四六年生於新竹縣芎林鄉的徐仁修，是「自然寫作」作家、「荒野保護協會」的創辦人，他的足跡遍及台灣及世界各地，他累積四十多萬張自然攝影照片，至今著書出版四十多冊，著作範圍廣及童書、攝影集、小說、散文等，內容多半圍繞在台灣自然生態觀察的書寫。徐仁修在一九九三年以《赤道無風》獲得第十屆吳魯芹散文獎；一九九八年《思源埡口歲時記》榮獲第二十一屆吳三連報導文學獎。

不同於其他「自然寫作」作家創作方式，以文字結合影像是徐仁修獨特的創作模式，他從事「自然寫作」以來一直以這個模式來記錄自然。

徐仁修的自然寫作一開始走的就是「觀察」、「記錄」、「攝影」、「報導」的路線，並一直持續至今。<sup>1</sup>

徐仁修在世界各地叢林、荒野的生活經驗，使他成為當代臺灣自然寫作者中的一個異數。他不但具有冒險家的體質，長期的野地生活，使他觀察活動有一種「自然」之感。作品中的描述常讓讀者感覺，他並非是一個「走進自然的觀察者」，而是本就生活在自然裡的一份子。<sup>2</sup>

徐仁修有專業的自然知識，搭配純熟的攝影技巧，使他的作品不僅引人入勝，並傳達給讀者多元的思考方向。他是從自然裡來的人，這個本來就屬於自然裡的一份子，三、四十年來，足跡從平地到高山、從台灣到世界，長時間的野地生活，

---

<sup>1</sup>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台北：大安，2004.11），頁 417。

<sup>2</sup>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6。

對自然的體悟比一般人多，對自然的認同與使命感也超越他人。「我想利用這些照片和文字來喚醒那些利慾薰心的同胞，不要唯利是圖，要多多珍惜台灣的天獨厚的福氣<sup>3</sup>。」徐仁修企望透過美的傳達，引出人對萬物的熱愛與對自然的禮讚。

究竟何為「自然寫作」文學呢？台灣的「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是在西方環保意識的激盪下，結合台灣特有的在地經驗所發展出來的新興文體。王家祥在〈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與台灣土地〉一文中說：

自然文學 (nature writing) 又稱荒野文學 (wilderness)。所謂自然主義的文學，便是以大自然為母體，以優美動人的文句，發人省思的哲思，紀錄自然中的生命型態，人與自然之間微妙或整體的互動。基本上，它有一個基礎的文學架構、濃厚的人文精神，知識性或科學印證的觀點，但最重要的，它所具有的強烈自心靈深處的反省、思考，經由觀察、紀錄等活動，而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再加以邏輯辯證所思考出來的觀點，才是它最迷人之處<sup>4</sup>。

王家祥認為「自然寫作」的主角為大自然，主要紀錄內容為人與自然間的互動。而且「自然寫作」作家必須具備基本的文學基礎、具有來自心靈的深刻反省，再佐以專業的知識背景，才能創作出引人共鳴的「自然寫作」作品。

吳明益參酌西方學者的論述與國內這一類作品所呈現的特質修正後認為國內「自然寫作」有以下特質：

- 1、「自然」不再扮演文學中襯托、背景的位置，而成為被書寫的主位。
- 2、作者「涉入」現場，注視、觀察、紀錄、探究「非虛構」(nonfiction)的經驗，成為必要歷程。
- 3、自然知識符碼的應用與知識理解成為主要肌理，這包含了對生物學、

<sup>3</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台北：錦繡，1995.06)，頁 212。

<sup>4</sup>王家祥，《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與台灣土地》，《自立晚報》，1992.08.28，第 19 版。



其他生態相關科學、自然史、環境倫理等知識的掌握。

4、書寫者常對自然有相當程度的「尊重」與「理解」，既非流於傷逝悲秋的感性情緒，也避免將人類的道德觀、價值觀、美學歸諸於其他生物上，而能呈現某種超越「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情懷。

5、從形式上看，常是一種個人敘述 (personal narrative) 的文類，常見以日誌 (journal)、遊記 (journey)、年記 (almanac)、報導 (report) 等形式呈現，但容許獨特的觀察與敘述模式。<sup>5</sup>

吳明益認為「自然寫作」的主角是自然，書寫者必須以尊重自然、理解自然的態度親自走進自然觀察、記錄，以專業的自然知識解讀「自然」，創作形式可為日誌、遊記、年記、報導等，具足以上條件才能定義為「自然寫作」作品。

歸納吳明義與王家祥對「自然寫作」下的定義，兩人皆認為「自然寫作」的主角是自然，作品內容應具備基本的文學架構及自然知識的肌理，才能稱之為「自然寫作」作品。不同處是王家祥認為「自然寫作」作品必須呈現出作者強烈來自心靈深處的反省與思考，吳明義則認為書寫者要親自進入自然觀察並避免把個人的道德觀、價值觀加諸於其他生物上，要呈現出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態度。

台灣「自然寫作」的源起與台灣的工業蓬勃發展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有關。《中央日報》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起連載美國作家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一書時，台灣農民也因過度使用農藥，導致美國已發生的環境污染情形也真實在台灣上演，青蛙、泥鰍、螢火蟲等這些小動物已經在台灣原野消失。「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台以來，以迄七〇年代，台灣在經濟發展掛帥的領導政策之下，生態環境始終處於幾無任何保護措施的狀態，完全成了經濟開發的犧牲品<sup>6</sup>。」六〇年代開始，台灣致力於追求出口導向的工業成長，八〇年代以前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有效的環保法令可以防止台灣的生態環境持續被破壞，因此環境破壞程度日益

<sup>5</sup>陳明柔主編，吳明益著，〈創作與論述的不同步演化〉，《台灣的自然書寫》(台中：晨星，2006.11)，頁4、5。

<sup>6</sup>劉克襄，〈台灣自然寫作初論〉，《聯合報》，1996.01.04，第34版。

擴大。環境污染與破壞不僅直接影響自然生態圈內各種生物的生存，也造成人們生命財產的損失及健康的危害。

一九八一年，韓韓、馬以工所撰寫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書，報導紅樹林的危機與海岸九孔池濫建的問題，它在《聯合報》的副刊連載時，引起社會大眾對環境污染問題的注視。此後，報章媒體才有大量議論自然生態遭破壞的文章被刊載，台灣民眾才覺知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sup>7</sup>。

與韓韓、馬以工同時還有心岱、李剛、翁台生、張曉風等人都加入了這場關心環境危機的寫作潮，他們以「宏觀的角度闡揚生態理念、環保新知，或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密切關係，告知一個新時代的來臨<sup>8</sup>。」透過這樣書寫的宣導讓台灣人民也意識到台灣正面臨和其他國家一樣嚴重的環境危機。劉克襄認為這一個階段的報導者扮演的角色有如原始部落的巫師、先知。這些先行者打破人類是土地唯一主宰者的美夢，並警告人類必須停止破壞、反省自己的行為，否則美好的生活環境將與我們的這一代和下一代說再見<sup>9</sup>。接著劉克襄、洪素麗、陳煌、徐仁修、凌拂、廖鴻基……等人，都有大量的「自然寫作」作品出版，使「自然寫作」成為台灣文壇一道新興的風景。

從八〇年代至今已有多位優秀的「自然寫作」作家投入本島自然生態書寫的工作，並得到台灣社會之回響，可見台灣的「自然寫作」已走出一條坦蕩的道路。

從整體的發展歷程來看，八〇年代開始出現的自然書寫作品，主要還是以閒散的姿態出現，缺乏較為明確或專業的表現。到了九〇年代，在整體人文創作環境的益發成熟下，才算是有了鮮明的形象。<sup>10</sup>

八〇年代，「自然寫作」作品仍以環境污染為主要題材，而且零散出現不能具體歸類為一文學類型；到了九〇年代，隨著創作方向更明確，「自然寫作」才呈現

<sup>7</sup>劉克襄，〈台灣自然寫作初論〉，第34版。

<sup>8</sup>劉克襄，〈台灣自然寫作初論〉，第34版。

<sup>9</sup>劉克襄，〈台灣自然寫作初論〉，第34版。

<sup>10</sup>陳健一，〈發現一個新文學傳統——自然寫作〉，《誠品閱讀》17期（1994.08），頁85。

出更鮮明的形象。「八〇年代初，正是台灣文學寫作逐漸走向分眾時，此時以自然環境為題材的作品適時出現，無疑是社會「分眾」裡最具代表特色的類型之一<sup>11</sup>。」在〈台灣自然寫作初論〉中，劉克襄將台灣的「自然寫作」分成三種型態：一是屬於報導性質的「環保文學」。代表作家為韓韓、馬以工……等人。這類作品主要著重環保議題，如：環境破壞、河川污染、森林濫墾等議題加以批判。二是思想內容呈現類似《湖濱散記》作者梭羅追求的生活理念，奉老莊哲學為行事準則，逃避城市文明寄情山水的「隱逸文學」。這類作品不偏重自然科學的探討，作品裡強烈呈現對儉樸生活的推崇。代表作家為陳冠學、孟東籬、區紀復等。三是著重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文關懷的文學作品，多以散文、雜論和遊記的姿態出現，它與前述兩者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內容裡參雜不少自然生態知識的符號，且作家藉由作品透露出本身的生態意識和渴望尋找一個都市生活與傳統生活的平衡點。代表作家為陳煌、凌拂、洪素麗、劉克襄……等<sup>12</sup>。

徐仁修自一九七四年於中央日報發表〈失去的地平線〉一文後，便開始了關注自然生態的問題，被劉克襄歸類為以自然科學與人文關懷互為經緯的台灣「自然寫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不同於當時其他「自然寫作」作家的作品多半呈現對台灣環境破壞、河川污染……等議題的憂心，徐仁修選擇以美的呈現方式表達他保護自然的訴求。「徐仁修的自然寫作雖也始於對自然的崩毀感到心驚……，但他後來走上的卻是一條以「美」的表述(特別是攝影)，喚醒讀者對大地注意的道路<sup>13</sup>。」陳建一認為「徐仁修是目前國內從事自然生態觀察、寫作的工作者中，較突出的一位；不僅自然體驗、觀察深刻，創作方面也常有佳作；除此，還實際進行教育大眾的自然解說工作，參與『荒野保護協會』創立與經營，於催化社會大眾親近自然的理想志業，貢獻良多<sup>14</sup>。」徐仁修的作品既展現美的視角，也表現悲天憫人的情懷，時有發人深思的哲理，讀他的作品，不但增長了見識，也擴

---

<sup>11</sup>劉克襄，〈台灣自然寫作初論〉，第 34 版。

<sup>12</sup>劉克襄，〈台灣自然寫作初論〉，第 34 版。

<sup>13</sup>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6。

<sup>14</sup>陳建一，〈仲夏夜探秘評介〉，《中國時報》，1998.12.24，第 37 版。

大了視野。他的作品行文之間即是知識，有話直說樸直自然的寫法，有著與他人不同的書寫風格。

童年時在芎林鄉與自然親身的接觸與體驗，養成徐仁修喜歡探險和親近自然的性格。

早期台灣鄉下自然資源相當豐富，與大自然接觸，本身就有很多探險的機會。沒有電的夜晚外出，碰到蛇、蛙及各種動物的機會非常多。因此，我自小對大自然就非常好奇。<sup>15</sup>

自小就與自然結緣的徐仁修自稱是個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他的每一張照片轉述的都是生動的自然故事，他希望透過鏡頭讓所有人感受生命之美；他的每一段文字都是語重心長的呼籲，他以美的轉述方式，表達生物視角下呈現出來的世界，為動植物傳達心聲，他努力把自然保育的理念推廣到社會各階層，期待人改變看自然的角度與對待自然的方式。

他說，「若人用自然的態度看待荒野，荒野並不荒而是有情，『因為所有生命都來自荒野。』<sup>16</sup>」徐仁修將自己獻於自然，將自然的美好告訴大家，以回報多年來自然深情的相待。

徐仁修面對自然的態度，必須放在現代人以科技宰制自然的世界觀上，其意義方能達顯。當科學技術成為現代人的信仰對象，人與自然的友好關係就決裂了，都市生活讓人類脫離了自然，人類中心主義作祟更養大了現代人的優越感，視自然為我可以改造的對象，扭曲了自然價值。

一句話，現實中的人，是被無窮盡的欲望與奔騰的情念團團轉地牽引著，以翻弄其自己的一個不自由的存在。<sup>17</sup>

---

<sup>15</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普門》第 224 期（1998.05），頁 50。

<sup>16</sup>鄭朝陽，〈荒野鏢客徐仁修·用鏡頭寫活自然〉，《聯合報》，2009.04.19。

<sup>17</sup>福永光思著，陳冠學譯，《莊子》（台北：三民書局，1988.01），頁 1。

沉淪於「慾望」深淵的人，總是看不清真正的自己。徐仁修說，他會寫作的的原因，是希望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們能打開精神上的「結」<sup>18</sup>。人生的悲苦，生死、榮辱、得失、禍福，這些難解的結，靠人生的大智慧才得已解開。徐仁修走進自然獲得的就是人生的智慧與心靈的自由解放。「自由是一種心境<sup>19</sup>」，人除非從精神上得到完全的自由解放，否則會把精神上的結打得更緊，無法獲得心靈的自由。莊子〈大宗師〉「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耆欲深的人因為有太多的慾望，煩惱痛苦源源不斷而來，變成慾望宰制的對象。而心裡沒有任何思慮，為人行事像自然運行般自在的人，才能有足夠的智慧去享受生命的自由。「自由就是順應自然……<sup>20</sup>」聽任自然無所為而為，把得失當成生命必然歷程，不以得失論成敗，外物無法影響我一分，心境自然會豁達開朗，無事不樂，無處不歡，這就是生命自由的境界。心靈不受「物」羈絆，便可達到精神澄明的狀態，以這種精神狀態來感受世界，得到的就是美<sup>21</sup>。「美應該是生命的一種豁達<sup>22</sup>。」徐仁修為了追夢毅然決然辭去令人欽羨的穩定工作，仍覺得自己是最富有的人，因為他擁有最多的自然，他對生命的豁達態度，讓他敢於捨棄、不依戀，才有更美、更富足的人生。

徐仁修說：「人永遠有向自然學習悟道的機會，因為大自然中的『道』永遠在那裡<sup>23</sup>！」

天地存在以來，自然倫理老早就在，而人的倫理卻是自己去建立的。以人類發展史來說，人是步步向自然學習倫理智慧的<sup>24</sup>。

<sup>18</sup> 丘彥明，〈超越與重歸——徐人修談「飛行的小赤班」中的哲學意念〉，《聯合報》，1979.10.13，第8版。

<sup>19</sup> 朱榮智，《莊子美學與文學》（台北：明文書局，1992），頁87。

<sup>20</sup> 朱榮智，《莊子美學與文學》，頁96。

<sup>21</sup> 朱榮智，《莊子美學與文學》，頁48。

<sup>22</sup> 蔣勳，《天地有大美》（台北：遠流，2006），頁24。

<sup>23</sup> 林鍾紋〈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徐仁修談自然倫理〉《人生雜誌》295期（2008.03），頁36。

<sup>24</sup> 林鍾紋〈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徐仁修談自然倫理〉，頁37。

自然倫理其實就是「自然之道」，就是自然界長久以來形成的萬物共處模式，徐仁修認為自然就是他修行的道場，「大自然真的可以療癒我們，可以讓我們整個繁忙的心情放輕鬆，找回自己<sup>25</sup>。」徐仁修曾說他在自然裡悟道，體會出人必須以自然為師，向自然學習生命的智慧。

即此，本研究將以蠻荒和自然的書寫作為探討對象，在此架構之下探討徐仁修文本中呈現的諸多圖像的意義，並透過此一探討來理解徐仁修筆下的自然反思，及其如何藉此一反思，反省現代人生存的困境，最終本論文希望藉此研究理解徐仁修如何藉自然寫作為現代人找到身心安頓的處所。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 一、研究範圍

筆者將徐仁修的作品分為：探險系列、自然觀察系列、小說、自然攝影和童書五類。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主要是以徐仁修的探險系列作品及自然系列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徐仁修創作的小說及自然攝影作品將作為輔助資料，童詩則不在本論文討論範圍之內。

探險系列作品為徐仁修在國外之探險紀錄，是筆者書寫國外蠻荒時期的參考依據；自然系列、自然攝影因為描寫的場域是台灣，因此筆者把它們都歸類於台灣鄉土時期之創作。至於徐仁修的小說依書寫的場域不同，筆者分別把《叢林夜雨》歸在國外蠻荒時期；《家在九芎林》歸類於台灣鄉土時期。

徐仁修作品的分類如下：

作品分期	系列	出版年代	書名	出版社
荒國外蠻系列	探險系列	1977年	原名《消失在山谷中的印第安人》，1980年改名《月落蠻荒》	遠流
		1980年	《季風穿林》	大樹

<sup>25</sup> 蔣勳，《天地有大美》，頁16。

國外蠻荒時期	探險系列	1984 年	原名《鴉片之旅—徐仁修帶槍專訪》 1984 年皇冠出版，1993 年更名《罌粟邊城》大樹出版	皇冠
		1993 年	《英雄埋名》	大樹
		1993 年	《赤道無風》	大樹
		1993 年	《山河好大》	大樹
		2003 年	《探險途上的情書》	遠流
台灣鄉土時期	自然觀察系列	1996 年	《思源埡口歲時記》	遠流
		1997 年	《獼猴與我》由遠流出版，1999 年更名為《猿吼季風林》重新出版	遠流
		1998 年	《仲夏夜探秘》	遠流
		1998 年	《自然四記》	遠流
		2001 年	《動物記事》	遠流
		2002 年	《自然有情》	遠流
		2002 年	《荒野有歌》	遠流
		2006 年	《村童野徑》	泛亞
	小說	1984 年	《家在九芎林》	皇冠
		自然攝影	1987 年	《不要跟我說再見，台灣》
	1993 年		《荒地有情》	大樹
	1994 年		《自自然然》	大樹
	1995 年		《福爾摩沙野之頌》	遠流
	1999 年		《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	大地地理
	2000 年		《邊陲東部—台灣最後的淨土》	大地地理
	童書	1994 年	《養蜂人家》	行政院農委會
		1995 年	《森林四季》	行政院農委會
		1988 年	《婆羅洲雨林探險》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92 年	《台灣生活日記》	台灣東華
		2004 年	《與大自然捉迷藏》	泛亞
		2007 年	《大自然小偵探》	大路國際文化
2010 年		《大自然的顏色》	愛智	
2010 年		《猜猜我是誰》	愛智	
2010 年	《誰在躲貓貓》	愛智		

## 二、研究方法：知人論世

本論文把徐仁修的自然寫作看成是他對現代人生存問題的回應，所以為了要有效解決此問題，我們必須了解徐仁修生平及其時代背景，因此本論文在其研究方法上將採用中國傳統的研究方法——知人論世。

「知人論世」最早出現在《孟子·萬章下》：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認為個人道德修養之增進，不僅要與身處相同時代的有德性之人互相學習，更要上與古人為友，去體會古人的道德精神。所以頌讀古人的詩、書，究其目的，並不只是要鑑賞古人的作品而已，重點還是在於學習古人的精神人格。因此論其世應是尚友於古人的必要手段。

對於「論其世」之「世」的解釋有兩派不同的看法。

論古人之世有兩種解讀的可能：一是就古人的詩、書等「作品之中」以論其世，另一則是借助詩、書等「作品之外」的歷史途徑來論其世。<sup>26</sup>

支持「世」存在於「作品之中」的學者認為「古人遠矣，而言行見於詩、書。」此處所說之「言」並不是指詩或書，而是指詩、書中古人之言。他們認為古人雖然已經遠去，但是紀載他們行事之跡仍可從現今所留存的作品之中窺現，因此可以藉古人的作品來論古人之世，了解古人的生命紀錄。

另一派學者認為讀古人的書籍仍無法評論古人，必須尋求「作品之外」的方向來考據古人身處的歷史環境才能知其人。如此看來「作品之外」的「世」比「作

<sup>26</sup>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二期（2008.03），頁 111。



品之中」之「世」範圍更為廣闊。

上述兩種不同解讀方式，一是認為詩、書是了解古人的唯一憑藉，而且能從詩、書中記載古人之言詮釋出古人的生命紀錄；二則是認為知人的有效途徑並不是透過詩、書的箋釋，必須從當時歷史脈絡中來考證。不論是論作品之中的世或作品之外的世，「知人論世」應是透過論世來知其人，論世是知人的方法，知人是論世的目的。但在後世的文論中，本來作為人格修養方法的「知人論世」，逐漸被用在廣泛的作品閱讀當中，此時，「知人」與「論世」同樣變成方法，變成保證讀者領略作品原意的方法論<sup>27</sup>。在研讀作品時，之所以要知人、論世，肇因於人是社會的產物此一認知。既然人是社會的產物，作為行動者的人類所採取的行動，總是人與社會互動的框架下進行，即此，作品的產生，正是作者與社會互動下之成果，因此，為了傳神地解讀作品，本文主張必須將作品帶到作者與社會環境互動的語境下，進行考察，才能視其文本之底蘊。故本論文以「知人論世」為研究方法，企圖透過徐仁修生平及其時代背景，了解徐仁修之存在經驗與價值觀。「社會」的涵蓋面非常廣泛，因為考慮徐仁修是一個作家，他意識的「社會」環境，主要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社會，故本文主張將人與社會互動的「社會」看成是文化環境與脈絡，將首要考察徐仁修所生存時代的文化脈絡，再透過此文化脈絡去理解徐仁修怎麼去因應此文化脈絡所提出的問題，而書寫文本。

##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章節安排

### 一、 文獻探討

本論文以徐仁修的自然寫作文本為主要研究方向，文獻部分將著重於以研究徐仁修為主題的研究資料進行探究，在台灣研究徐仁修的論文計有七本，期刊論文和訪談紀錄有十餘篇。

#### （一）學位論文

---

<sup>27</sup>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台北：台灣學生，1991），頁 107-108。

七篇的學位論文分別為：陳琳琪《徐仁修散文研究》<sup>28</sup>、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sup>29</sup>、黃靖雨《徐仁修及其旅行文學研究》<sup>30</sup>、張簡啟煌《徐仁修自然寫作研究》<sup>31</sup>、鄭健民《以詩的名，建構美的生存空間——徐仁修生態攝影童詩之研究》<sup>32</sup>、黃靜芬《徐仁修域外與在地的自然書寫研究》<sup>33</sup>、黃姿婷《徐仁修及其自然觀察系列散文研究》<sup>34</sup>

七本學位論文的內容分別敘述如下：陳琳琪《徐仁修散文研究》從徐仁修散文的主題內涵、價值、成就與缺失來探究徐仁修的作品。此論文把徐仁修作品分為「旅行文學」和「自然寫作」兩個部分。「旅行文學」部分以探險系列作品為主，「自然寫作」則以自然系列作品為研究文本。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將徐仁修的作品分成域外探險系列——蠻荒的圖像和台灣觀察紀錄系列——自然的圖像來分別進行論述，藉由研究徐仁修散文中的蠻荒與自然圖像，去深入分析潛藏徐仁修作品中的深層意涵以及其價值。黃靖雨《徐仁修及其旅行文學研究》把徐仁修的作品視為海外探險旅行文學的典型。黃靖雨從徐仁修成長背景、旅行文學的創作歷程展開論述，續論徐仁修旅行文學的內容和徐仁修的書寫風格。張簡啟煌《徐仁修自然寫作研究》主要探究「徐仁修自然寫作」的主題內涵、書寫特色與教育理念，歸納出徐仁修作品的價值、成就與對社會的影響。鄭健民《以詩的名，建構美的生存空間——徐仁修生態攝影童詩之研究》主要聚焦在徐仁修的生態攝影童詩作品，分別以徐仁修的文學原型、生態攝影童詩的語言結構、生態攝影童詩的四季原型之符號及徐仁修生態詩的美學觀加以分析。黃靜芬《徐仁修域外與在地的自然書寫研究》分別從徐仁修域外自然書寫與在地自然書寫的主

---

<sup>28</sup>陳琳琪，《徐仁修散文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學位班碩士論文，2007.12)

<sup>29</sup>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01)

<sup>30</sup>黃靖雨，《徐仁修及其旅行文學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教學碩學位班碩士論文，2009.07)

<sup>31</sup>張簡啟煌，《徐仁修自然寫作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06)

<sup>32</sup>鄭健民，《以詩的名，建構美生活空間——徐仁修生態攝影童詩之研究》(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06)

<sup>33</sup>黃靜芬，《徐仁修域外與在地的自然書寫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sup>34</sup>黃姿婷，《徐仁修及其自然觀察系列散文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題內涵歸納出徐仁修自然書寫的理念。黃姿婷《徐仁修及其自然觀察系列散文研究》以書寫台灣土地的「自然觀察系列」作品為探究範圍，從自然觀察系列中找出作品所呈現的主題內涵、書寫風格和徐仁修的環境倫理觀。

## （二）其他有關徐仁修的期刊報導

另外與徐仁修相關的期刊論文與訪談紀錄計有十餘篇，與本論文相關者主要有九篇。它們分別為：阮桃園〈盡顯自然萬物的風華〉<sup>35</sup>，阮桃園從美感營構、語文表現、攝影圖像、動作心態這四個面向對徐仁修的「自然觀察系列」進行分析，來研究徐仁修作品的特質及其貢獻。

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sup>36</sup>、許碧純〈再美麗一回，福爾摩沙〉<sup>37</sup>、易齊〈徐仁修原生的呼喚〉<sup>38</sup>、鄭恒隆〈蠻荒有歌 曠野有夢——徐仁修情繫福爾摩沙〉<sup>39</sup>、陳紅旭〈荒野有情——徐仁修的自然之歌〉<sup>40</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sup>41</sup>，以上六篇徐仁修的訪談紀錄，把徐仁修的童年環境、求學歷程、蠻荒探險足跡及徐仁修的自然理念都詳盡的敘述。

潘煊紀錄整理〈覺培法師 VS.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sup>42</sup>，徐仁修與覺培法師從生態保育的觀點出發談論如何為人類的心靈打開一道通透的大門，召回身體對大自然的鄉愁。

林鍾姮〈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sup>43</sup>，這是一篇記錄徐仁修對「自然倫理」深入解析的訪談紀錄，文中提到自然倫理早就存在於宇宙之中，人必須向自然學習生命的秩序，還提到徐仁修把自然視為他生命修行的道場，他在自然裡懂得謙卑、尊重，並學會與自然萬物共處的智慧。

<sup>35</sup>東海大學中文系編，阮桃園，〈盡顯自然萬物的風華〉，《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2002.01），頁 116-143。

<sup>36</sup>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新書月刊》6 期（1984.03），頁 80-83。

<sup>37</sup>許碧純，〈再美麗一回，福爾摩沙〉，《新觀念》87 期（1996.01），頁 50-61。

<sup>38</sup>易齊，〈徐仁修野生的呼喚〉，《國魂》643 期（1999.06），頁 74-77。

<sup>39</sup>鄭恒隆，〈蠻荒有歌 曠野有夢——徐仁修情繫福爾摩沙〉，《源雜誌》62 期（2007.03），頁 26-37。

<sup>40</sup>陳紅旭，〈荒野有情——徐仁修的自然之歌〉，《北縣文化》102 期（2009.08），頁 42-43。

<sup>41</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普門》第 224 期（1998.05），頁 46-55。

<sup>42</sup>潘煊紀錄，〈覺培法師 VS.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普門》第 251 期（2000.08），頁 27-31。

<sup>43</sup>林鍾姮，〈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人生雜誌》第 295 期（2008.03），頁 36-39。

綜觀既有研究分別從各個面向對徐仁修展開探究，為筆者對徐仁修的研究提供了多樣的視角。但是這些論述缺乏從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找尋身心安頓之所的方向對徐仁修進行詮釋，故本論文以此切入點來研究徐仁修，企圖為徐仁修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 二、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是緒論，先探究本論文的問題意識，界定「以自然為師」為核心問題進行論述，接著探討與論文相關的文獻，進而提出本論文所採行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分成三節，從台灣的环境運動談起，以此帶出台灣自然寫作的起源；接著描述徐仁修的生命經驗及文本創作歷程，找出自然在徐仁修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及他為何走像自然寫作的創作之路的源由。第一節概述台灣環保運動與自然寫作的興起與發展；第二節論述徐仁修的生命經驗，探析「自然」在徐仁修生命中的重要位子；第三節再探徐仁修的創作歷程。

第三章分成三節，主要針對文本中呈現的蠻荒圖像與自然圖像進行分析，歸納出徐仁修於書寫圖像時透露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加以深究。第一節陳述蠻荒系列作品圖像，從論析中透露出原住民順應自然的生命觀；第二節深究自然圖像，從描述的圖像中傳達出徐仁修對自然消逝的憂心；第三節論述徐仁修與自然萬物友善之道。

第四章分成三節，試圖解析現代人的價值觀而反思現代文明，進而論述簡樸生活才是讓現代人最接近身心安頓處所的方式。第一節就現代文明帶給現代人精神的失落進行探究。第二節藉荒野與文明的對照，論述簡樸生活的意義。第三節帶領現代人在自然中找到一個身心安頓的精神家園。

第五章是結論，提出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和答案，以完成一個總結性的陳述。

## 第二章 徐仁修創作的文化脈絡與歷程

徐仁修出生於一九四六年，「大家庭、窮苦、做不完的農事，是我童年時代的大背景，也是國民政府來台的最初十年間<sup>44</sup>。」青少年時期，正好是台灣經濟起飛、政府積極推動十大建設的時代，台灣政府與人民上下一心創造出台灣的經濟奇蹟，這個經濟奇蹟帶人民擺脫貧窮的生活，也為台灣環境帶來污染的惡夢。

這個環境惡夢徐仁修看見了。他自屏東農專畢業後，被分發到馬祖服役，退伍後先在農林廳服務，也因為在農林廳服務的機緣，才有機會看到台灣的自然如何被傷害，徐仁修基於對從小一直陪伴在身邊、未曾缺席的自然的憂心，決定藉著文章喚醒人民的環保意識，從此徐仁修就一直在「自然寫作」的道路上前行。

徐仁修與蠻荒的緣分頗深，有二年時間奉調擔任尼加拉瓜農技團團員，也曾到菲律賓、印尼擔任農業顧問，還曾到過亞馬遜雨林探險。不過，最終他回到台灣記錄台灣生態環境，專心寫書、演講來告訴人們如何保育生態，並創立「荒野保護協會」來守護台灣自然。這樣一個堅持關心台灣大自然的人，是該受到肯定和推崇的。

### 第一節 徐仁修創作的文化脈絡

六、七〇年代，台灣人開始積極追求經濟發展累積國家經濟實力、創造個人財富，環境污染問題就這麼伴隨著開發的腳步而來到台灣。空氣、河川、土地都遭到污染，動植物的生存地被破壞，接著大地也展開反撲，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威脅，環境問題成為台灣這個島嶼急待改善的議題。於是關心台灣自然環境的有識之士開始撰述發表有關台灣環境問題的文章，帶出一股「自然寫作」的風氣，由此可以知道「自然寫作」是台灣環保意識抬頭後的產物。

---

<sup>44</sup> 徐仁修，《家在九芎林》（台北：皇冠，2005），頁4。

自然生態文學是環保文學的另一個面向，它是透過對自然的調查、紀錄進而去瞭解自然界物種間和諧相處的道理，以及萬物維持彼此平衡的可貴與可愛。從另外的角度而言，它的目的也在讓人們瞭解，不可因人的主觀，或自私隨意去破壞或改變我們生活的自然環境隨意施加毒手，摧殘破壞。

45

「自然寫作」工作者總帶著淑世的精神，不斷的教育讀者企圖糾正多數人對待自然的自大無知的態度，並且教導讀者正確親近自然的心態，以挽救日益敗壞的自然生態，還自然一個與人平等的生存權利。

## 一、台灣的環保的思潮

一九六〇年代起，為使工業持續發展，爭取外匯來源，於是政府轉而採取對外出口導向的經貿策略。台灣靠著充沛的勞力與低廉的工資，迅速打進國際市場，此時期，台灣經濟高度的成長，是台灣經濟開始起飛期。

從 1960 年代開始，台灣致力於追求出口導向的工業成長，而在 1980 年代以前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有效的環保法令可言之下，生態環境破壞與污染問題持續了 20 年之久，……。環境的污染與破壞，固然直接影響了自然生態的運行以及各種生物的生存，它也往往造成了人們健康的問題乃至於生命財產的損失。<sup>45</sup>

由於全民拚經濟的風氣帶動下，人民把全副精力放注於製造更多財富，長期忽略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造成台灣的空氣污染、河川污染、土壤污染、森林及綠地大量減少，垃圾及有毒廢棄物無法妥善處理。六〇年代發生的環境污染事件，開始

<sup>45</sup>東海大學中文系編，魏仲佑著，〈序〉，《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頁 1。

<sup>46</sup>紀俊傑、蕭新煌，《台灣全志卷九社會志環境與社會篇》（臺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12），頁 23。

讓媒體及民眾意識到環境污染正在發生。例如：家庭、工業廢水和垃圾任意傾倒入河川，造成嚴重的水質污染，魚蝦貝類大量死亡；工廠大量排放廢、毒氣，影響居民健康，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米糠油遭多氯聯苯污染，造成上千人誤食多氯聯苯中毒，中毒者出現皮膚發紅長瘡、指甲變黑等症狀<sup>47</sup>。此時期，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還未出現在台灣人的思考中，不少國人一直認為環境品質與經濟發展應可並進，他們認為當人民平均所得提升時，環境問題就可以解決。這段時期沒有任何反對高污染產業的聲浪，也沒有任何議論環境的文章刊登於報章雜誌，可見當時社會的警覺性明顯不夠，因此生態環境隨著經濟成長而日益惡化。

八〇年代，民眾開始為捍衛自身的權益走上街頭抗爭。如：高雄林園汕尾村居民包圍聯合污水處理廠，抗議其排放的污水造成漁獲量銳減影響生計；彰化鹿港居民反對德國杜邦具高污染的產業設廠投資；台北縣貢寮鄉居民在環保團體的協助下，成立反核四自救會，抗議政府興建核四等<sup>48</sup>。民眾選擇不再對危及健康的作為忍氣吞聲，主張製造大量污染的工廠與企業必須關廠並賠償居民補償金，他們的做法是發動居民圍廠與企業抗爭，甚至和工廠負責人或高層管理人員發生肢體的衝撞。這時，政府不得不正視廣大民意要求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的呼聲。

反公害其實是台灣環境保護運動的一個開端，它引發生態保育運動跟著熱烈興起的效應。社會學者蕭新煌認為此時期有三個社會團體對「自然環境保育」做出實際的行動。這三個團體分別為學術界、文藝界及立法委員<sup>49</sup>。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十六日，國內的第一次有關環境問題的學術討論會由東海大學生物科學研究中心和住宅都市研究中心共同舉辦，共有三十三位分別在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的專家學者參與。整個研討會重心在環境科學與環境保護政策的關係，其所關切的環境議題仍側重公害與污染的防治，「自然生態的保育」仍不是重點，顯示台灣的自然生態保育問題仍不受到重視。不過在八〇年代陸續

---

<sup>47</sup>紀俊傑、蕭新煌，《台灣全志卷九社會志環境與社會篇》，頁 59-61。

<sup>48</sup>紀俊傑、蕭新煌，《台灣全志卷九社會志環境與社會篇》，頁 89-91。

<sup>49</sup>蕭新煌，《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頁 84。

出現了一些有關自然生態保育的重要文章，如：游漢廷、陳廉泉合著的〈生態環境與現代生活〉、林俊義寫的〈我們該羞愧汗顏〉……，表示台灣學術界逐漸從觀念的介紹提升到保育的呼籲與要求。可惜的是，學術界所能接觸的社會層面不廣，只透過學術的專門學報或期刊的呼籲，影響力非常有限；不過學術界的努力間接的發揮教育其他「有心人」的作用<sup>50</sup>。

這些「有心人」包括新聞傳播人員、文藝界的作家、音樂家……等。如張曉風、心岱、韓韓、馬以工等人就是關心生態的「有心人」代表。

這一階段，道德的光環讓報導者扮演的角色，近乎原始部落的巫師、先知。

他們不斷警告我們，人類不再是大地唯一的主宰者，如果我們再不停止破壞，或者沉思自己的生活行為，大地終將不復劫，下一代將失去美好的生活環境。<sup>51</sup>

這些人是環境先知，他們看到自然環境一步一步崩解，提前預知台灣未來環境的景象，所以急著呼籲全民改進自己的行為、政府改善政策。他們的文章表現出對自然的「關懷」和「熱愛」，感性的成分居多，更容易貼近民眾的生活，不像學術界完全以學說或理論為基礎。而且他們對台灣的自然環境的關心層面很廣泛，舉凡鳥類、蝴蝶保育，森林、湖澤保護……等問題都是他們寫作的題材。他們在批判環境問題時使用的措辭比學術界來得強烈，更顯見他們是沒有包袱束縛及率真的性格。顯然他們的努力對社會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後來有多位立法委員都曾針對台灣環境問題展開質詢<sup>52</sup>。

七〇年代開始就有立委以農藥濫用的問題在立法院提出質詢，到了八〇年代，針對生態保育質詢的立委更是不在少數。質詢內容包括：農民大量使用農藥以致於污染土壤，野生動物保護，山坡地與森林保育，核能電廠的幅射污染與核廢料

<sup>50</sup>蕭新煌，《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頁 86-93。

<sup>51</sup>劉克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第 34 版。

<sup>52</sup>蕭新煌，《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頁 93-99。



處理等問題。透過立委的質詢一方面可以要求政府正視生態被破壞的問題，另一方面督促政府採取因應的政策及行政措施，快速解決這些問題。在立委們的努力下，相關的保育生態法令紛紛應運而生，雖然一時無法解決所有的環境問題，但是也起到亡羊補牢，時猶未晚的功效。

台灣的環境問題積累已久，因為媒體的大量刊登先驅者的相關文章，才喚起民眾守護家園的意識。

作家、學者和立委，……曾對台灣的自然生態環境問題給予相當的關心，也為今後擬推動的保育運動扎下了基礎，這基礎就是文藝界的「情」、學術界的「理」以及立法委員的「法」。……可預測得到他們都必然會是今後生態環境保育運動重要的支持者和推動者。<sup>53</sup>

藉著「情」、「理」「法」的三管齊下能擴大對社會和政府的影響力，一方面讓更多民眾為保護台灣加入環境保育的運動；一方面讓政府注意到台灣民意的趨向，重視並支持環境保育運動。如此上下一心，台灣的環境保育工作才可能成長茁壯，台灣的自然生態環境才能永保美麗。

## 二、台灣的自然寫作

《寂靜的春天》是美國女作家卡森的代表作，是一本對環境議題有著重要影響的著作。七〇年代，《寂靜的春天》曾在《中央日報》連載，書中卡森有關環境主義及環境思潮的新觀念，對台灣有著重大的影響力。卡森指出人類控制自然、宰制自然的慾望與狂妄，這本書喚出了人類沉睡的環保意識。

我們正站在兩條路的分叉點上，而這兩條路並不相等，我們一直在走的路看起來很容易，那是一條平滑的高速公路，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它的終點

---

<sup>53</sup>蕭新煌，《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頁 103。

是個大災難。另一條路比較沒有人走，卻是到達終點的最後一個機會，它可確保地球的安全。<sup>54</sup>

卡森認為，人類若繼續消耗自然，沒有適當的保護環境將會為地球帶來災難，環保意識攸關人們所依存的环境能否永續，永續發展的觀念就是要使自然資源獲得最佳的使用方式，保持善的循環，不讓資源被惡意破壞，保證後代子孫還能繼續保有它們，才有人類和萬物共贏的局面。因為這本書的關注，它帶出了現代環境運動的風潮，把大家忽視的環境問題拉上檯面，讓大家看到它的存在。

台灣在八〇年代初，韓韓、馬以工以環境生態為主題所撰寫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在聯合報的副刊連載時，引起社會大眾廣大的回響。當時政府打算砍掉淡水的紅樹林，填平溼地來興建國民住宅，《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書中急切憂心的提及紅樹林的生存危機、九孔養殖池的氾濫等問題，企圖透過這些呼籲挽救生機勃勃的紅樹林及反省現代科技生活的方式。

我們人類根本無權剝奪它生命的道理。草木當然有情，何況它默默承擔千百萬年來生態系統中最基層的工作，人類憑甚麼可以自私地掠奪？這是屬於紅樹林的地盤，人類和推土機，在這裡不折不扣是一個文明極致後野蠻的入侵者，應該感到羞愧和汗顏。人類屈服於開發效益、經濟成長的考慮，著眼於一時經濟利益，用推土機殘忍地消滅了自然界千百萬年才孕育出的物種，一想起來就令人手腳發冷，心跳加劇。<sup>55</sup>

豐富的生態使紅樹林能育養許多生物，一旦紅樹林被填平，多少生物也將失去生命。草木也是有生命和知覺，千百萬年來它們默默的淨化空氣、抓住土壤及生產食物供養生態系，外來的人類憑什麼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因為經濟的開發就要剝奪原來在片土地的「原住民」的生存權，文明的人類竟然如此野蠻不講理實在

<sup>54</sup> 瑞秋·卡森著，李文昭譯，《寂靜的春天》（台中市：晨星，2002.06），頁 308。

<sup>55</sup> 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台北市：九歌，1989.04），頁 21。

令人憤怒。自然生態是大眾共有的資產，它們的去留權並不是掌握在政府或少數資本家手中。人類不該因自身的利益，踐踏著大自然的屍體，進行自己的享樂活動。我們雖然沒有聽見自然的哭泣、哀號、咆嘯，但是自然必然會進行報復，這種報復歷時長遠，一直到我們的後代子孫都得因祖先的無知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書中的觀念被政府與民眾充分認同，並獲得了新聞局金鼎獎的肯定。代表環境保育的工作正跨越重重障礙，撥雲見日被眾人看見。韓韓、馬以工在領獎時說：

值得我們欣慰的是我們決策當局，始終是贊成環境保育的。像紅樹林事件，自始至終最堅持的是行政院孫院長。政務委員高玉樹、陳奇祿均親自踏勘於泥濘的紅樹林沼澤中；省主席李登輝說過，只要他做一天省主席，就不要想把紅樹林砍掉。……<sup>56</sup>

有決策當局的支持，小蝦米不必扮演對抗大鯨魚的角色，而是與大鯨魚攜手合作，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乾淨的樂土，萬物方可長久並存。就如莊子所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其實人類並不是大地的主宰，而是組成這自然社群的成員之一，所以人應該友善並尊重這個社群中的每一位成員，而不是自私的想要擁有或摧毀它。

正確的觀念應該是這樣的，這所有未登錄地、河川、海洋，甚而空氣都是我們大家的，也就是「公有的」，並非政府所有，亦非私人所有，是屬於全體國民的。這樣一來，誰破壞了這些東西，就是破壞了全體人民的財產，這樣我們才能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說：工廠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經濟算盤把毒氣放出在「我們公有的」大氣之中。同樣的，發電廠也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發電成本，把冷卻用的熱廢水排放到「我們公有的」海

---

<sup>56</sup>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 288。

洋中來破壞「我們公有的」軟珊瑚群落。<sup>57</sup>

土地，河川、空氣……等這些美麗的自然屬於公眾的資財，不應為一己私而影響「他人」生存的權利。後代子子孫孫是何其幸運與不幸。他們生活在便利的社會中，坐享先行者努力打拼的成果；卻又得承受祖先們破壞環境的惡果。《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類以環境為議題的文章透過報章媒體的大量刊載，讓我們理解人與自然的連動關係，也體認到台灣的生態正面臨嚴重的危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無疑是台灣自然生態意識啟蒙的先驅，同時也是台灣自然寫作的代表性作品。

繼韓韓、馬以工之後，有更多的自然寫作者發表作品，從他們的作品可看出更多創作者本身的生態思維。

環保文章躍為主流時，另一類相關的自然生態作品也蔚然蓬勃。……更多時候，它被知悉時，都是以傳統文學裡的散文、雜文形式表現。比較特殊的是，它挾帶著更多自然生態的元素、符號和思維出現了。<sup>58</sup>

在環保文章式微之際，不同於以環保議題為主題的自然寫作文章陸續受到注意。這些文章不論是以哪一種形式呈現，都比環保文章更帶有更多自然的元素與作者個人的自然觀。

此時期陳冠學和孟東籬以自然為書寫題材，試著從中國傳統文化裡尋找可能。「陳冠學隱居大武山下的田園生活，積極地援引老莊的無為思想，做為摸索生活的奧義，孟東籬寄居花蓮海濱，提倡愛生哲學，學習陶淵明等文人隱逸鄉間的理想<sup>59</sup>。」他們是對社會體制的不滿的知識分子，所以試圖離群索居放諸於山水，遠離科技文明追求簡樸生活。「有趣的是，他們所追求的生活信念，和十九世紀

<sup>57</sup>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頁 39-40。

<sup>58</sup>劉克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第 34 版。

<sup>59</sup>陳明柔主編，劉克襄著，〈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台灣的自然書寫》（台中：晨星，2006.11），頁 14。

美國作家梭羅<sup>60</sup>《湖濱散記》所要闡揚的某些意理，也不謀而合<sup>61</sup>。」這種隱居田園的生活形象在當時的台灣羨煞了許多身處科技社會中身心俱疲的人，可惜的是他們卻未在急遽改變的九〇年代社會中，提出更吸引人，更可具體實踐的環境生活哲學，而變得後繼乏力。<sup>62</sup>

另一方面，「『自然寫作』裡另外一類，以自然科學、人文關懷互為經緯的文學作品，無疑是現代文學作家參與最多，創作和出版數量最為龐雜的一類<sup>63</sup>。」劉克襄、凌拂、洪素麗、王家祥、徐仁修……等這些具有自然科學背景知識的作家紛紛嘗試把對自然的關愛寫出來。「他們的作品所呈現的內涵，日後受到西方生態環境思潮的影響，明顯的超過傳統中國所揭櫫的自然信念<sup>64</sup>。」這些作家立基於前輩的生態理念去尋求在都市發展的可能性，並在兩者間積極尋找生活寄託的平衡點。劉克襄《旅次札記》以鳥類為題材的書寫為這一類型最早出現的作品。

徐仁修的寫作緣起於紀錄國內外的人文風貌，後期的作品多為自然生態觀察紀錄，被劉克襄形容為「自然寫作」作家群的異數。

徐仁修則是「自然寫作」作家群的異數，七〇年代時，主要的創作題材，取之於國外的旅遊、探險或國內之登山。八〇年台灣生態環境意識興起，他也熱情地投入保護自然環境的寫作和攝影的報導。相對於一些六七〇年即在台灣野外活動的文字或攝影工作者，他的轉型頗具啟示意義。九〇年代初《自然生態散記》的出版，即可看出一種從探險家身分，轉為自然觀察者的成熟美感。<sup>65</sup>

<sup>60</sup>美國思想家、文學家。一八一七年出生於波士頓康考特小鎮，與愛默生、霍桑、奧科特等人使這個小鎮成為美國文學聖地。梭羅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小學執教很短的時間，二十八歲他曾在華爾騰湖畔自造小木屋，隱居二年又二個月，並完成這本使他名垂不朽的《湖濱散記》。梭羅一八六二年病逝，得年四十五歲，這位生前未享盛名，如今地位越來越重要的作家，被公認為生態學和自然保護運動的先驅。摘自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台中：志文，1999.01），封底。

<sup>61</sup>陳明柔主編，劉克襄著，〈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台灣的自然書寫》，頁 14。

<sup>62</sup>陳明柔主編，劉克襄著，〈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台灣的自然書寫》，頁 14、15。

<sup>63</sup>劉克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第 34 版。

<sup>64</sup>陳明柔主編，劉克襄著，〈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台灣的自然書寫》，頁 14。

<sup>65</sup>劉克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聯合報》，34 版。

徐仁修的寫作題材來源包括國外的蠻荒景象與台灣自然景象，劉克襄認為徐仁修先是以探險家的身分從事蠻荒寫作，後來台灣「自然寫作」興起，他才跟著投入書寫台灣環境。不過仔細研究他的寫作歷程，可以發現這兩個階段是同時交錯進行。也就是說出版蠻荒探險系列時期的徐仁修，同時也在台灣進行自然觀察的工作，等待資料積累完備再集結成書；在出版自然觀察系列時期，徐仁修又飛往蠻荒探險。所以筆者認為徐仁修並非從探險家轉型為自然觀察者，他既是探險家又是自然觀察者，兩種身分本來就不衝突而且巧妙的結合。

人文學者阮桃園認為徐仁修從事報導文學的寫作資歷是最久的，七〇年代，出版的「探險系列」就是紀錄徐仁修的海外探險見聞；八〇年代出版的「自然觀察系列」、「自然攝影與記錄」、「兒童小說」等，是結合專業的學識與經驗，以攝影和寫作的方式呈現出徐仁修對自然關愛與對環保教育的重視。阮桃園教授指出徐仁修的作品具有四個特質：

- (一) 他力克物資艱難之境，足跡踏遍台灣本島的山巔水涯，
- (二) 歷二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詣，
- (三) 如詩般優美的文字，
- (四) 約 576 幅頗具生態記錄價值的攝影，從美感、活潑的角度記錄了動植物的生態。<sup>66</sup>

徐仁修一手持相機一手拿著筆，寫遍人煙罕至的荒山叢林，記下令人驚艷的自然之美。多年的自然行腳累積了近 600 幅的生態攝影作品，應是「將其定位為『全台第一人』應毫無疑問<sup>67</sup>。」足見他對自然紀錄的堅定態度。藉由他的作品他想要讓民眾看到自然保育的重要性，他積極把「荒野保護協會」向各地推展傳達保育的觀念與做法，企圖對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為台灣畫出更多生態家園的藍圖。

<sup>66</sup>東海大學中文系編，阮桃園著，〈盡顯自然萬物的風華〉，《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頁 120。

<sup>67</sup>東海大學中文系編，阮桃園著，〈盡顯自然萬物的風華〉，《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頁 120。

後繼而起的自然寫作者，也都扮演社會改造者的角色，他們積極加入社區營造團體、參與各種自然保育運動。劉克襄認為他們「其實都在自己嫻熟的領域裡，擴大書寫的範圍和題材。他們或有個人對自然類型的偏好內容，但在創作思維的方向上，大抵是立基於此一社區改造的基礎<sup>68</sup>。」如：廖鴻基的鯨魚書寫、吳明義的蝴蝶志……等。此時期的自然寫作者明白他們絕對無法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樣，只隱匿於社會的一角，各人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他們必須向當代的都市文明妥協，不斷的探索尋求解決台灣生態問題對策<sup>69</sup>。

台灣自然書寫仍有醞釀的時間和發揮的空間，期待西方的生態思維和東方的傳統自然觀相遇整合後達成最佳的平衡，發展出一套新的屬於台灣島嶼的生活價值觀。

## 第二節 徐仁修的生命經驗

徐仁修，台灣知名作家。一九四六年出生於新竹縣芎林鄉，是道地的客家人。屏東農專畢業（現已改制為屏東科技大學），曾師從劉國棟習畫，為日後的攝影工作奠定美學的基礎。屏東畢業後，曾任台灣省農林廳技士、駐尼加拉瓜擔任農業技術顧問，從尼加拉瓜回國後即辭去公職。一九七四年開始在菲律賓、西爪哇、東馬來西亞沙巴、泰北……等地工作探險，並把所見所聞紀錄出版成書——蠻荒探險系列。回台灣後，徐仁修又陸續把台灣各地的生態紀錄出版，即自然觀察系列的作品。

徐仁修的文章富含人文與土地的思考，配以攝影和真實的蠻荒經歷，使他在台灣獲得了不少文學獎項，如吳三連報導文學獎、吳魯芹散文獎等。得獎當然不是徐仁修寫作的動機，自然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兒時的探索記憶引領他走進蠻荒，學習與自然相處之道，進而成為自然中的一份子，最終以保護自然為終身職志。

---

<sup>68</sup>陳明柔主編，劉克襄著，《台灣的自然書寫》，〈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頁 15、16。

<sup>69</sup>陳明柔主編，劉克襄著，《台灣的自然書寫》，〈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頁 17。

徐仁修的生活就是不停地旅行、探險，回來後寫成書出版，為了寫出更好的作品，再出發前往更驚險的旅程。他寫的不只是「景」，更是「情」，有動人的故事、人道的胸懷。徐仁修筆下的風景，全都是「活」的！是對大自然的禮讚與謳歌。<sup>70</sup>

「自然」是徐仁修心靈的故鄉。「人類原本也來自大自然，所以只要回到這裡，自然就像母親一樣撫慰著心靈<sup>71</sup>。」小時候，他帶著同伴上山下水探索自然，樂此不疲；二十幾歲時，他在國外的叢林出生入死，無懼無畏；接著，他進入台灣森林進行野外觀察，保育自然。因他對自然的熱愛與依戀，促使他一再帶著滿滿的鄉愁回到自然。他總是手拿相機，踏進人跡罕至的荒野，進行對自然的禮讚與謳歌，他筆下的風景是治癒現代人心靈的良方。

#### 一、豐富的童年體驗（1946~1961）

徐仁修會走向自然寫作和自然保育的工作，與他的故鄉新竹縣芎林鄉有很大的關係。芎林是個純樸自然的典型農村，童年時滿天飛舞的螢火蟲，稻田裡到處亂竄的泥鰍，這些美麗的景致都深印在徐仁修的記憶裡。徐仁修出生在一個佃農家庭。他們家在租來的土地上種植黃澄澄的稻米，全家人每天有除不完的雜草和永遠做不完的農事，收入永遠無法與付出成正比，全家人的日子過得十分清苦，飯碗裡永遠是滿滿的番薯籤夾雜幾粒白米，而艱苦的日子卻促成徐仁修與自然的緣分。

徐仁修的小名叫「雄牯」，《家在九芎林》的主角「雄牯」其實就是徐仁修。

整個童年大多在新竹鄉下的九芎林（今新竹縣芎林鄉）度過，環繞我童年最重要的莫過於夥伴了。像小堂哥阿正、小堂弟老鼠湘、鑑仔、五座屋庄

<sup>70</sup>薛荷玉，〈徐仁修 不是蠻荒不好玩〉，《民生報》2006.06.16，第 B11 版。

<sup>71</sup>徐仁修，《季風穿林》（台北：大樹文化，1993），出版序。



中的棟仔、添丁、母貓草，五股林的猴仔旺，下山的流氓俊等。我們要好、吵架、打架、絕交，又和好如初，如此一再地循環著童年。那許許多多哀哀樂樂、發生在那時代的故事，是今天的孩子們再也看不到或經歷得到的事了……。<sup>72</sup>

雄牯是村裡的孩子王，總是帶領玩伴們上山下河不斷地探險。玩成了窮苦生活裡最大的樂趣，自然界的一切是徐仁修最佳的精神食糧。「……知道哪裡有野芭樂，快要熟了，專程去採，因為很窮的年代，沒有東西吃，很纏，可以為了幾顆野草莓，跑幾公里到山上<sup>73</sup>。」徐仁修的童年除了玩伴，最重要的就是大自然了。他的生活就是自然，當時在芎林鄉這個毫無污染的自然環境裡，沒有徐仁修叫不出名字的動植物，嘴饞就到野外釣青蛙、捉螃蟹、採野果；沒有玩具玩，就到樹林抓小鳥、到溪邊釣魚，「小時候在田裡玩，常常遇到蛇，爬樹的時候也總會遇到毒蛾、刺蛾的幼蟲，或是野蜂等等，你必須認識這些動物，避免被咬到<sup>74</sup>。」自然教會他辨識生活周遭的動植物、躲避危險、觀察鳥類生態，自然就是他的教室。

春夜如潮的蛙鳴，夏夜滿天的流燭，秋日翩然降臨的大群雁鴨，冬夜成群上岸的毛蟹，西北雨後小塘萬頭鑽動的泥鰍，西邊三枝釣竿同時告急的手忙腳亂，還有啊！狹路相逢的石虎……。<sup>75</sup>

青蛙、螢火蟲、雁鴨、毛蟹、泥鰍和石虎這些動物陪伴徐仁修的整個童年。徐仁修這個孩子王不浪費每個可以跟自然相處的機會，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景緻，也有不同的玩法。他天天帶領一群嘍囉上山下海踏遍整個芎林鄉，只要是沒嘗試過的事，都會勇敢地做一做。不僅敢單槍匹馬捉石虎，更作主把兇悍的公水牛閹割掉，可以看出徐仁修自小就擁有過人的膽識。

<sup>72</sup>徐仁修，《家在九芎林》（台北：皇冠，2005），頁4。

<sup>73</sup>許碧純〈再美麗一回，福爾摩沙—徐仁修，為自然請命〉《新觀念》87期（1996.01），頁55。

<sup>74</sup>徐仁修主述，彭永松整理，〈永遠的自然守護者——徐仁修〉，《攝影網路雜誌》第83期（1995.04），頁1。

<sup>75</sup>許碧純〈再美麗一回，福爾摩沙—徐仁修，為自然請命〉《新觀念》87期，頁55。

母親愛自然的言行也深深影響徐仁修看自然的態度。「我的母親是一位很懂得欣賞、很熱愛自然的人，從小就灌輸我們愛護自然的觀念<sup>76</sup>。」小時候，徐仁修抓來毛毛蟲把玩，媽媽就告訴他醜醜的毛毛蟲長大後會變成漂亮的蝴蝶；當時他雖然無法理解為什麼毛毛蟲會變蝴蝶，但是卻永遠記得「不可以傷害毛毛蟲」這件事。

小學時成績不錯的徐仁修，就是不愛寫功課。「循規蹈矩」這四個字根本不可能在徐仁修身上看見，或許就是因為這樣的性格，造就他日後不一樣的人生。

因為我用『數學』的算法去計算，每天寫回家作業平均要花兩個小時，而被老師打兩下五分鐘就不會痛了，一百二十分鐘減去五分鐘還剩下一百一十五分鐘，那我就比別人多出一百一十五分鐘可以玩的時間。<sup>77</sup>

對他來說玩的時間永遠不夠，課堂上學到的枯燥知識總不如玩遊戲來的有趣。不過小學五年級時，他碰到了個這樣的老師，總是出些奇怪的作業給他，例如規定徐仁修唱完一首客家山歌就可以回家；看完一本故事書，第二天到學校講故事給同學聽；有一次，徐仁修在學校跟同學打架，老師還要他把和同學打架的原因、過程、結果寫成一篇日記。本來徐仁修打算隨便寫一寫交差了事，聽見老師說要貼上公告欄，一想到第二天一群女生在那邊看，會取笑他，他只好乖乖的寫好。

「就這樣，老師出的『特別』作業每天都不一樣，讓我覺得寫作業成了很有趣的事，不會像以前的作業除了抄寫還是抄寫<sup>78</sup>。」老師的巧妙安排，讓徐仁修有機會閱讀、寫作、演講、畫圖，這些能力就在有趣的作業中建立起來。這位老師當時還教導徐仁修柔道，告訴他如何打架才能讓人家不容易受傷，也可以保護自己。在後來的人生階段裡，柔道竟對徐仁修助益良多。

「冒險犯難」串聯起徐仁修的一生，是構成這個人的基本元素。「第一次探

---

<sup>76</sup>徐仁修口述，佳欣紀錄，〈大自然探險家徐仁修的成長路〉，《小作家》96期（2002.04），頁5。

<sup>77</sup>徐仁修口述，佳欣紀錄，〈大自然探險家徐仁修的成長路〉，頁6。

<sup>78</sup>徐仁修口述，佳欣紀錄，〈大自然探險家徐仁修的成長路〉，頁7。

險是在四、五歲時，獨自『遠離』家門，只為了去看火車<sup>79</sup>。」芎林鄉靠近頭前溪，溪的對岸有一道火車路，「每天都會聽到火車經過時發出的『嗚——』聲，但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火車，就問大人那是什麼聲音，大人說那是火車，我很想看看火車是什麼樣子<sup>80</sup>。」因為想解開心中的困惑，徐仁修決定展開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的冒險旅行，當時他才五歲。他獨步出門，專程渡河沿著鐵軌走到了火車站，這個充滿好奇心的小孩，經由自己的探索，終於找到真正的答案。「一百輛牛車」的火車開進火車站時，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的震撼，讓他領悟「我只是度過一條河流，就可以看到那麼多東西，如果我翻過山去，不是可以看到更多更多東西嗎<sup>81</sup>？」對徐仁修而言，行動是解開疑惑的方法，遠方是代表著更開闊的視野。

小學五年級下學期徐仁修因爸爸工作調動，舉家搬到竹東鎮上，因此有機會到鎮上的電影院觀賞到華德迪斯耐拍的「沙漠奇觀」這部紀錄片，這部影片啟發他想要攝影的思考。電影裡介紹沙漠中的生態讓徐仁十分感動。「其中有一幕是老虎和響尾蛇纏鬥的整個過程，讓我很震撼，當下立志以後也要拍電影，而且是要拍大自然的電影<sup>82</sup>。」這顆自然的種子在長大後終於萌芽，並且隨著徐仁修走得越遠越加長成強壯的大樹。

## 二、專業知識的學習（1961~1974）

徐仁修在高中聯考時，第一志願是台中一中，或許是老天有意的安排，考試當天他忘了帶准考證，英文被打零分，無緣就讀台中一中。

因為父親的建議：「不一定要念大學，當獸醫也不錯<sup>83</sup>。」徐仁修因此就讀台中高農獸醫科，期望日後成為動物的醫生。這時的徐仁修將步伐邁得更開更遠，

<sup>79</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普門》第 224 期，（1998.05），頁 50。

<sup>80</sup>徐仁修口述，佳欣紀錄，〈大自然探險家徐仁修的成長路〉，頁 7。

<sup>81</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普門》第 224 期，頁 50。

<sup>82</sup>徐仁修口述，佳欣紀錄，〈大自然探險家徐仁修的成長路〉，頁 7。

<sup>83</sup>鄭朝陽，〈荒野鑣客徐仁修 用鏡頭寫活自然〉《聯合報》2009.04.19 第 A6 版。

探險的地域變得更大更廣。

我念高一時，班上有一位住在東埔一帶的同學，是我很好的朋友。常常跟我說起山裡的生活，那是我想像不到的事情，那年寒假我就到他的家裡住。

84

東埔之行讓徐仁修第一次有機會爬大山，也讓十五歲的徐仁修從此和自然結下割捨不斷的緣分。「還記得我和同學只帶一些乾糧就去爬三千公尺的郡大山，本來以為一天就可以來回，沒想到去了一個星期才回來，……<sup>85</sup>」徐仁修沉著冷靜的性格讓他不論置身何處、遇到什麼狀況都能冷靜面對化險為夷、成就夢想。此次登山後，壯麗的山水和刺激的打獵體驗不斷的呼喚著他，因此他開始登山尋找令他感動的泉源。

在台中高農就讀的三年間，在與牛、羊、豬長期的接觸中，他對動物的習性瞭若指掌。徐仁修從做中一點一滴累積專業知識，這些實際經歷比起紙上談兵的學習更為精確扎實。高中畢業後，徐仁修考上屏東農專（屏東科技大學）。此時期徐仁修鑽研遺傳與育種。專門學科的學習加上親身實習探索的體驗，為他的自然知識紮下更穩固的根基。就讀屏農時徐仁修努力充實鍛鍊自我，因為徐仁修對文學的偏愛，他加入文藝寫作的社團，閱讀、寫作是他每天給自己的功課，寫現代詩的吳晟就是徐仁修當時的同學。那時一批同學都喜歡寫詩，大家互相鼓勵之下，徐仁修常有作品在校刊中發表，後來他到馬祖服役時，也嘗試寫散文，他的創作不曾間斷，可看出他對文學創作的鍾情。

服完預官役後，徐仁修他到農林廳新社種苗場當種苗研究員，這個工作後來成就他深入蠻荒的機緣，冥冥中也為他與「生態攝影」的路築橋。此時期他對植物成長過程的觀察更為細膩專精。

<sup>84</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普門》第 224 期，頁 50。

<sup>85</sup>徐仁修口述，佳欣紀錄，〈大自然探險家徐仁修的成長路〉，頁 8。

種苗場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但是在莊紓場長的鼓勵下，我儘量充實自己，……看書、練拳、跑步、爬山、背著畫架寫生……，拚命學語文、學攝影，為一個期待中更寬宏的世界作準備<sup>86</sup>。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徐仁修利用空閒時間做的準備，在日後的人生竟都成為他堅強的實力，陪伴他走向自然的路。小時候的攝影夢一直在徐仁修心中滋長，因同事的離職，他被託負擔起紀錄的重任，讓原本對攝影一竅不通的徐仁修圓了童年時想拍攝自然的夢想。也許是對攝影具有天賦，徐仁修靠著精讀《國家地理雜誌》，細細觀看書中的每一張照片解讀拍攝者的想法，自行摸索拍攝的竅門。「到目前為止，我至少看過一百萬張照片<sup>87</sup>。」每次放假，屬於行動派的徐仁修便背起行囊，隻身走入荒野，紀錄每一個美的瞬間，每一張賞心悅目動人真實的照片便這樣產生。往後徐仁修揹著相機飛越大山大海記錄下各地的人文風情與生態，把每個感動的瞬間呈現在讀者眼前，一步一步實現童年時期的夢想。

### 三、自然探索（1974~）

讀萬卷書可以調整心性，變化一個人的氣質；行萬里路則可以增廣見聞，培養寬闊國際觀。徐仁修在離開學校後，開始飛向各蠻荒地區探索他喜愛的自然。

我自小喜歡旅行、探險，從十五歲開始，便向台灣的高山深谷探索。成人之後，又出國遊歷、探險，多次深入中南美的蠻荒、菲律賓的叢林和荒島、印尼的山野、盛產鴉片的金三角，以及婆羅洲的原始雨林，這些地區都成為我熟悉的地方。<sup>88</sup>

徐仁修與蠻荒的因緣要從農林廳台中新社種苗場開始。一九七二年他接下調查野

<sup>86</sup>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新書月刊》第6期，（1984.03），頁80-83。

<sup>87</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普門》第224期，頁52。

<sup>88</sup>徐仁修，《山河好大》（台北：遠流，2000.05），頁82。

生蘭花的任務，兩年間幾乎走遍台灣山野。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台灣山林遭到濫墾濫伐的悲慘狀況，憂心台灣森林的開發不當，將為人類帶來無法承受的災難，但是七〇年代的台灣人，根本不重視環境保育，在經濟開發的誘因下，面對自然這個免費的資源，當然是貪婪的奪取，絲毫沒有察覺生態已經發出警訊，因而徐仁修在中央日報發表〈失去的地平線〉一文，內容傳達對台灣森林生態的憂心並對政府提出具體建言，倡議建立野生蘭花保護區及重視環境保育教育。

……就在各位望得到的山脈丘陵，以前正是大批羌鹿出沒，野豬漫遊，雉雞亂飛，獼猴在巨樹上飛縱的林野。就在各位伸腳就可蹴及，流著污水的淺溪中，正是昔日流水深深，鯉鯽跳躍，水禽弄波的清溪。而就在各位的頭頂，正是那從前鷹隼盤旋，雁鴨繽紛的天空。也就在各位遠足，踏青的小路上，正是昔日蘭香撲鼻之處。如今以老鷹銳利的眼睛，也找不到羌鹿存在的蹤跡。以獵狗靈敏的鼻子，也尋不出狐狸、野豬曾走過的路徑，甚至人們在林中走上百里也聞不到幽蘭的香氣了。福爾摩沙的美名也因這一切的消失而漸在人們心中淡忘了。正如它曾名聞遐邇的野生蘭的絕滅一般，如今台灣豐富、美麗的天然資源正面臨永劫不復的危機。

……挽救台灣天然資源已到了「遲一步即將成千古恨」的關鍵，同時也瞭解僅有法令仍然無法拯救這浩劫。因此筆者願就自己所見所想寫下來，希望喚起全國對它普遍的關心，或引起有關機構對它的重視與瞭解，或能拋磚引玉，有許多專家學者能挺身而出，領導這項艱難而又責任重大的工作。

89

這是徐仁修第一篇生態散文，也是台灣第一篇呼籲重視自然保育的文章。徐仁修感嘆生活周遭的生物已不復存在，台灣的美麗正一點一滴消失，因此環境正義感引領著徐仁修日後一步步走上自然生態關懷與保育之路。

---

<sup>89</sup>徐仁修，〈失去的地平線上〉，《中央日報》，1974.03.21，第十版。

任職農林廳五年後，徐仁修得到兩個出國的選擇。因為無法安於現況的徐仁修覺得品嚐人生比讀書有意義的多，深思熟慮後，徐仁修放棄公費留學的機會，參加了前往尼加拉瓜的農技團。從此徐仁修不斷的出國探險，中美洲、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都留下他的足跡，他藉由文字和照片傳達出蠻荒的種種體驗。

這幾年來，徐仁修的腳跡從菲律賓、蘇祿群島、印尼，到中南美，……，都不是觀光客嚮往的國度，但卻是旅行者冒險的天堂。徐仁修經歷了叢林的野蠻與黑暗，也走訪了頻頻戰事、烽火的文明之地，這些活生生的生活體驗，教導了他做為寫作、攝影的藍本。<sup>90</sup>

徐仁修的生活就是不斷地挑戰、學習，小時候在玩的過程中學，讀書時又多方嘗試儲備實力，畢業後更利用時間讀書及訓練體能，因此他能歌善舞、登山、騎射、寫生、打球、武術樣樣精通，又因為他樂於融入各地原住民的生活，頗有語言天分的他，不只精通英文，還會說西班牙文、馬來文、印尼文、菲律賓文。他曾說，他不要扮演攝影家或作家的角色，「他的行旅只為了豐盈生命的內容，他的追尋只為嘗試不同環境下的生活型態<sup>91</sup>。」徐仁修鼓勵年輕人「想飛嗎？那麼就從現在起練習飛行，……日月常新，即刻行動，你永遠來得及<sup>92</sup>。」徐仁修認為勇敢走出去將會看到更寬廣的未來。

故鄉的一切還是徐仁修最關注的焦點，儘管蠻荒探險既新鮮有趣又富有挑戰性，他心中最在意的還是故鄉的人與自然。

故鄉的「文化、童伴、大自然」是我扎根的地方，它讓我得以形成我個人的夢，最後也促使我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旅行、探險、攝影、寫作、保護

---

<sup>90</sup>心岱，〈人物專訪〉，《聯合報》，1983.09.08，第12版。

<sup>91</sup>心岱，〈人物專訪〉，第12版。

<sup>92</sup>徐仁修，《季風穿林》，序。

大自然的路子。對故鄉的銘印，讓我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不會悲愁。<sup>93</sup>

多年後徐仁修回顧自己的人生發現「童年是整个人生的基石，童年的經歷以及童年所做的夢想，會隨著成長而逐漸變成鄉愁，而這也幾乎決定了往後的人生<sup>94</sup>。」童年與自然相處的經驗，使自然成為徐仁修永遠無法割捨的故鄉。不是每個人都像徐仁修一樣幸運，能夠循著童年的夢想前進，但是童年的生活經驗確實會左右我們看事情的眼光。自然是生命的老師，在自然裡收穫永遠多過於你想要的。筆者所閱讀的徐仁修以自然的眼光看世界，帶著這樣的視角走上人生的旅途，成就徐仁修淡薄的性格與豁達的人生觀，所以沒有與自然相處的歲月，就沒有現在的徐仁修。

### 第三節 創作歷程

尼加拉瓜是徐仁修此生第一個進入的蠻荒國度，它為徐仁修打開蠻荒探險的大門。面對蠻荒徐仁修有一種特別的期待，他帶著熱情前進這個人與自然緊密相依的原始世界，「與荒野的結識，讓他的生命多采多姿，同時也充實地體驗了原始的自然哲學<sup>95</sup>。」異域蠻荒的生活豐富徐仁修的生命，他找到更適合人類生存的大智慧。

自然系列的觀察地點都在台灣，徐仁修將福爾摩沙的豐饒呈現在讀者面前，希望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自然觀察者與自然守護者。

本節將徐仁修的作品以書寫的場域分為國外蠻荒時期——探險系列及台灣鄉土時期——自然系列，分別陳述徐仁修的創作歷程。

#### 一、國外蠻荒時期（1974~2003）

<sup>93</sup>徐仁修，〈孩子的根與故鄉〉《荒野有歌—徐仁修個人網站》，（來源：<http://silencio.tw/3-3.htm>，2014.11.24。）

<sup>94</sup>徐仁修，《村童野徑》（台北：泛亞，2006.03），頁8。

<sup>95</sup>徐仁修，《月落蠻荒》（台北：大樹文化，1997），出版序。



一九七三年，徐仁修旅行路過美濃鎮時，順便去拜訪昔日屏東農專同窗的同學。同學的母親拿出兒子寄回來的家書告訴徐仁修：「他現在在一個叫噶哩呱啦的所在。」原來她說的那個地方是尼加拉瓜。由於一九七二年尼加拉瓜被大地震震得整座城市付之一炬，處於百廢待舉的狀態，我國政府馬上發揮友邦情誼，立即派遣農技團前去協助重建，徐仁修的同學也是此團員之一。在同學向長官大力的舉薦下，促成了徐仁修的尼加拉瓜之行。徐仁修從此邁出浪跡四海、冒險旅行的第一步<sup>96</sup>。

徐仁修初見尼加拉瓜時荒涼的景象和他實際生活其中體驗到的多彩多姿形成強烈反差。

一九七四年，五月的最後一個黃昏，我獨自飛到尼加拉瓜。當飛機在尼國首都上空盤旋等候下降時，我從窗子往下看，除了那正反鑑著夕照的馬納瓜大湖及湖邊大片的深綠色的草木外，別無房舍街道。<sup>97</sup>

當時位於中南美洲的熱帶國家尼加拉瓜人民經濟條件本來就差，大地震後的尼國到處斷垣殘壁，更顯蕭條，這也難怪徐仁修初識尼加拉瓜時，除了看見大湖與草木外，看不到任何房舍，也正是這麼荒涼的國度才更深藏著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

徐仁修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期間，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體會異國民情，生活忙碌而充實。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外國的山川大地，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生活方式，我以年輕的熱情，投入這個熱帶國家，我或因工作的需要，或利用餘暇，幾乎踏遍了這個國家的每一角落，結交男男女女的朋友，經驗每一種吸引

---

<sup>96</sup>心岱，〈人物專訪〉，第 12 版。

<sup>97</sup>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新書月刊》第 6 期，頁 81。

我的事與物。<sup>98</sup>

在尼加拉瓜的徐仁修忙著和當地土著做朋友、騎馬、打獵、體驗當地人的生活方式，還深入叢林探險，在不同於台灣的風俗民情、文化思維中，徐仁修開展了不同的視野及不同的思考方式，它也扭轉了徐仁修人生的方向，讓他決定了未來持續探險之路。

三年後從尼加拉瓜回國後的徐仁修，毅然決然辭去穩定的公職專心寫作，等待再次拜訪蠻荒的機會，這是段令他最閒也最忙的日子。

閒，由於他已辭掉藉以填飽肚皮的工作。忙，因為他辭掉工作以後，必須仰賴寫作維生，源源而來的稿債使他加速創作。在台灣，能夠靠稿費維生的作家不多。徐仁修又不肯寫些無的放矢的文字，因此每篇把萬字的文章，總要花掉他許多的採訪及收集資料的時間，這是他忙的原因。<sup>99</sup>

在承受巨大的精神與經濟壓力下，徐仁修終於在一九七七年完成《月落蠻荒》這本書寫在尼國所見所聞的書。

徐仁修帶著「若不回到出發點，是沒有機會改變方向的<sup>100</sup>。」的信念，在辭去工作這段期間，他除了寫作還到建築工地當工人，樂觀的性格讓他相信機會總會到來。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徐仁修前往菲律賓民多羅島擔任農場開發顧問。

從尼加拉瓜的蠻荒回到台灣後，無時無刻我不感覺到蠻荒的呼喚，於是我毅然放棄了台灣的工作，決心投入菲律賓的熱帶叢林。敢於拋棄，也足見富有，就是這一小觀點也能使我欣然離職他往，……。<sup>101</sup>

蠻荒的呼喚把徐仁修帶到菲律賓的原始部落，在民多羅島兩年期間，徐仁修與當

---

<sup>98</sup>徐仁修，《月落蠻荒》，序。

<sup>99</sup>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頁 81。

<sup>100</sup>徐仁修主述，彭永松整理，〈永遠的自然守護者——徐仁修〉，頁 2。

<sup>101</sup>徐仁修，《季風穿林》，序。

地土著交往學習，領略到比文明世界更文明的人生觀。

《季風穿林》即是紀錄徐仁修在菲島的親身經歷，在這裡徐仁修遇過回教革命與居住在叢林中的土著原住民，到過聞名世界的海盜窩，旅行的情節彷彿格列佛遊記真實版，在追逐科技與物質文明的現代社會，原住民族豁達順應自然的生活態度，是生活在科技社會中的現代人所無法做到的。徐仁修與他們食衣住行都在一起，從長時間的相處中，他了解原住民的生活像一篇篇的啟示錄，是智慧的寶藏。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徐仁修第一部長篇小說《叢林夜雨》，是徐仁修紀錄菲律賓民答那峨島的原住民族——莽遠族的真實生活情態。莽遠族人世代居住於民答那峨島的原始叢林中，野生的動植物就是自然給與的食物，是個與世無爭擁有和平天性的民族。「莽遠人雖說沒有什麼文明，但是他們比文明人更瞭解自然界，也更順應著自然之道，他們只從大自然取得生活的必需品，絕不為逞一時之快而亂肆獵殺<sup>102</sup>。」文明把人類帶離自然，把生活由簡單變複雜，也讓現代人更孤獨。

一九八〇年愛探險的徐仁修為了體驗回教國家的風土民情，讓他再度帶著不安定的靈魂飛往蠻荒——印尼西爪哇，在一個與熱帶原始叢林接壤的農場裡工作，跟阿拉的子民生活在一起可是一種全新的生活體驗。「……農場裡偶爾會有爪哇虎、金錢豹出現，更不乏大蟒蛇、長臂猿、獼猴、山豬、水鹿、大犀鳥、孔雀等野生動物，這些動物使我的西爪哇生活備增情趣<sup>103</sup>。」經常與野生動物偶遇的意外驚喜，對喜愛冒險的徐仁修來說真是如魚得水，不但滿足了他愛探險的欲望，並在自己的人生地圖中增添許多精采的情節。這些精采趣聞都記錄在《英雄埋名》這本書。

因著心之所趨而積極行動的徐仁修，在一九八三年應世界地理雜誌和皇冠雜誌之邀，再度為探索廣闊的世界從台灣啟程，進入黑道、毒梟的大本營——金三角（泰國北部、緬甸東南部、寮國西部等這一大片高山區域，統稱金三角）。他

<sup>102</sup>徐仁修，《叢林夜雨》（台北：遠流，1983.07），頁 50。

<sup>103</sup>徐仁修，《英雄埋名》（台北：大樹文化，1997.02），頁 142。

帶著一把手槍、五十發子彈、四顆美製手榴彈和滿滿的勇氣，冒著喪命的危險在這個黑暗的社會中進行驚險三個月的採訪。因為鴉片這個敏感的議題，徐仁修才到金三角不久，就開始「跑給人追」。「當年到金三角採訪本來只當作一般採訪，去瞭解罌粟這種植物而已，萬萬沒想到卻一頭栽進毒窟裏，捲入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恩怨中，……<sup>104</sup>」這個地方有比黃金貴的毒品海洛因，在這裡不同的人因海洛因而過著天堂與地獄般差別的生活。徐仁修帶著槍時時警覺、繃緊神經的探索，為了貼近他想探索的世界他學習吸食鴉片，並曾遭毒梟威脅生命，這些提心吊膽的經歷，後來寫成《鴉片之旅——徐仁修帶槍專訪》，一九九三年更名為《罌粟邊城》由大樹文化重新出版。

一九八五年徐仁修為了拍攝熱帶雨林裡的各種生物及探訪婆羅洲的長屋民族，進入世界三大雨林之一的婆羅洲雨林。婆羅洲位於東南亞，有赤道通過，整年高溫而多雨，人常處於溼熱的不舒服狀態。「既來之，則安之！人生苦短，能有機會體驗這多采多姿的地球形色，不也是一種有意義的人生體驗嗎<sup>105</sup>？」起初徐仁修也無法適應雨林中悶溼燥熱的瘴氣，感覺痛苦，但他轉念後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歡喜的接受蠻荒世界的洗禮，才能遇見千奇百怪的生物，體會人體與意志的極限。《赤道無風》記錄下徐仁在修婆羅洲雨林的經歷。

走過驚險試煉的蠻荒世界，一九八八年徐仁修到大陸邊疆旅行，經歷小時候在課本上讀到的大山大水。

但我一直引以為憾的是，從小從課本上讀到中國迷人的邊疆，卻像月球一般地遙不可及。不管是「青海清、黃河黃」，還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些動人詞句所描述的景物，實在教我這一直以旅遊探險為職志的「旅人」魂縈夢繫。在這樣的心情下，熬來熬去，終於熬到

---

<sup>104</sup>徐仁修，《罌粟邊城》（台北，遠流，2000.05），頁80。

<sup>105</sup>徐仁修，《赤道無風》（台北：大樹文化，1996.08），頁74。

時運轉移。<sup>106</sup>

一九八七年政府開放民眾可以前往大陸探親，徐仁修帶著年少時期在課堂上學到的大陸印象踏上對岸的領土。遼闊的草原、高聳入雲的喜馬拉雅山以及蒙古的草原盛會，都令徐仁修悸動不已。「他無法想像我心情的激動與興奮，更無法體會來自地狹人稠之地的我，看見這樣空曠壯闊的大地，內心所湧起的感動<sup>107</sup>。」對台灣人而言，「中國」山水只存在於教科書中，無論教科書中如何的描繪，我們還是無法心領神會。所以當書上情景映入眼簾時，徐仁修心中的悸動之劇烈，真的是筆墨無法形容，只能讚嘆《山河好大》。

二〇〇二年夏天徐仁修再度帶著一顆愛冒險之心飛往亞馬遜河雨林探險，此次經歷於二〇〇三年集結成《探險途上的情書》出版，此作品徐仁修把讀者設定為生命中的「安琪兒」，每篇記錄都是一封給天使的情書，徐仁修認為每個讀者都是成就他的天使，「因為你成就了我成為作家，你激勵了我去創造更精彩更有深意的人生旅程，我也藉此回報你，分享我的經歷，也在其中表達我的感激<sup>108</sup>。」

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徐仁修常碰到來自各國的青年，他們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一趟又一趟的探索之旅，勇於實現夢想的精神讓徐仁修佩服，因此徐仁修相當鼓勵台灣的年輕人勇敢飛向不同的天空。

想飛嗎？那麼就從現在起練習飛行，為了進入更廣闊的世界，你該努力充實自己，為了進入更廣闊的世界，你該努力充實自己，唯有超越習飛痛苦的人，才能自由飛翔。日月常新，即刻行動，你永遠來得及。<sup>109</sup>

徐仁修在海外行走歷險的經歷，彷彿一部冒險小說，有些情節誇張到讓人無法置信，但它真的發生了。海外的驚險遊歷圓了徐仁修童年的夢，這個夢也曾存在你

<sup>106</sup>徐仁修，《山河好大》，頁 82。

<sup>107</sup>徐仁修，《山河好大》，頁 116。

<sup>108</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臺北：遠流，2003.06），序。

<sup>109</sup>徐仁修，《季風穿林》，序。

我心中，只是我們猶豫、遲疑始終不敢跨出那一步。從尼加拉瓜、印尼、金三角、菲律賓到中國大陸徐仁修用文字和影像記錄生命，他看淡生死、豁達超脫的人生觀，讓他放下所有阻礙行動的牽絆，而海外的探險經驗更為他帶來自由的人生，以致於能得到生命中難得的美麗風景。

## 二、臺灣鄉土時期（1996~2006）

不管徐仁修飛得再高，走得再遠，他始終不曾忘懷對他人生影響最深的故鄉，童年的記憶化成更大的「鄉愁」時時召喚他。

……童年的經歷以及童年時所作的夢想，會隨著成長而逐漸變成鄉愁，而這也幾乎決定了往後的人生。我回顧自己的人生發現，我二十九歲之後所做的事，幾乎都慢慢實踐自己童年時期的夢想——旅行、探險、攝影、寫作……。<sup>110</sup>

故鄉的記憶在孩童時期就根深蒂固的紮在於每個人心裡會伴隨一生，徐仁修認為童年時期的記憶、夢想，會成為每個人人生的指標，指引他往實踐童年之夢的路前進。

因為對故鄉的深厚情感，徐仁修在走遍千山萬水，看過世界各地自然環境生態之後，始終最關懷臺灣的生態保育。台灣人過度的開發自然資源，為森林帶來了土石流，動植物絕種的危機。「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事實上有一大半是出賣台灣這塊土地的青春與美麗，加上台灣人民的勤勞所換取的……<sup>111</sup>。」這段略帶嘲諷的文字，讓我們反省思索如何讓台灣人不只看見自然帶來的經濟收益，且要看見自然呈現的美感。徐仁修選擇以文字和影像來教育台灣人民，只有台灣人學會欣賞自然，才會愛自然並珍惜保護它。

---

<sup>110</sup>徐仁修，《村童野徑》，頁8。

<sup>111</sup>徐仁修，《福爾摩沙 野之頌》（台北：遠流，1995.11），序。

……等我出國歸鄉，台灣的大自然竟已奄奄一息，這些都在短短十幾二十年間發生，致病的病毒是人。……也就在這樣的悲愴心情下，使我湧起保護台灣大自然的使命感，我的方法是用筆和相機，紀錄十幾年來經濟巨斧下受傷的大地以及暫且餘存的美麗大自然。我想藉此書來提醒離大自然越來越遠的人們歸真返璞，並重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sup>112</sup>

徐仁修意識到台灣環境的崩毀進而發出對台灣自然生態的關懷，並非自蠻荒返國後才有的想法行動。其實自一九七二年調查高山野生蘭花開始，他就發現臺灣自然生態被破壞的非常嚴重，因此，他寫下〈消失的地平線〉投稿到中央日報，趕在自然消逝之前，搶救台灣美麗的自然。

看見台灣的森林浩劫，徐仁修的心在痛苦吶喊。因為與土地積累的深厚情感，徐仁修決定用最鍾情的攝影作為工具，開始四處蒐集台灣的自然風貌，從高山到海濱，從大樹到小草，希望將這些美不勝收的影像傳達到每個人的心中，打動每個人的心。一九八七年錦繡出版社將徐仁修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七年間的台灣觀察紀錄集結成《不要跟我說再見·臺灣》這本書出版。閱讀此書我們可以發現「徐仁修採用文字與影像結合，來說明觀察對象生態習性的書寫模式已然確立<sup>113</sup>。」徐仁修深入臺灣田野叢林，踏在故鄉的土地上，以自然觀察者的身分，利用文字和相機為臺灣做紀錄，呈現給讀者視覺唯美的感受。書中一張張台灣得天獨厚的自然景物照片，都是來自於徐仁修對自然的感動，他希望同樣的感動會發生在其他人身，藉此感動來喚醒了台灣人環境保育的意識。

一九八八年五月徐仁修帶著攝影器材與野營裝備，在墾丁長期觀察台灣野生獼猴，「我一直是『湖濱散記』作者亨利·大衛·梭羅的忠實讀者，雖無法效法他隱居森林兩年，但我可以從事類似而更積極的生活體驗<sup>114</sup>。」這些觀察記錄刊載於一九九〇年漢生雜誌第二十五期，一九九七年再由遠流更名為《獼猴與我》

<sup>112</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9。

<sup>113</sup>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7。

<sup>114</sup>徐仁修，《獼猴與我》（台北：遠流，1997.03），頁 6。

出版，一九九九年又更名為《猿吼季風林》。

《獼猴與我》是徐仁修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間在墾丁屬於台灣省林業試驗所的管轄地的一片季風林進行台灣獼猴生活觀察記錄。此部作品對台灣獼猴生態有細微的描述。「這是台灣第一本觀察野生獼猴的記錄報導，裡面關於獼猴的生態描述詳細且生動，加上戲劇性的敘事手法，是一本極佳的觀察記錄報導<sup>115</sup>。」

舉凡獼猴領袖的示威動作、將尾部舉成「S」狀的地位象徵，獼猴舉起尾部露出發情期潮紅的肛門、相互理毛的臣服行為或交配等等生態行為，由於有照片佐證，使得文字的鋪敘能有對照的影像，使讀者更易於了解<sup>116</sup>。

三年的時間徐仁修陸續隱遁於林中與猴子一起生活，頗有《湖濱散記》的作者梭羅般的精神，此書可說是徐仁修定點生態觀察的代表作。

《獼猴與我》從猴子的覓食和求偶行為來記錄猴群，最後一章以人和猴對比，憂人也憂猴。

儘管人類文明進化，但許多靈長目的天性，像自私、猜忌、貪婪、殘暴、頑固、自大等，並沒有隨著文明而減少。……當這些本性駕馭人類因文明而形成的許多通天本領時，悲劇就發生了<sup>117</sup>。

我們看到與人類行為最相近的獼猴，他們的猜忌、自私……等勾心鬥角的心思還是不及複雜、殘暴的人類，人類大肆對自然掠奪，造成森林面積銳減；野生動物滅絕，環境污染日益惡化，不但害自然也害自己，難怪徐仁修要說，「人類真是一種既聰明又不智的怪獸，……<sup>118</sup>。」現代人擁有許多先進科技卻思索不出挽救自己的辦法，徐仁修為已經失去與自然相處能力的現代人感到悲哀。

<sup>115</sup>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9。

<sup>116</sup>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29。

<sup>117</sup>徐仁修，《獼猴與我》（台北：遠流，1997.03），頁 150。

<sup>118</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50。



徐仁修擔任牛頓雜誌攝影工作時，雙腳踏遍台灣各地，這期間他累積了許多攝影作品，這些作品搭配徐仁修質樸的文字，在一九九三年由大樹出版社集結出版了《自自然然》、《荒地有情》兩本自然攝影作品。

書中為作者對自然現象思考所撰寫的極短篇，每篇約三至五百字。文字以雋語式呈現，搭配攝影作品，並採用英文對照。與攝影作品相較，文字技巧只能算是一般，概念也多重複陳述。<sup>119</sup>

這二本作品中可以看到徐仁修藉由在大自然中觀察小花、小草的體悟，透露出他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哲思，希望人類改變對自然的偏見，懷著喜悅與感恩的心情，重新學習與大自然相處。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福爾摩沙野之頌》是《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這本書的延續，但是內容比《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涉及的範圍更廣闊也更深入，「是我二十幾年來從事自然生態攝影的總結，是我用生命中最黃金的歲月，以血、汗、以及一分一秒所堆砌而來的<sup>120</sup>。」此書在一九九六年榮獲金鼎獎推薦優良圖書。

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思源埡口歲時記》和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自然四記》都是依四季變化來記錄自然的作品。不同的是《思源埡口歲時記》是特定地點的觀察紀錄，而《自然四記》是採非定點觀察的作品。

思源埡口位於中橫支線，它夾在太魯閣國家公園與雪霸國家公園之間，「地緣、海拔落差和氣候的差異，自然生態極複雜，景觀美麗有多變化，……<sup>121</sup>。」擁有這麼豐富天然資源的寶地對徐仁修有強烈的吸引力，他花了三年的時間深入其中，呈現出思源埡口不同時節的不同面貌。「在一般人看似無奇的抽芽、開花，也都醞釀成充滿生命力的生長呈現，……<sup>122</sup>。」徐仁修以富含詩意的筆調寫出對

<sup>119</sup>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7。

<sup>120</sup> 徐仁修，《福爾摩沙 野之頌》，序。

<sup>121</sup> 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台北：遠流，1996.11），頁 7。

<sup>122</sup> 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台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01），頁 78。

植物恰如其分的形容，加上徐仁修融入自然的高超攝影技術，讓人恨不得馬上啟程飛奔思源埡口。

作者以三年多的時間，在埡口地區反覆觀察、拍攝，以圖以文呈顯了景觀的流動，圖與文並茂，畫面上看到那樣的美令人讚嘆，深山氣候的變化，可以感覺到種種的美在霎時之間，只待機緣，那是不可以被期待的。就文字言，或敘景或寫情，文字比之作者早先的作品更多了一些浪漫與深邃。或者果如作者所言，入秋以後種子已經飽滿，果實亦已熟透，生命到了最高潮，沒有任何的憾恨了。<sup>123</sup>

《思源埡口歲時記》以春情、夏鬱、秋寂和冬息分成四章，每章又以二十四節氣作為小節，即春情下分為：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夏鬱：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秋寂：立秋、白露、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冬息：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如此的章節編排方式能更細膩的呈現物種在四季不同的變化。《思源埡口歲時記》後來獲得了第二十一屆吳三連報導文學獎的殊榮。此獎在評定書中寫道：

在產生《思源埡口歲時記》一書的過程中，作者投下了三年時間，不辭辛勞，持續觀察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間這片林野地帶。這裡奇花異草、虫鳥野獸生長變幻的景象，由於徐仁修的生動細膩的描繪，令讀者有如親臨其境，印象至為清晰明確。他實在求真的作風，不僅使人認識台灣生態之美，更足以啟發大眾對自然環境的關切與愛護。<sup>124</sup>

徐仁修長久關注台灣這塊土地的自然生態，希望保留美麗的環境，未曾動搖初衷。獲獎時徐仁修說：「吳三連獎頒贈給我，它的意義其實應該被解讀為是頒贈給台

<sup>123</sup> 凌拂，〈特定區域的縱深觀察：評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中國時報》，1996.12.19，第39版。

<sup>124</sup> 〈吳三連獎基金會評定書〉，〈來源：[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2014.11.22〉

灣的大自然<sup>125</sup>。」這個獎代表徐仁修為自然的努力已經被台灣人看見。

《自然四記》以四季為縱軸分成春意盎然、夏日炎炎、秋風蕭蕭、冬雪漫漫四個部分。觀察地點近自徐仁修家院中的水桶遠到高海拔山區，是由八篇不同地點不同季節的觀察紀錄組成的一本書。他想告訴讀者自然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呈現它不同的美，它可以在自家的庭院或深山叢林，自然離你我不遠，它就在你我身邊，只要拋棄成見，每個地方都是觀察學習的教室，都是〈諸神的花園<sup>126</sup>〉。同年出版的《仲夏夜探秘》是徐仁修在不同海拔高度，探索仲夏之夜的漫遊記錄。

徐仁修要顛覆的是人們對「黑夜」「山林」的環境，由於陌生而產生的不必要的恐懼，並且有個「毒蛇出沒」的僵化印象；那其實是神祕瑰麗的夏夜世界，只要小心，尊重生物的「休閒權」，一切必然有驚無險。<sup>127</sup>

由於觀察時間選定在夜間，呈顯出較罕為人知的夜行性動物的樣貌，讓通常都在白天活動的人類，對於活在黑夜的動物有更深一步的認識，體會到夜晚的世界原來也充滿了妙趣的生命故事，教育人類卸下心防以友善的態度尊重自然。

一九九九年《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由大地地理雜誌發行，此書徐仁修帶領讀者認識他鏡頭下的台灣的森林、高山、海岸、河流、溼地、離島、惡地各種環境，藉由鏡頭下獨特的台灣景色，引領讀者來關愛這片孕育我們的土地，又藉書中的訪談紀錄及延伸閱讀鼓勵讀者接近自然並能反省改進對待土地的態度，一起來守護台灣這個獨一無二的家園。

大地地理雜誌繼續在二〇〇〇年出版徐仁修著作的《邊陲東部》一書，這本書徐仁修秉持著一貫熱愛土地的態度，以旅行者的視角來說東部的故事給讀者聽。此書紀錄徐仁修二十年來在東部的行走足跡，書中可見東部山川等自然風景與東部歷史之人文風景，徐仁修帶讀者了解台灣東部之美，因為唯有了解東部，才會

<sup>125</sup> 杜文靖，〈關懷生態保護荒野〉，（來源：[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2014.11.22）

<sup>126</sup> 〈諸神的花園〉收錄於《自然四記》中的第四篇文章。

<sup>127</sup> 阮桃園著，〈盡顯自然萬物的風華〉，《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頁 125。

愛東部。

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動物記事》全書以動物為主角，每篇只介紹一個物種。〈鷺鷥與我〉這篇文章被收錄於此書中。一九八四年徐仁修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在大安溪河口搭建了一座竹臺，展開了一個人與鷺鷥的共同生活。期間因梅雨經歷斷糧飢渴的困境，他仍不改其志繼續觀察鷺鷥的生態。他耐心的守候觀察，得以真實的記錄下在這片已被放領的樹林中，鷺鷥們築巢、求偶、抱卵、育種的過程。「這一切堅韌不屈的生命底茁壯，教我衷心快慰欣喜，經歷了風雨和飢寒，通過了大自然嚴苛的考驗，鷺鷥鳥展開了另一豐富的生命之旅<sup>128</sup>。」因為對生命的感動與對自然生物的疼惜，讓徐仁修願意付出時間耐心的等待紀錄，豐富自己及他人的生命。

這種需要長時間追蹤與觀察，再以豐富自然知識來記錄書寫的寫作方式，呈現出一個人與土地之間互動性的報導作品，也是徐仁修後來許多作品的寫作的模式和書寫特質<sup>129</sup>。

對自然做長時間的觀察與追蹤顯見徐仁修對自然的好奇與喜愛，自然是他最愛的话题，徐仁修在自然裡再怎麼累也不覺得苦，是真正受護自然的人。

二〇〇二年《自然有情》書中的相片呈現多於文字紀錄，被歸類攝影集。

二〇〇二年出版的《荒野有歌》共有七篇文章，每篇各有一個地點做主題的觀察，不論是廢耕的荒地、生存於水泥叢林的彩蝶或者是孕育多種生命的濕地，徐仁修均能在其中找到動人的生命活力，徐仁修深信只要屏除人為的干預，「自然」自會為它們安排好一切。這本書也呈顯出徐仁修最重視「人」與「孩子」，他希望匯聚出一股愛自然生態的力量，來為下一代留住湛藍的天空與乾淨的溪水。

<sup>128</sup>徐仁修，〈鷺鷥與我〉《聯合報》，1987.08.23，第8版。

<sup>129</sup>黃靖雨，〈徐仁修及其旅行文學研究〉（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9.07），頁53。

二〇〇四年出版的《與大自然捉迷藏：play hide-and-see》一書，設定的閱讀對象是小朋友。藉由尋找動物隱身於圖片的哪個地方，帶出孩子對自然的興趣，徐仁修希望在孩子心中播下自然保育的種子，希望每個孩子長大後都成為喜歡親近自然、保護自然的人。二〇〇六年出版的《村童野徑》再度把讀者定位於兒童，以童詩的形式呈現出他與自然生物相處的美好經驗，「我寫《村童野徑》正是分享我的童年經驗<sup>130</sup>。」

自然的教育應向下紮根，台灣才能保有更好的天然環境，這是徐仁修一貫的理念。為了台灣的自然生機，為了孩子的未來，徐仁修在一九九五年創立了「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認為「荒野保護協會」不是一個環保團體，而是一個教育團體。他尤其重視對兒童自然教育的啟蒙。他希望「匯聚更多理念相同，真正愛大自然、愛台灣、愛孩子的有心人士，一起來推動這個觀念<sup>131</sup>。」只要扎根於下一代，「人類可以與大自然共存共榮嗎？答案是肯定的<sup>132</sup>！」孩子喜歡親近自然，並且享受自然給他們帶來的美好經驗，自然會是人類一輩子的好朋友。

徐仁修走過高山走到平地，走在台灣走向世界，他陸陸續續出版了四十餘本書，他的文章也曾被中小學課本所收錄，他始終在意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他所傳達的是生態保育意識的提升和對自己生命的反思。不論是寫書、攝影或舉辦活動，徐仁修對待自然的友善態度，都是現代人的最佳示範。他是文學家、冒險家、藝術家又是令人尊敬的自然保育工作者。

---

<sup>130</sup>徐仁修，《村童野徑》，頁8。

<sup>131</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5。

<sup>132</sup>徐仁修，《福爾摩沙 野之頌》，頁288。

### 第三章 徐仁修自然寫作的圖像

徐仁修的「自然寫作」作品是以攝影加上文字構出一幅幅自然的圖像，藉由閱讀研究其文本，可以看出徐仁修的「自然寫作」圖像呈顯出作者的自然土地觀念，使讀者因此而更理解徐仁修。但是圖像究竟如何定義呢？筆者主張用海德格的說法來界定圖像，對海德格而言，圖像就是一種用表象掌握世界的方式。「圖像」絕不是指圖畫、圖片、圖景以及鏡像，他認為「圖像」是指我們對事情本身所瞭解的情形那樣呈現在我們面前，所以圖像是一種與主體相對的表像，意謂著主體對……的把捉和掌握<sup>133</sup>。

即此而論，本論文使用「圖像」此一概念對徐仁修進行研究的意義，便在於觀察徐仁修「用怎樣的方式去把捉和掌握自然，以及表像自然」，透過這樣的視角，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徐仁修用怎樣特殊的方式把握自然，並且將世界表象成怎樣的圖像。理解這點以後，我們也可以順此深入分析這些圖像背後之意涵。

本章內容將以徐仁修作品「探險系列」與「自然系列」為主要探討對象，探討徐仁修文本中呈現的「自然寫作」圖像的意義。

徐仁修在山野走動之間，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被經濟巨斧斲傷，由是興起保護自然的使命感。他深入各處荒野，意欲將尚未被破壞的荒野之美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書寫態度，加上個人的冒險性格，使得他的作品充滿了自然的野性之美。<sup>134</sup>

不論國內或國外徐仁修的足跡總落在山野叢林。他深入荒野的目的，除了滿足他不畏艱難的冒險性格，親近他最愛的自然外，還有保護自然的使命感，讓他一再

---

<sup>133</sup>楊坤，〈海德格爾《世界圖像的時代》的現代性品格〉，《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4 期，（2014.08），頁 41。

<sup>134</sup>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27。

深入荒野，帶回具有野性之美的紀錄呈現在讀者面前。

探險系列文本主要著重於蠻荒的瞬息萬變、蠻荒的凶險及原住民族的生活觀等圖象的呈現；而自然系列文本主要呈顯出自然之美、自然生物禦敵繁衍的智慧及感嘆消逝的自然等圖像，這些圖像的用意是欲喚醒台灣民眾的生態意識進而保護自然。

徐仁修最在意的是自然的事，不論在蠻荒系列中多有著墨的原住民的價值觀，或是自然系列中對人類破壞自然的行為透露出的憂心，二者都表達出他希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想法，「我之所以寫作，是希望能把人們在精神上的『結』打開一點<sup>135</sup>。」徐仁修希望透過書寫自然帶現代人走進自然，在自然裡打開心裡的結。

## 第一節 蠻荒的圖像

徐仁修蠻荒系列作品包括《月落蠻荒》、《季風穿林》、《罌粟邊城》、《英雄埋名》、《赤道無風》、《山河好大》、《探險途上的情書》等，這些作品完成於 1974～2003 年間，「主要是敘述『人事』或冒險的經驗，包括少數民族的風俗，旅途所見所聞，間或會自然風光的描寫。基本上這很類似西方探險家對台灣書寫的模式<sup>136</sup>。」閱讀蠻荒系列作品時，讀者常會無法分辨是置身於虛幻或真實的時空，甚至會懷疑內容是否為徐仁修杜撰出來的小說情節。因為它的內容多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在一般人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只能在虛構的小說中才可能經歷。

蠻荒系列時期的書寫往往會因為所遭遇的物種而有不同程度的動態描寫，加上適當的布局與節奏配置，精彩的冒險情節往往會讓讀者誤以為是虛構的小說內容，但這些「誤認」卻是絕對的真實經歷。<sup>137</sup>

<sup>135</sup> 丘彥明，〈超越與重歸——徐仁修談「飛行的小赤班」中的哲學意念〉，第 8 版。

<sup>136</sup>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8。

<sup>137</sup> 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頁 52。

蠻荒對現代人而言，是個既愛又怕的地方。當然它代表著不方便，是現代人假日蜻蜓點水式遊憩的地方；它又是桃花源的象徵，是個能放下一切追求心靈澄靜的寶地。現代人想走進它是因為想逃離生活的枷鎖，想走出來又是因為無法適應一切從簡的生活方式。蠻荒卻對徐仁修的生命有不同的意義，「特別是對於蠻荒，他有一份熱愛與嚮往，也有深刻的生活體驗<sup>138</sup>。」山野叢林的探險體驗啟動徐仁修身體裡不安定的冒險基因，頻頻催促著他往偏僻杳無人煙的驚險叢林挺進，越是驚險的未開發之地，徐仁修越是勇往直前。

蠻荒的奇遇將會是徐仁修人生中最珍貴的回憶。「與荒野的結識，讓他的生命多姿多采，同時也充實地體驗了原始的自然哲學<sup>139</sup>。」

……從枝葉間看到了野猩猩，牠扁扁的臉也正俯視我，使我心跳突然加速。這種與野生大型動物在野地對視所激起的熱血沸騰絕不是逛動物園的人所能感受到的。<sup>140</sup>

叢林是一個神祕又豐富的地區，……叢林的面貌永遠使我弄不清，它太廣、太深、太密了，裡面是永遠認不完的植物，以及出現無法預料的動物。……走在那幽密寂靜的叢林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體驗和享受。<sup>141</sup>

因為永遠無法看清楚蠻荒的樣貌，一種神祕感和未知的期待，使徐仁修的探險愈加因此期待而顯得充實、興奮。「未知」使叢林成為徐仁修最喜歡的探險之地。因為未知才能有驚喜，也因為未知才不平淡。不甘於平淡的徐仁修把自己融入其中，心中所想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尋求生命的真實難忘體驗。「蠻荒的書寫內充滿了各式的蟲蛇與兇猛的大型哺乳類動物，篇章中充滿動態美感的敘述風格成

<sup>138</sup>徐仁修，《季風穿林》，出版序。

<sup>139</sup>徐仁修，《季風穿林》，出版序。

<sup>140</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67。

<sup>141</sup>徐仁修，《英雄埋名》，頁 102-104。



為徐仁修最為獨特的地方<sup>142</sup>。」這種動態的美感帶著種不可預知的驚喜，是徐仁修最想用鏡頭紀錄的意象。就像是正在欣賞一部懸疑影片，徐仁修帶領讀者隨著他生動的文字敘述及傳神的照片，帶著時而緊張刺激、時而輕鬆好笑的心情，進行了一場蠻荒國度中的驚異之旅。

生命究竟有多長？長，長不過百年；短，也有數十載。長長短短的生命，怎樣過才算有意義？生命就是要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對徐仁修而言，此生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大自然」。

如果我就此一去不返，親愛的，這必是我寫人生劇本時創造的最完美結局，請不要來找我，適時的結束是好戲重要的條件之一，我不想讓原來精彩的戲碼變成歹戲拖棚，對我這個曾高潮迭起的人生，有著傳奇經歷的人，選在地球最大的江與最廣的熱帶雨林中劃下人生之旅的句點，讓肉體在這樣壯麗浩瀚之地回歸大自然，是一種完美與神聖，……<sup>143</sup>。

蠻荒是凶險的也是有情的。它帶給奄奄一息的現代人一個不一樣的刺激，一般人可能選擇逃避退縮，徐仁修卻選擇面迎挑戰，不斷尋找生命的意義，尋找生命的精彩，他認為即使在此失去生命，也是死得其所，猶覺得這是最完美與神聖的結局。我們不能操縱人生的長度，但可以決定人生的廣度，「人生的精采是去做（實踐），去經驗（品嚐），我們才算完成<sup>144</sup>。」徐仁修無畏威脅生命的危險，積極為自己的人生尋找精彩，並指引讀者看見另一種生命的選擇。

## 一、多變的蠻荒

蠻荒的複雜多變實在令人捉摸不定，驚喜是大自然給的禮物。「大自然真是無奇不有。親愛的安琪兒呀！我每多進一次熱帶雨林就對大自然多一分敬畏與讚

<sup>142</sup>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頁 53。

<sup>143</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頁 11。

<sup>144</sup>徐仁修，〈罌粟邊城〉，序。

嘆<sup>145</sup>。」蠻荒蘊藏豐富的能量孕育多樣的生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讓徐仁修嚮往，其中又尤以多變的雨林讓徐仁修著迷，不畏辛苦與危險多次進出雨林。

頭兩天，我在雨林中覺得相當的痛苦，悶、熱、黏受困般的難受，無止無盡不見天日的沉沉壓迫感，令人有行將窒息的難過。寂靜、幽黯、陰影重重，總會令我東張西望，精神緊張。<sup>146</sup>

初次進入尼加拉瓜雨林的徐仁修，對於在雨林時身體上的悶、溼、黏的不舒服感，遮天蔽日的大樹帶來的不見天日的壓迫感及防不勝防的螞蝗不斷入侵，還是讓他覺得精神緊張，但是當他轉了念頭，「我知道，深入熱帶雨林的機會不多，在雨林裡的日子也不長，我應該好好珍惜<sup>147</sup>。」徐仁修用隨遇而安的心境品嚐雨林帶來的酸甜苦辣，反而能獲得自然更多的回饋。

我內心深處似乎重拾了老祖先遺傳給我的雨林的適應性，而逐漸有那種回到古老家園溫馨熟悉的感覺。我一面拍照一面慢慢前進，我已逐漸適應雨林的環境，也調整了情緒，懷著隨遇而安的、逆來順受甚至甘之如飴的心情，去品嚐雨林中的一切酸甜苦辣<sup>148</sup>。

人類是適合在叢林中生活的，但是置身都市太久的現代人早已忘記與生俱來的叢林適應能力，徐仁修這個現代人念頭一轉竟能如此快的放棄感官的執著，堅持探索人生，屢次進入雨林仍甘之如飴，因為他相信「各種感覺都可以豐富人生的經歷<sup>149</sup>」、「無論是探險、還是旅行都讓我學會了隨遇而安，以及享受旅途上所有不經意的遭遇。我深深知道，一切所謂的意外，都是巧妙的安排<sup>150</sup>。」隨遇而安放

---

<sup>145</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頁 45。

<sup>146</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37-39。

<sup>147</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39。

<sup>148</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39。

<sup>149</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頁 42。

<sup>150</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頁 69。

下執著的人，才能隨徐仁修恣意享受人生。

馬來西亞沙巴北婆羅洲的雨林位於赤道無風帶上，是世界三大熱帶雨林之一。充足的雨水使得這裡的林木生長得非常茂盛，雨林景象變化多端，動植物富含生命力的展現，讓徐仁修欣喜地又忘記肉體上的苦痛感覺。

到了初晚，雨林突然熱鬧起來；各種蟲聲四際響起，其中有一種鳴蟬，聲如鋸琴，聽來滿含悲切；遠處長臂猿的叫聲，有如人的慘叫；吠羌似犬的吠聲，也遙遙傳來；幾隻螢火蟲在我們四周飛來飄去；大樹的樹幹以及攀纏其上的粗藤，在搖曳的篝火中扭動著，忽明忽暗。<sup>151</sup>

雨林中的演唱會美妙異常，各種動物紛紛大展歌喉，連不能發聲的植物們也躍躍欲試，迫不急待的跟著扭腰擺臀，加入演唱會的陣容。雨林——這個充滿希望與生機的樂園，讓置身其中的人類，也會被此歡樂的氣氛鼓動。

到了大雨來臨時，婆羅洲雨林又展現另種風情。

這時的空氣變得格外濕黏悶熱，令人身心不爽，烏雲越集越厚，逐漸遮滿了天空。在奇怪的寂靜中，一陣狂烈的疾風由遠而近，吹得樹搖葉飛，粗大的雨勢夾在疾風中稀疏打下。

疾風掃過之後，石礫似的雨滴逐漸緊密地擲落，然後逐漸變成傾盆而下。隱隱的雷聲也隨之而來，突然閃電就在附近炸開，爆裂的雷聲在四周迴盪、震人心弦。嶺下的林海也消失在大雨中，老天正在向我展示熱帶暴雨的威力。……

大雨持續不過約半個小時，雨勢就倏然停止，大地一下子靜了下來，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只有葉尖上的水滴以及地面上的積水，可以證明剛剛

---

<sup>151</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37。

那一場倏來乍去、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雨。<sup>152</sup>

大雨來臨前，悶熱的氣息令人特別不舒服，狂風吹過之後，石礫大的雨滴接著傾盆而下，接著雷聲與閃電也跟來湊一腳，一時之間雨林變得好不熱鬧，約莫過了半個小時，四周一下子安靜下來，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雨林的氣候就如春天的天氣變化之快，快得讓人措手不及，變化之劇烈也讓人嘆為觀止，這個特點正中徐仁修下懷，令不甘寂寞的徐仁修著迷不已。

中南美洲的亞馬遜河雨林是地球上最大的熱帶雨林，有「地球之肺」的美譽。亞馬遜河裡生物種類繁多，雨林深處有世居此地的印地安民族，其中有些還保存著獵食人肉的習慣。亞馬遜河有獨特的神秘感還潛藏著危機，是探險家躍躍欲試的地方。

親愛的安琪兒，林澤邊那一對對反射著紅光的鱷魚眼睛實在令人心生恐懼，還有在枝葉間縮成一大坨的棕紅色蟒蛇底冷冷眼神，岸邊重達一公斤左右的大赤蛙頭抬的高高地望著我的燈光……。

此時，湖面蒸騰著大雨後的薄霧，閃電中呈現如地獄般的鬼魅幻境。偶而幾點螢火蟲的綠光有如鬼火飄過水面，映出曲折的反光，時而一聲潑刺，魚兒躍水而出，或是獵人用魚叉刺中湖魚的聲響。夜梟勾魂般的低沉鳴聲，從湖畔的林澤大樹上傳來，雨林大赤蛙像打嗝一般輪番應和，然後又突然靜默下來，大地復歸死寂……。<sup>153</sup>

這充滿鬼魅感覺的湖域，鱷魚、蟒蛇……等凶險動物的眼神似乎不懷好意的在算計著你，湖泊偶爾閃過的螢光和大樹上傳來低沉的鳴聲，都令人心跳加速。就像看一部驚悚的電影，劇情隨著詭譎的氣氛發展而顯得緊張刺激扣人心弦。正當人們期待更精采的情節時，四周卻突然靜默像不曾發生過什麼事一樣，不免令人留

<sup>152</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29-30。

<sup>153</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頁 77。

下些許落寞。

在尼加拉瓜椰子河四周的蠻荒叢林中，徐仁修體驗了多層次黃昏的美景變化，入夜後，平靜的夜空與詭譎的氣氛交織出屬於叢林獨特的衝突美感。

熱帶的黃昏格外神秘，也分外美麗，西空紅霞未歇，快圓的月已然出現，椰子河上大魚不斷的跳出水面，大小水禽沿河飛來飛去，河邊草叢中蟲聲幽然初唱，鸚鵡群飛投宿叢林，沒有風，一種蠻荒獨有的氣息籠罩大地，……不知何時黃昏已然消逝，月亮徒增了光輝，使得那片黑壓壓隱藏著美洲豹的森林像死神居住的陰城，四周湧起一種死亡的氣息，壓迫著我們，使人覺得有點呼吸困難，當我的第一聲擬牛聲傳向荒野，低沉而長，向死神呼喚的號聲，接著河邊突然爆出一片節奏奇異的各種青蛙鼓譟聲，好像沉重的大鼓。<sup>154</sup>

在尼加拉瓜這個我們不十分清楚的國度，展現出的是一種不十分清楚的詭異美感。黃昏時刻，鳥、禽看似平靜的依樣作息著，暗地裡卻好像有個大陰謀在計畫著，能感受到一股沉重而陰沉的死亡氣息襲擊，一場未知的風暴即將來臨，不免讓讀者有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情緒感受。

在菲律賓的熱帶季風叢林中，徐仁修又紀錄下不同的蠻荒景象。

……樹木並不十分高大，只有二十公尺左右，但林中卻非常閉塞，因為樹枝以及一些藤蔓，在林中糾纏。幸好現在是旱季，有些樹已經落葉，陽光因此可以從這些「破洞」落下來。地上也積了一層乾燥的落葉，鞋子踩過發出窸窣的聲音，常常驚飛躲在枯葉間的蚱蜢，或嚇走蜥蜴。<sup>155</sup>

季風的吹襲下，樹木都長得不十分高大並且互相糾結纏繞，從縫隙中灑落的陽光

---

<sup>154</sup>徐仁修，《月落蠻荒》，頁 21。

<sup>155</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73。

像是從天降下的神恩，為這幽暗的密林帶來一道希望之光，人悠閒地漫步其中，恣意的享受這個季節的靜，沒想到腳踏在落葉上發出的窸窣聲，卻驚醒了早已領受森林恩寵的小昆蟲，人類真不該驚擾了這一場美好的春夢。

泰北與中國大漠在徐仁修筆下又呈現出另種迥異於叢林的蠻荒風情。

山區一片寂靜，大地在這漫長的旱季中變成了枯黃的世界，林葉早已落盡，野草許久以前就乾枯，許多地方被野火或山地人燒成一片焦黑，也有許多落光了葉彷彿枯木的大樹，突然迸出了滿樹艷麗的花朵，點綴了如焦如焚如死亡地獄的大地，是旱季中僅有的生命氣息，它們是開雪白色花的羊蹄甲、開朱紅色花的野木棉，以及開鮮紅色花的山荊桐……。<sup>156</sup>

位於泰國北部的美斯樂駐著一群中華民國孤軍的後代，這裡經常雲霧繚繞，它的氣候溫和、四季如春，非常適合種茶。卻因當地道路崎嶇、交通不便，物資運送困難，人民生活得相當艱苦。但也因這特殊的地理環境，使美斯樂成為罌粟的主要產地。毒品的殘害讓住在此地的居民們揮之不去，或許這些開得五顏六色的花朵能夠撫慰他們寂寞的心。

沙漠裡植物稀疏，卻每一棵都叫人感動，它們的生命力強盛，堪稱植物界的「藍波」，在極度的乾旱和數月不間斷的狂風吹襲下，可以忍受攝氏零下十幾二十度的寒冷達半年之久，還能從含鹽量高的荒瘠土壤中求得所需的養料以延續生命<sup>157</sup>。沙漠地區降雨量少，地表散熱快速，日夜的溫差相當大，風沙活動強烈，常有無法預料的狀況發生。

荒漠的天氣也令人難以捉摸，我們離開察汗烏蘇的早晨是晴空萬里，一路上陽光普照，但一過中午，天空就漸漸罩上團團雲塊，許多小龍捲風在廣袤的荒漠上移動著，然後開始颳起了乾風，風力也漸漸增強，許多沙子開

---

<sup>156</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94。

<sup>157</sup>徐仁修，《山河好大》，頁 102。

始貼著地面移動，像水一般移動著，在它流過青藏公路的瀝青地面時，「流沙」看得格外清楚。漸漸乾風轉烈，滾滾黃沙隨之揚起，於是一場荒漠風暴開始了。沙塵像煙霧一樣，瀰漫整個大地，飛沙走石擊得人渾身發疼，呼吸也覺得困難起來。如果只颳乾風而沒有風暴，就可能下雨，這時雲層變得很低很黑，不久，在一陣大風開道下，雨來了。雨滴大大的，卻稀稀疏疏。<sup>158</sup>

「荒漠」一年難得有一兩場大雨，乾旱杳無人煙，是一片死寂的世界。幸好風和砂石的參與，為寸草不生的荒漠增添幾許生氣，飛沙走石的瞬息萬變確實讓人不得不讚嘆大自然的創意，經歷過沙漠風暴的徐仁修又替生命加添了一筆的精采。

蠻荒是個不按照牌理出牌的世界，時而波濤洶湧，時而風平浪靜，也就是這樣的沒有邏輯可循，才更顯出它迷人之處。

## 二、凶險的蠻荒

面對蠻荒的危險與未知，徐仁修不害怕？其實他早就放下生死，因為他在自然裡找到無拘無束的心。「叢林是一個可怕又可愛的地方，其可怕與可愛都緣於它的不可知、驚險及充滿情趣，充實的人生也是這樣啊<sup>159</sup>！」「人類原本也來自大自然，所以只要回到這裡，自然就像母親一樣輔慰著心靈<sup>160</sup>。」自然是萬物的母親，在自然的懷抱中，徐仁修得到的感動絕對大於恐懼。

既來之，則安之！人生既短，能有機會體驗這多采多姿的地球形色，不也是一種有意義的人生嗎？……在最有意義的地點下車，也許比熬到終點還

<sup>158</sup>徐仁修，《山河好大》，頁 103、104。

<sup>159</sup>徐仁修，《英雄埋名》，頁 108。

<sup>160</sup>徐仁修，《英雄埋名》，出版序。

要精采、還要值得，也說不定<sup>161</sup>。

體驗人生並在有意義的地點下車是徐仁修選擇的生活方式，因此即使身體疲憊、不適，他仍堅持與自然為伍，蠻荒就是他認為最有意義地方。

置身蠻荒隨時都能有特別的經歷。「『是一隻巨虎！』我叫道，興奮得全身都顫抖起來，汗水像雨一樣流下，急急按下快門。……良久我仍沉浸在剛才的興奮裡，在叢林裡欣賞活生生的野老虎實在叫人感動，叫人熱血沸騰……<sup>162</sup>。」徐仁修身上充滿了探險的細胞，任何的驚險際遇都能激發出他身體裡的原始野性，沉浸在興奮的悸動。他愛自然與友善自然的態度，讓老天爺特別眷顧他，在叢林裡經歷無數次生死難關，讓他總能靠著敏捷的反應在驚險的狀況中全身而退。這就是「自然守護者」——徐仁修。

在尼加拉瓜，徐仁修與豹的正面對決時，他當然也緊張的想拔腿就跑，卻又捨不得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兩難的抉擇後他選擇主動出擊面迎凶險。

「徐，你怕不怕？」羅林突然輕聲問。

「怕！但我不後悔，也不退縮。」我說。

「我在想，為一隻豹子冒這樣的危險，還要受這種緊張的壓迫，是否值得。」

羅林輕聲說，顯得有點恐懼。

……

羅林一抬頭，立刻一片黑影從樹幹向我們斜斜撲罩過來。

『豹—』我只發出半音，豹子已從我頭上躍過直撲入羅林的胸頸處。一聲豹子震撼山林的怒吼和一聲槍響和羅林驚恐慘叫聲，同時打破了月夜的沉寂。羅林仰後倒下，豹子向前直滾，我的手槍朝豹子射擊，卻卡住了，我連扣板機，一點用處都沒有，一股透心的寒意湧上。

這時候怪事發生了，滾在一邊的豹子沒有爬起來，只是抽搐著，然後不動

<sup>161</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25。

<sup>162</sup>徐仁修，《英雄埋名》，頁 108。



了。<sup>163</sup>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畏艱險的徐仁修明知豹子會對生命帶來威脅，在如此危及生命的情形下還執意挑戰，此時偏偏能救命的槍枝無法發揮作用，但是奇蹟也在此時發生了，驚險的瞬間豹不動了，這個出乎意料的結果保住了徐仁修與同伴的性命，這不可思議的體驗成就了徐仁修生命的精采。正因為抱持著人生要活得精采、有意義的信念，所以即使是燠熱難耐的雨林或者是危機四伏的叢林徐仁修都躍躍欲試。

經歷豹與老虎的試煉後，徐仁修在菲律賓遭遇龐然如牛的叢林之王的情節更是緊張。

當叢林之王奔進密林時，我正好看見一隻我很喜歡的灰白色獵狗被叢林之王的獠牙插入喉部，我提起標槍，衝了過去，想刺叢林之王，但我找不到出手機會。……我終於在他的臀部刺了一槍，但我覺得好像刺在樹幹上似的，又因出標太匆促，以致力道有點偏，當叢林之王往前一躍時，我的身體就失去平衡，腳下受到野草的纏絆，結果我撲倒在地。我迅速的跪起，但叢林之王的獠牙已經衝到胸前，我極力朝左閃避，但跪著的身子避得不够遠，雖然躲過胸部要害，左脅仍被擦出一道血槽，那叢林之王在刺中我的剎那，又順勢一個橫身，千斤般的衝力打在我腰腹上，我整個人被打離地面，摔落坡下的灌木叢中，我昏了過去……<sup>164</sup>

「叢林之王」並非浪得虛名，徐仁修耗盡了所有力氣仍無法制伏牠，這是場稍一閃失便可危及性命爭鬥，卻是他求之不得的考驗，也是激發潛能的自我挑戰。「知己朋友不易交，旗鼓相當的敵人也難過。一個可以激發生命潛力的敵人，是值得珍惜，不然會跟損失一個知己一樣可惜<sup>165</sup>。」徐仁修不願當英雄，卻想做個平凡

<sup>163</sup>徐仁修，《月落蠻荒》，頁 21-24。

<sup>164</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17-18。

<sup>165</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21。

中見偉大、不虛度一生的人，「能充實生命，使生命更有意義，使生活更有新經驗的事，就是我要做的<sup>166</sup>。」唯有不斷經歷這些大大小小的挑戰才能成就他的生命，才能餵養他那不安定的靈魂，使生命更有意義。

叢林中除了兇猛的動物還住著喜歡逞兇鬥狠的人。在這裡與人交手的經驗比起與動物搏鬥的情節一點也不遜色。

他突然欺近，以右掌切向我的腰，我用右手去擋，帶他用的是虛掌，然後突然改掌為爪刺向我喉部，我微微偏身，堪堪避過，他左掌直搗我腹部，我用右手將它拍開，並向後退半步，突然他右掌向我頭猛劈下來，我左手斜上順勢扣住他的右腕，……但掌勢依然連同我自己的手碰到我的上額，我感到一陣暈眩，但我沒有鬆開他的手，我一個迅速的低轉身，以右小臂橫擊向他的腹部，他以左手切擋，我乘機猛拉他被扣住的右腕，然後以一個柔道的丟體動作把他摔到在草地上。<sup>167</sup>

徐仁修學過武術，憑著過人的膽識與敏捷的反應往往可以在比試中禦敵致勝，在險境中化險為夷，使他一身的「中國功夫」在異地聲名遠播，挑戰他的人甚多，但是他並不輕易比鬥，不會仗著一身好本領來欺負人，因此他在蠻荒地區受到很多人尊敬。

與動物拼鬥驚險但單純，與人鬥常弄得身心俱疲。一九八三年徐仁修應世界地理雜誌和皇冠雜誌之邀，深入危機重重的金三角採訪鴉片種植與買賣狀況，這裡有殺人不眨眼的毒販，他們為了保全自己不惜犧牲他人，所以這次的探險比起其他在叢林中的任何一次探險，其危險程度都有過之無不及。「……一旦到了需要的時候，他只要使一個眼色，你明天就會成為漂在媚寨河或媚公河上的無名屍，泰國不管，緬甸、寮國更不會管……<sup>168</sup>。」由於鴉片與毒梟、土匪、黑道有著相

<sup>166</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21。

<sup>167</sup>徐仁修，《月落蠻荒》，頁 39-40。

<sup>168</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116。

當大的利益糾葛，所以徐仁修一到金三角不久，就開始「跑給人追」。

住在阿卡寨的第三天傍晚，有一個阿卡男人送了消息來給李先生，說那個鴉片集團的頭子已經查知我們躲在這裡，也知道我這個人是不明國籍的外國人，很可能是來探查鴉片的。

為了安全，第二天凌晨三點鐘，我們一行人摸黑出了寨子，悄悄地踏上返回斑沙的路途。中國新年只剩下三天了，各寨子的人都在忙著殺豬、舂糯米、做年糕、攪糍粑、洋溢著過年的熱鬧氣氛。

……

下午應鄰近山上一個拉祜寨子的邀請去指導他們栽種荔枝的技術，我在那邊用過晚飯才回到斑沙。因為白天睡多了，晚上一直不想睡。夜裡十點多鐘，突然全村子的狗狺狺狂叫起來，不久兩個人跑到我住的草屋外，急急地叫著：「李大叔！李大叔！」

我聽到他們的聲音有異，一翻身下了床，同時抽出枕頭下的手槍，順手打開了保險閂，一閃身到門邊。

……

大約十分鐘後，李先生到我屋裡來，他神色頗為凝重。

「徐先生，山上那些人似乎非弄到你不可！」……

「你立即收拾比較重要的東西，我派人送你到另一個寨子去過夜。」李先生答道。<sup>169</sup>

在金三角兩個月，徐仁修每天都在「風聲狗吠」的氣氛中渡過，他原本把採訪金三角的工作只當成一般的採訪，卻一頭栽進毒窟捲入一場莫名的恩怨中，不過堅持追根究柢的個性讓徐仁修忘記什麼是危險，直到回國後他才知道自己是從死裡逃生。他接到情報處第 X 處長的電話警告，「不要再到泰北去了，你知道這樣跑

---

<sup>169</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112。

來跑去惹下了多少麻煩嗎？已經有人對你發出追殺令了<sup>170</sup>。」今非昔比，現在金三角情勢已經不如以往兇險，毒品問題依舊存在，只是產量、規模都已經縮減，重感情的徐仁修依舊惦記著與他一起生活過的原住民，「但不知山區的少數民族生活有沒有改善？我想念那些憨厚的族人<sup>171</sup>！」

我常遇到一些人問我：一個人在荒山野嶺跑來跑去，不怕危險嗎？野獸、毒蛇、毒蜂、山洪……我倒覺得都市叢林更可怕，到處是會致人於死傷的汽機車、火災……其中還夾藏著可怕的人獸，他們比任何一種猛獸都讓我害怕，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而我卻知道野獸的生態習性，知道怎樣與他們和平共處。<sup>172</sup>

徐仁修覺得毒蛇猛獸都不及都市裡的人獸可怕，科技社會早已把貪心的現代人變成了最恐怖的怪獸。他之所以把人取名為「人獸」足見徐仁修對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的體悟。因此徐仁修寧願選擇到自然觀察單純可以理解的動植物，卻不願意接觸心思深不可測的現代人。

生命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徐仁修選擇把自己帶往自然去找尋愉悅的生命泉源。

生活

有不同的意義

在不同的環境

生命

在順其自然中

<sup>170</sup>徐仁修主述，彭永松整理，〈永遠的自然守護者~徐仁修〉《攝影網路雜誌》，第 83 期，2005.04。

<sup>171</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80。

<sup>172</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99。

### 找尋愉悅的小徑<sup>173</sup>

人生的路要如何走，唯有自己能作主，也唯有自己才能為自己的生命帶來精采的風景。「精采是甚麼呢？——是用歡喜的心去品嚐人生的各種滋味：酸、甜、苦、辣，悲、歡、離、合……不只品嚐，還要懂得欣賞<sup>174</sup>。」徐仁修堅信人生的精采在處於歡喜的狀態去迎接與欣賞各種挑戰，因為有這些挑戰才使生命更精彩，人生才有與眾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 三、順應自然的蠻荒

「回歸自然的生活」就是徐仁修作品中始終不變的信念。而「荒野」正是他實踐這個信念的地方。

荒野，是生命的源頭，是人類古老的鄉愁。讓我們重歸荒野，在荒野中，我們將尋回失落的記憶與喜悅。<sup>175</sup>

人從荒野來，現代人的身上都帶著對荒野的深刻記憶，唯有重回荒野中才能尋回遺忘的美好記憶。「進化的過程中，從滿溢著野獸、毒草的洪荒時代裡走過來的人類，其實是最好的野外求生專家<sup>176</sup>。」在我們的細胞充滿對荒野的渴望，所以聽到蟲鳴鳥叫你會感動，看到毛茸茸的動物你會想摸牠。荒野是母親，給人類安全、溫暖的感覺。它展開雙臂歡迎人們，就像母親期待孩子歸來一樣，給予撫平傷痛和重新出發的能量。作為自然的朋友、荒野的守護者，幾十年來徐仁修上山下海，踏在不同的土地上，體驗不同的生活文化、宗教、風俗人文，自然帶給他心的悸動與新的感動，他將這份感動透過文字和照片傳達給不識荒野的有心人。

徐仁修在蠻荒地區遇見許多原住民族，讓徐仁修重新思考文明世界的價值

<sup>173</sup>徐仁修，《月落蠻荒》，頁 95。

<sup>174</sup>徐仁修，《罌粟邊城》，序。

<sup>175</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5。

<sup>176</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臺北：大地地理，1999.04），頁 136。

觀。

在徐仁修的字典裡，『文明』有著不同的定義，他認為許多未開發地區土著對自然的理解與尊重，遠比先進國家要文明的多。因為到蠻荒探險，他接觸過許多少數民族，原本是有想引導他們進入文明的念頭，但是與原始民族接觸久了之後，他發現反而是文明人應該去向它們學習。<sup>177</sup>

相對於現代人的複雜，「簡單」二字形容原住民族的生活是最貼切的。他們因簡單而清楚內在心靈的聲音，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文明人卻因為繁雜而看不清自己，拼命的為自己帶來外物的羈絆。在此我們以「簡單」的角度來看看原住民族的食、衣、住及婚姻制度，究竟有什麼值得文明人學習及反省的地方。

台灣多數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餓的滋味，生活在台灣人們吃的選擇很多，中式、西式、泰式、法式……等，琳琅滿目的餐廳櫛比林立，或許因為少了缺乏的隱憂，現代人多數不知感恩惜福、珍惜食物，總是取超過自己所當取，食物吃不完就是丟棄，與原住民族愛惜食物的態度相比，現代人可是要遭天打雷劈。

他們吃飯的情形倒真叫我開了眼界，因為它們是用手指將米飯一粒一粒地撿到嘴裡，我可以看出他們是多麼珍視米飯。我想，如果他們知道台灣人怎麼浪費、糟踏食物，一定會認為我們是沒有明天，正在吃最後一餐飯的可憐人。<sup>178</sup>

原住民族對食物的珍視正符合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說「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而生活在物資豐裕的科技社會中的現代人常常囫圇吞棗、食不知味，化學添加物的充斥，讓人追求更多口感的刺激，忽略什麼是食物原來的味道。就因為外物遮蔽了事物的本質，所以現代人五感不敏無法弄清事物

---

<sup>177</sup>陳琳琪，〈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學位班碩士論文，2007.12），頁 53。

<sup>178</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80。

的真相，總是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

當人餓的時候會感覺食物特別好吃，不過現代人連餓的感覺都記不起，又怎麼了解食物的美味。

「我們是為了肚子吃飯，不像平地人為時間吃飯。而且肚子越飢餓，食物越好吃！」奔鹿的話正擊中了大多數文明人的要害，因為我們似乎一到了「用餐時間」，就非吃不可，也不管肚子餓不餓，因為我們已經被時間限制住了，我們是依照時間來過生活，而不是依照需要。<sup>179</sup>

日常生活中，現代人最常抱怨的一個問題就是「沒時間」。時間是人類為了生活上的便利，所制定的科學概念。人依著時間進行每天的活動，生活應該規律正常，但是都市化使生活的節奏加快，「忙」成為現代人最大的特徵。「有研究發現，走路快、生活節奏迅速的地區，通常經濟較發達……<sup>180</sup>。」為追求經濟利益，現代人心甘情願被時間追著跑，也就是時間成功的制約現代人。「據說，要了解一個民族，就要先了解他們如何看待時間的價值，的確，一個人運用時間的習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他生命的內涵<sup>181</sup>。」莽遠人能精確地掌握何時該吃、何時該睡、何時起床，因為他們的時鐘就藏在他們的身體裡，聽從自己內在的聲音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我們是依照時間來過生活，而不是依照需要。」徐仁修認為現代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要成為時間的奴隸，試著學習莽遠人依需要過生活，才能輕而易舉的得到每一天的悠閒。

地球規律的繞著太陽運行，雖然春、夏、秋、冬日夜長短不同，但是日與夜總是各依其份的分配好這二十四小時，夜晚來到就是提醒人類該結束一天的工作，好好休息，電燈的發明為人類打亂了這個規律。

---

<sup>179</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80。

<sup>180</sup>李偉文，〈我們的空間時間跑哪去了？〉，《聯合報》，2013.06.09，P12 版。

<sup>181</sup>李偉文，〈我們的空間時間跑哪去了？〉，P12 版。

……日夜雖有時長、有時短，大自然總是各依其時，各安其分，唯有人類打破了這個分際。自從電燈發明之後，人類就過起晝長夜短的生活，甚至有人過起日夜顛倒的日子，我不知是禍是福。為了讓晚上大放光明，就要建更多的電廠，就得承受更多的污染及冒更多的危險……。<sup>182</sup>

大自然總是依著時序規律的運作，人類卻不安其本分的顛倒作息。電燈使黑夜仍能大現光明，所以現代人藉著電燈在夜晚仍然可以不斷工作、不停玩樂。長期的日夜顛倒，不知為現代人帶來的是福或是禍。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為了滿足大量的用電需求，就要興建更多電廠，造成生態更多的浩劫，這是徐仁修最為憂心的。

原住民沒有萬貫家財，但是他們生活得自在逍遙，不必為了該吃什麼、該穿什麼來大傷腦筋。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順應自然時序的作息，雖少了現代化的物質享受，卻不曾失去蔚藍的天空與閃亮的星星，他們在大自然的關照下享受自由的生活。反觀現代人被時間、物質所控制，確實比原住民更不自由，也顯得比原住民更缺乏生命的智慧。

再來看到原住民的衣。衣服原本的功能是保護穿著衣服的人，使人不受日曬風吹。在天氣炎熱時，衣服可以使人不要曬傷；在氣候寒冷時，衣服保暖的功能就格外的重要，因此幾乎所有人類都有穿衣的文化。現代人穿衣服卻超脫了遮風蔽日這個基本因素，是為了身分地位、為了追趕流行而穿。

我到農場的第一天，一大早當吉普車經過一座高橋時，我看見河中有很多人，似乎在忙碌著，我就問司機，他們在做甚麼，……，他就把車子停在橋中央，要我自己看，於是我下車走到橋欄上想瞧個仔細，可是當我清楚之後不由得我滿臉通紅，因為河中的男女老幼，有的露著大臀部蹲在淺水中大方其便，有的赤身裸體在洗澡，有的卻光著上身在洗衣服、洗菜。<sup>183</sup>

<sup>182</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48。

<sup>183</sup>徐仁修，《英雄埋名》，頁 33。



光著身體的男女老幼大方地在河裡洗澡、聊天，這個舉動讓從文明社會來的現代人——徐仁修羞紅了臉。「我常尷尬得慌了手腳，而她卻毫不在乎地對我展顏一笑<sup>184</sup>。」想法決定看一件事情的態度。人類最開始一定也是赤身裸體，這時候，男人看見女人，是不會有任何的遐思邪念，但情況慢慢不一樣了。先是冬天有禦寒需求，於是人類就用樹葉串起披在身上；後來，人又發現把獸皮披在身上，更能抵擋嚴寒；接著又發現不同的獸皮，抵禦嚴寒的效果也不同；又發現縫製獸皮有多種方法，縫製的方法會影響獸皮穿在身上的舒適程度與美觀。這時，身上的獸皮已不僅僅為了保暖，還要兼顧視覺的感受。後來，穿衣服的目的除了基本的保暖，還為了裝飾；伴隨而來的，就是不穿衣服，就不好看；繼之而來的，就是不穿衣服，是難為情的。「我發現衣服裹得越緊的地方色情越氾濫<sup>185</sup>。」性與身體常被聯想在一起，而把身體裹得越緊卻越能引人遐想，邪淫的心就越蠢動。徐仁修透過其作品闡述原住民自在看待自己身體的態度，告訴現代人懂得放下，生命更自由。

在菲律賓的叢林中，莽遠人隨遇而安四處為家，「每個人背上都背著籬筐，裡面大多是野生食物，這就是卡馬諾克所有的財產了<sup>186</sup>。」

他們不需要一個房子把自己關起來，也不需要籬笆來隱藏文明人的自私和醜陋。前門就在山腳下，小溪就是籬笆，後門在山巔，每一棵大樹都是高級套房，只要身心健康，自己也肯動手的客人，都會受到歡迎與妥善的照顧，大自然也會供應一切。<sup>187</sup>

莽遠人是叢林之中的流浪民族，他們四處都可為家，「他們的營地非常簡陋，只在幾棵樹下，用野竹子拼了幾張床而已，頭上可全無遮蓋，……<sup>188</sup>」四處為家的

<sup>184</sup>徐仁修，《英雄埋名》，頁 33。

<sup>185</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03。

<sup>186</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92。

<sup>187</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92。

<sup>188</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79。

生活讓他們不必被有形的房子鎖住，能得到最大的自由，「自然」會為他們的生活做最好的安排。所以他們雖僅有一籬筐的家當，卻擁有滿滿的清閒與自在。

看看莽遠人的婚姻也激發現代人不同的思考。

透過翻譯才知道他是老酋長去年新娶的第四個老婆，燒飯的是大老婆，二老婆很久以前改嫁給伊拉雅部落的酋長，三老婆去年跟一位巴達岸那邊的男人走了。有趣的是這些事全不勉強，皆經彼此同意。我想這種事如果發生在所謂的文明人身上，大概非要打得——雞飛狗跳，拼個你死我活不可。

189

為人妻怎可朝三暮四呢？傳統觀念裡女人僅是男人的附屬物，卻必須擔任家庭中最重要「照顧者」的角色，侍奉公婆、先生與照顧小孩，雖說現今透過教育已讓女性逐漸擺脫附庸的角色，然而深植於人心的「三從四德」、「相夫教子」等禮教約束，仍約束著女人的行動。而原住民族強調婚姻必須兩情相悅，當雙方感覺不對時，就可離去，完全不用顧慮禮教、面子、法律及街頭巷尾的流言蜚語，比較之下原始民的婚姻觀念顯現出更多的理性。所以徐仁修懷疑「誰是野蠻人<sup>190</sup>？」徐仁修不是贊成混亂的男女關係，他欣賞的是原始社會中尊重個體選擇的自由，文明社會的規範不斷壓抑生存其中的個體，這些規範對現代人的牽制，比我們認為的野蠻人還要野蠻。

相較於現代人的貪生怕死，原住民族卻是輕鬆看待生死。

文明越進步，人越注重死，也越怕死，也可以說對於死越看不開，或者說用越多的時間去想到死。反而原始的民族把死當成一件極其自然的事，像一片黃葉落下那樣輕鬆自然。……人類對許多科學問題都漸漸揭開答案，

---

<sup>189</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101。

<sup>190</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101。

唯有對於死，反而有越來越無知的迷惘。<sup>191</sup>

有生必有死，生與死是人生必經過程，它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平常無奇。人因為牽絆太多放不下，怕死是一般人普遍存在的心理態度，一個人能看淡生死，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愛斯基摩人的老人在極缺少食物的嚴冬裡，會走到雪地裡去自殺（凍死），而沒有一絲感到害怕或悲傷<sup>192</sup>。」徐仁修認為在惡劣的環境下犧牲自己以保障種族的生存是人類的天性，只是現代人擁有越多就越怕失去，早已無法自在看待生死了。

學習自然，透過自然重新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徐仁修透過其作品指出順應自然無所為而為的生活，還是現代人最需要學習的生活方式吧。

## 第二節 自然的圖像

徐仁修的自然系列作品包括《與大自然捉迷藏》、《獼猴與我》、《自然四記》、《仲夏夜探秘》、《自然有情》、《思源埡口歲時記》、《荒野有歌》、《動物記事》、《村童野徑》等，這些作品完成於 1996~2005 年間，內容在紀錄觀察台灣荒野。其中有以特定物種為主題的紀錄，如《獼猴與我》；也有以特定地點作四季的觀察，如《思源埡口歲時記》。

為了保留台灣大自然的一線生機，二十年來，我經常上山下海，以紙筆、相機來紀錄美麗豐饒的福爾摩沙，為了讓兒童有機會與能力接觸大自然，我也花好多時間去為孩子們演講，並帶領他們到荒野自然去進行觀察與體驗。我發現這種播種與紮根的工作是真正保護台灣大自然生機的最佳辦法，而且效果顯著，這些孩子們都懂得從一個更宏觀更長遠的眼光來反省生活

<sup>191</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159。

<sup>192</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159。

徐仁修帶著相機跑遍台灣山林田野，他忠實的將台灣的自然景象呈現給讀者，讓台灣人看到台灣生態美好的一面，並培養國人保護自然的觀念。紮根與播種的工作是他最重視的，他帶領孩子們進入自然中觀察物種生態，期許這些曾體驗過大自然，從自然得到啟示的孩子們能接手保護台灣自然，「為了台灣的自然生機，為了孩子們，我在一九九五年創立了『荒野保護協會』<sup>194</sup>。」徐仁修為台灣的自然保育播下許多種子，他積極帶動大人、小孩正視保育運動，一起保育荒野，為全台灣甚至全人類盡心力。

### 一、美麗的自然

美感來自於人看事物的角度，帶著趣味的心體會事物，得到的是萬物皆美、一年四季都美，美是自由、快樂……等心靈的滿足。

康得在其大著〈判斷力批判〉中認為美的判斷，不是認識判斷，而是趣味判斷。趣味判斷的特性，乃是『純粹無關心地滿足』。所謂無關心，主要是既不指向於實用，同時也無益於認識的意思。<sup>195</sup>

美的感覺必須不帶實用的目的，不帶知識的目的，只強調直覺感受。譬如賣木材的商人，看到了一棵松樹，他會想把這棵松樹砍下來做桌子、椅子，再賣出去賺錢；植物學家看到的松樹是「根、莖、花、葉、日光、水分等」這些專業知識的分類；而當一個畫家看松樹時，完全忘了古松以外的事，他只是靜靜的感受它的美。同樣一棵松樹，在商人眼中看到的是實用價值；植物學家在意的是它的知識價值；畫家眼裡才看出它的美感。徐仁修對待自然的態度就是如同這位畫家般，

<sup>193</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4。

<sup>194</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5。

<sup>195</sup>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頁64。

不帶實用的目的、不帶知識的目的，在自然裡他得不到錢財，他得到的是心靈的感動。

仰望一棵參天大樹，往往使我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那麼悠久堅忍的生命以及龐大挺立的體軀，在在震撼人的心靈。但世上卻多的是麻木不仁、唯利是圖的人，他們一看到大樹就想到木材，想到花花綠綠的鈔票，他們比所有的天災更具毀滅性。<sup>196</sup>

參天大樹帶給徐仁修震撼心靈的感動，會被自然感動的人，必定是帶著美的眼光來觀照世界。「我不願像植物學家那樣從花朵的構造來辨別樹種，他們是研究樹木的學者，而我是樹木的朋友……<sup>197</sup>」「再多的錢財，如果沒有閒情逸致，算不得富人<sup>198</sup>。」徐仁修是真正富有的人，他總是帶著一顆優雅的心，沉浸在自然中，享受蟲鳴鳥叫，體會時序更迭、花開花落，他才是懂得自然之美的人。

徐仁修帶著攝影機踏遍台灣山野叢林，把難得一見的台灣自然美景介紹給讀者，這些呈現每每讓人驚歎台灣竟然擁有這麼美的資產。他用愛自然的視角來紀錄台灣，讓讀者也深深愛上台灣的荒野，甚至起身以實際行動成為保護荒野的一員。從徐仁修的角度體會荒野，「荒野其實不荒，它蘊藏著無限生機，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物種，更是野生動植物的天堂，人應該從生態的角度來看待它，那荒野不只有情，還蘊藏有解開生命奧秘的智慧<sup>199</sup>。」徐仁修指出人類應該撇開經濟發展的眼光，從生態的角度來看荒野，荒野會帶人類找到生命的解答，「荒野是我們能留給後代最珍貴的遺產<sup>200</sup>。」

《思源埡口歲時記》是徐仁修花了三年時間，依春、夏、秋、冬不同的季節在思源埡口所做的紀錄，他用溫柔細膩的描寫手法，將思源埡口仙境般的風情推

<sup>196</sup> 徐仁修，《自自然然》（台北：大樹文化，1994.04），頁 5。

<sup>197</sup> 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32。

<sup>198</sup> 徐仁修，《自自然然》，頁 9。

<sup>199</sup> 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荒野有情》（台北：大地地理，1997.08），封底。

<sup>200</sup> 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荒野有情》，封底。

到台灣人的面前，悠遊於此書中讓人暫時忘卻塵世的煩惱，彷彿自己就置身在這世外美境。此書首篇以驚蟄這個節氣作為起點，象徵「一年之計在於春」。此時春回大地、氣溫回升，蟄居的動物甦醒了，開始新一年的活動。筆者在此將依四季不同的風情來介紹徐仁修筆下的思源埡口。

春情跟著山風飄過埡口分水嶺的南邊，那裡胡麻花的煙火被點燃而炸射著火球般的桃紅花朵。向上散開的香氣，點著了笑靨花，那潔白的花朵一如其名，朵朵白花如含笑的面龐。

胡麻花也引燃了附近的虎斑天南星。伸出如傳聲筒般的佛焰花，它喚起了岩石上大片的喜岩堇菜，開出滿地蝶型的小白花，恍如千隻粉白蝶停在那裡。每當山風吹來，蝶花隨風起舞，令人目不暇給。<sup>201</sup>

胡麻花、笑靨花、虎斑天南星、佛焰花、喜岩堇菜等，把思源埡口妝點的萬紫千紅，帶來春的氣息。這些我們從未曾耳聞的花名，透過徐仁修貼切的形容，讀者們知道胡麻花是桃紅色，笑靨花是白色，喜岩堇菜的花形像蝴蝶……，再對照書中真實唯美的圖片，每棵植物彷彿都變成讀者們認識了好久的老友。春天的思源埡口像裝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婦，不時為嶄露嬌媚風情而細心修飾。

夏天的思源埡口更是野生動植物蓬勃活動與生長的熱鬧時節。

充滿熱能的盛夏陽光，以及飽滿的水氣，為思源埡口所有的綠色植物注入豐富的能量，累積了變化的能力。這時，許多美味的野果黃熟了，尤以懸勾子類最為誘人。

以思源埡口分水嶺為界，向南那一邊的岩壁斜坡上，無數熟透的玉山懸勾子，遍地散發著黃澄澄、晶瑩剔透的可口顏色，令人垂涎。我看到山鼠、白頭翁、白環鸚嘴鶉、五色鳥、綠鳩來享用這天糧。但天糧數量實在太多

---

<sup>201</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23。

了，好多因熟落而乾癟，因此我也接受了邀請，參與這一年中最盛大的宴席。<sup>202</sup>

從第一朵白頂飛蓬綻放，似乎思源埡口一帶的昆蟲都接到熱情的邀請，流水席從日出開到日落，從初夏第一朵花，一直延續到夏末最後一朵花謝為止，每一朵花席上都有賓客留連，享受這大自然的饗宴。盛宴有時也是鴻門宴，因為有些花上埋伏著殺手蜘蛛。那些大意的食客，貪吃的老饕，往往又成為蜘蛛的珍饈。<sup>203</sup>

思源埡口得天獨厚擁有充足的陽光、空氣、水，這些豐富的生長能量，催熟了思源埡口美味的野果，覓食的昆蟲絡繹不絕而來享用這天賜美食。徐仁修躬逢玉山懸鉤子成熟的時節，使他有幸和山鼠、白頭翁、白環鸚嘴鵯、五色鳥、綠鳩一起享用這「天糧」，他用動物們食用後剩餘的果實，做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玉山懸鉤子果醬，他把這野性的能量分送給淪落都市的朋友享用，希望喜悅與靈氣可以充滿朋友們的整個生命，「這充滿野性的果子，我深信可以讓他們暫時擺脫文明病一陣子<sup>204</sup>。」

秋天的思源埡口黃葉取代了滿山的翠綠，落葉鋪成了彩色的地毯，種子果實都已熟成飽滿，橙黃色的思源埡口展現出另外一種有別於盛夏的風情。

到了這時節，深綠的樹葉已綠到極至，開始反向變化了，葉緣、葉尖在綠中悄然透出微紅或淺黃的顏色。許多樹木的種子、果實，也已脹到飽滿下垂的狀態，……。<sup>205</sup>

隨著日子逝去，落葉樹種變色的部位拓寬了，色彩加濃了，到了十月底，

---

<sup>202</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80。

<sup>203</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76。

<sup>204</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80。

<sup>205</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01。

最敏感的青楓率先換上了一身紅裝，……。

……這些在春天沒有美麗千花來裝飾的大樹，到了秋天，它們把春天的遺憾，一股腦兒全化做滿滿一樹千千萬萬片，比春花更艷麗的彩葉來宣洩、來補償。深紅、猩紅、酒紅、鮮紅、粉紅、朱紅，橙黃、金黃、檸檬黃……。

206

隨著葉子的變色，果實成熟，思源埡口洋溢一股豐收的喜悅。此時思源埡口天空湛藍，春天時沒有適時展露風情的大樹，紛紛以不同的紅與不同的黃把思源埡口塗成一張彩度鮮明的油畫，秋高氣爽的氣息浸染徐仁修整個人。「在這思源埡口秋意日濃的時光裡，我的情緒總呈現亢奮狀態，夜深了猶常無睡意<sup>207</sup>。」徐仁修鍾情秋天，總覺得秋的脚步走得特別快，彷彿一眨眼秋天便悄悄的流逝了。

冬天，大樹為了積蓄在春天重新出發的能量，進入了睡眠期。森林變得寧靜死沉，即使在如此死寂的季節，仍有果實在寒冬中結熟了，「珍稀的湖北海棠也在這寒冷的季節裏，……，掛起了一串一串晶瑩可愛的彩色小果實<sup>208</sup>。」成為冬日裡最受注目的主角。大自然的安排就是如此巧妙，思源埡口的植物依著四季的輪替接力開花結果，為不需冬眠的動物們提供充足的食物，「這正是大自然，原始森林無比奧妙之處<sup>209</sup>。」

當冷氣團挾帶水氣來到思源埡口時，思源埡口就換上了銀白色的新裝。

當一波波強烈的北方冷氣團，挾著濃濃濕氣來到台灣時，思源埡口就要飄雪了。濕氣隨著東北季風沿著蘭陽溪上溯，到了思源埡口北向的陡峭谷地，被地形所迫而迅速上升高空，一遇到上空的強烈冷氣，濕氣立刻化作雪花、雪片落下。而這也是為什麼思源埡口海拔不過一千四百至一千九百多公尺，卻有不少的下雪機會。這情形在亞熱帶可是非常稀奇、難得。如果濕氣充

<sup>206</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08。

<sup>207</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11。

<sup>208</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36。

<sup>209</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36-140。



足，冷氣團夠強，即使海拔只有一千公尺的南山村，甚至八百公尺的四季村，也要普降瑞雪了。<sup>210</sup>

思源埡口位在台中縣及宜蘭縣的交界處，但屬於宜蘭縣轄區，海拔高度為一九四八公尺，是蘭陽溪及大甲溪的分水嶺及氣候分界線，濕冷的東北季風氣候和晴朗乾燥的中部氣候造成埡口兩邊生長著不同的植物，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思源埡口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思源埡口四季的氣候鮮明的更迭。思源埡口讓雪現蹤在身處亞熱帶氣候的台灣，使台灣也能擁有閃亮的銀色世界。它因為道路狀況差，比起合歡山、玉山、太平山……等台灣熱門賞雪點，更不為人所知，也因此思源埡口才得以完好的面貌呈現在徐仁修眼前，讓他得以記錄下它的豐饒、美麗與多變。

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墾丁已經暑熱如煎的季節裡徐仁修帶著攝影器材和野營裝備，前往季風林裡拍攝記錄獼猴家族的興衰歷程。「從第一次見到獼猴的當時，我就計畫著要做比較長時間的觀察與拍攝，無奈當時任職的雜誌社總編輯與老闆都否決了我的想法<sup>211</sup>。」「能夠為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為台灣的大自然盡點力，這是我至少可以對生命交代的一件事<sup>212</sup>。」抱著為台灣盡點力的想法，他辭掉工作，把僅剩的存款花在一部二手相機上。

每月的底片、沖洗費以及房租都叫我捉襟見肘，但我不能考慮太多，這樣拍攝的機會不多了，多少才氣洋溢的人，都因為世俗小事的羈絆而一輩子一事無成，或者只自私地讓自己活得『富有』一點、舒適一點，卻不曾在生命中留下一些有意義的足跡，我不想這樣。<sup>213</sup>

即使大量的開銷使徐仁修的生活無以為繼，他仍不改初衷，執意尋求他想要的生活方式，這才是他認為有意義的生命過程，他在以自己喜愛的方式生活。徐仁修

---

<sup>210</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44。

<sup>211</sup>徐仁修，《獼猴與我》（台北：遠流，1997.03），頁 11。

<sup>212</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1。

<sup>213</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1。

在墾丁季風林裡觀察台灣獼猴兩年，完成《獼猴與我》這本書。這本書讓我們看見台灣不僅有美麗的植物風景，還有迷人的動物風景。

在平地，藍磯鶇最常出現在屋脊角上，所以客家人呼牠為屋角鳥。牠那如小提琴般悠揚高亢的鳴聲，博得了鳥類攝影家劉川讚揚牠為「屋頂上的提琴手」。

……

如果藍磯鶇是提琴手，那小彎嘴畫眉就可算是林中的歌手。牠們婉轉又多變化的鳴聲，常使我把它比成天賴。牠們也在九月裡成群出現，有時整群聚在交叉的樹枝上，發出低而急促的咕咕聲，好像黨人在開會似的。牠們常在林蔭下或灌叢間活動，因此大多時間只聞其聲難見其影。看見牠最清楚的一次……，一隻初學飛的雛鳥飛落我附近，大概太累了，抓著一根枝條不肯再飛，心急的雙親就在牠旁邊急聲催促，可是幼雛始終不肯展翅，最後是我離開，以安大鳥的心。<sup>214</sup>

相對於鳥類的熱鬧，森林中住有一票沉默的居民，牠們是蛇類。跟我打過照面的有赤尾鮎、龜殼花、茶斑蛇、過山刀、……。其中一條赤尾鮎在整個溽夏，常埋伏在我拍攝點附近的姑婆芋葉柄上，靜靜的等候獵物靠近。另有一條龜殼花，……。每當晴朗的下午，牠常癱成一堆好像落葉或乾藤一般，在岩壁上享受冬天溫暖的太陽。有好幾次，我打牠身旁走過，牠理都不理我。<sup>215</sup>

猴王不曾近我，倒是一隻約二至三歲大的毛猴子，常常到我立足的附近來探個究竟。牠總是躲在枝幹間探頭探腦，完全一副小偵探的模樣。如果我也對牠做出相同的探頭舉動，牠往往會後退幾步，然後又重新探頭探腦一

---

<sup>214</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04。

<sup>215</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06。

動物不受人的干預，反而可以活得更自由自在。在台灣——國境之南的季風林中，藍機鵝、小彎嘴畫眉都能自在的歡唱，毒蛇不需時時處於警戒狀態，反而懶洋洋的享受日光浴。天真可愛還不知人類凶惡的小猴，努力做著探索世界的功課，所幸牠第一個遇見的人類是徐仁修——一個守護自然的好人，讓他初探世界就對人類留下了好的印象。但若牠發現入侵牠家園的破壞者就是人，是因為人類的無知和虛榮心，迫使牠要離鄉背井，牠對人類的態度必定大不相同。

對台灣獼猴而言，如果沒有人類，台灣真是一個天堂。……危害台灣獼猴最大的莫過於原始森林被人砍伐，使得牠們的生存範圍越來越狹窄。低海拔山區的森林砍光了，獼猴只好往中海拔遷移，現在中海拔的森林也砍得差不多了，台灣獼猴只好往高海拔山區遷徙。……其次，是獵人補獵的問題。……部分有閒錢的人喜歡飼少見的寵物來驕人，幼小的台灣獼猴就是其中之一<sup>217</sup>。

台灣獼猴減少的原因，一是原始森林被人大量砍伐而大量消失，森林不見了代表食物、棲地也不見了，獼猴為了生存只好再往更高海拔遷徙，但高海拔山區適合牠們的食物少，猴群數量自然會減少。二是人類因為賞玩或食補的需求恣意濫補野生獼猴，也是造成此猴群減少的原因。政府也意識到台灣獼猴的滅種危機，已經將台灣獼猴列為保育類動物。因為不能獵補獼猴的禁令，卻造成猴群繁衍過多，時有發現獼猴危害農作物的情況，或猴子攻擊人類的事件，我們應該想想，一味的保育是否造成生態鏈失衡，讓某些物種過度繁衍，而影響到其他物種的生存權利，甚至影響到人類？「愛之適足以害之」保育與生態平衡的取舍拿捏確實需要更多智慧的思考。

<sup>216</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10。

<sup>217</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26-129。

徐仁修不僅是一位自然觀察者，更貼切的形容是一位自然生活者。他的眼裡自然無處不美，美存在於自然的各個角落，端看人類用什麼心態、什麼角度來觀看它。高高在上的人，縱使有了全世界，還是看不見事物的美好。徐仁修把姿態放低，把速度放慢，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雋永的事與物。

大自然今天用這麼隆重、優美又熱情的場面，回報我半年上百次的造訪，這比歡迎國王或總統的紅地毯要美麗、莊嚴、高貴，因為它只使用一次。我戰戰兢兢地踩著落花前進，唯恐腳印破壞了這稀世的花地毯。但讓我驚奇的是，新的落花立刻修補了我踩過的地方。這是大自然完美的設計，一條活生生的鋪花小徑。我微醉著、不由自主地、輕輕地被引向林中深處，有那麼一剎那，我認為自己已丟棄了自己的軀殼，正輕鬆自在又滿足地走上通往更高境界的地方，也只有向我這樣深入、珍惜大自然的人，才會受到邀請，才能找到這條美麗的祕徑。<sup>218</sup>

歡迎嘉賓刻意鋪設的紅地毯比不上自然以落花鋪成的花地毯，徐仁修完全沉浸其中，忘記了「我」的存在，忘情地陶醉在這大自然給的恩賜中。「從大自然中我欣賞到太多令我震撼的壯麗景觀，多次體驗到生命的奧妙，以及心靈不可言喻的喜悅，使我深深覺得人生充實而無憾<sup>219</sup>。」徐仁修認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幸能觀賞到這個美景，必須是像他這樣愛自然的人並且深入了解自然的人，才能受到自然同等的回應，而自然回饋給你的何止是你給與自然的千萬倍，因此愛自然的人是最富有的人。

可是這些撫慰心靈的美景卻因經濟的快速發展日漸消失了。「我家附近這麼多的野生動物，給了我多采多姿的童年，可是這些眾多可愛的生物，卻在短短的十幾二十年間，活生生地、悄悄地消失了<sup>220</sup>。」富裕的生活為什麼把老鷹、毛蟹、

---

<sup>218</sup>徐仁修，《荒野有歌》（台北：遠流，2002.08），頁 42。

<sup>219</sup>徐仁修，《自然四記》，頁 6。

<sup>220</sup>徐仁修，《荒野有歌》，頁 133。

泥鰍、田雞、塘蝨……等動物鎖在我們的記憶中？下一代的子孫欣賞自然美景的權利為什麼被犧牲了？所以當環境改變，徐仁修不禁要問：「牠們哪裡去了？」人自以為是萬物的主宰，有權決定這世界該是個怎樣的世界；但是真相是人沒有權力主宰自然，萬物非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人要把自己放在與萬物平等的位置，與萬物和諧互助，才能共生、共存、共榮，徐仁修秉持這個理念身體力行帶著台灣人走保育自然之路。

## 二、充滿智慧的自然

自然界的生物為了防禦天敵，繁衍續命，無論在外型、顏色、身體結構，以及習性上都自有一套巧妙的安排。

端紅蝶的毛毛蟲在受驚時，突然一挺身、略昂首，竟然成了一條有三角形頭的赤尾青竹絲。事實上，牠不必把頭擠成三角形也像是一條青蛇，而他選擇裝成三角形頭，……！<sup>221</sup>

頭呈三角形的赤尾青竹絲不懷好意的模樣，讓自然界的動物看見牠都得退避三舍，端紅蝶的毛毛蟲一定經過了長期的觀察，利用自己與赤尾青竹絲形似的優勢，發展出一套退敵避險的生存策略，有效的保全自己的生命，小小毛蟲的生命智慧真是令人嘆服。

長頸搖籃蟲簡直是建築界的達人，他們沒上過正統的建築課程，卻有高超的技術，為下一代建好了一個安全的搖籃。「古代日本人稱這種搖籃叫做『杜鵑鳥遺失的書卷』<sup>222</sup>」「因古日本人每次發現這種捲起來的小小書簡，總是在杜鵑鳴聲不停的春天，所以就認為這東西是杜鵑帶來的<sup>223</sup>。」春天，是公、母搖籃蟲結婚的季節，「結婚後」的長頸搖籃蟲夫婦是沒空度蜜月的，牠們得趕著交尾，

<sup>221</sup>徐仁修，《動物記事》（台北：遠流，2001.09），頁6。

<sup>222</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19。

<sup>223</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19、20。

完成「一生」最重要的任務——傳宗接代。

交尾完成，親蟲抓緊時間為未來的孩子製作舒適的搖籃。長頸搖籃蟲會選擇一片剛完全伸展的新葉來做為搖籃的葉片。「我想是因為此時的新葉較容易施工，而葉片內的養份也高，大小恰到好處吧<sup>224</sup>！」通常雌、雄親蟲會分工合作完成這一了不起的工程。一個搖籃建造時間大約需要二十至三十分鐘，而且整個施工的工具就是長頸搖籃蟲的腳和嘴。

第一道工程是在靠近葉片基部約一公分的地方，把主葉脈也就是中脈兩側的葉肉橫著切開，切割的工具是小嘴巴。施工者以雄蟲居多，但我也曾見過母蟲執行。

第二道工程是在橫切線的主葉脈，由葉面部分向下咬開一半。這樣葉片立刻由斜上變成垂直掛著，因為尚有一半葉脈相連，又不至於掉落。

一、二道工程的目的是不讓枝蔓的水分繼續流至這片新葉，而新葉的水分卻繼續蒸發；不久，這新葉會因為失水而變得柔軟，這樣有利於搖籃的編織。

……雄蟲把葉片縱向對折，然後從葉尖開始往上捲，捲了幾圈成小筒狀時，母蟲在筒中央咬開一個小小的洞穴，再回過身，在洞中產下一顆晶瑩剔透的蛋。<sup>225</sup>

最後完工手續就是雌蟲低頭咬斷搖籃與葉片的最後連結，搖籃便墜落在地面上。

「當我順著搖籃掉落的地方追尋下去，發現樹底有許多搖籃躺在地面上，……。依照葉片的顏色，乾溼程度，大致是可以排出牠們掉落的先後<sup>226</sup>。」葉片最鮮綠的就是剛剛掉落的那一個。為了讓讀者了解搖籃蟲的精湛造籃技術，徐仁修剖開一個搖籃仔細觀察，拍下照片完整呈現在讀者眼前。

---

<sup>224</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16。

<sup>225</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16-18。

<sup>226</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19。

為了明瞭搖籃的構造，我鬆開它的結構，鬆到最後，一粒金色引人注目的蟲卵出現了。為了要讓讀者感受這小小蟲子的巧妙功夫，我用銳利的刀片橫剖一個搖籃，內部完美的工程真讓人讚嘆大自然無可言喻的奧妙。<sup>227</sup>

造物者的巧思與完美設計在這小小的昆蟲身上蘊露無遺，小小昆蟲的智慧會讓人類自嘆不如。長頸搖籃蟲除了是建築高手外，還是心思縝密的父母。蟲卵產下後約在第四天孵化，親蟲早已預先替孩子預備好食物。

幼蟲需要許多食物來長大？困在密封搖籃中的幼蟲又如何處得食物呢？

這時候就看出大自然巧思與完美設計——幼蟲竟然開始嚼食「搖籃」作為食物。

這葉片做的搖籃，離枝已四天以上，理應枯乾難食，但因包紮得緊密，內部的水分應保持得不錯，又是掉在樹蔭裡，不致讓太陽曬乾，再加上搖籃直接碰觸陰濕的土壤或腐葉，所以搖籃即使到了幼蟲發育後期，因為離枝太久而變成深褐色，卻依然保持柔軟。<sup>228</sup>

徐仁修花了十五頁的篇幅對照書中寫真的照片來介紹長頸搖籃蟲交配產卵到育幼的過程。長頸搖籃蟲幾乎把傳宗接代的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有遠慮，必無後顧之憂」成功的維護下一代安全成長，完成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幼蟲長大後將複製這個模式孵育下一代，生命裡的記憶將代代傳承。徐仁修透過記錄這昆蟲的繁衍史，讓讀者明瞭生物的生存智慧，進而尊重自然。

大自然真是無奇不有，我們僅僅觀察這種渺小的甲蟲，就發現神奇完美的生命設計。……而地球整個生態無盡完美的偉大設計及運作，就更讓有智

---

<sup>227</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20。

<sup>228</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22。

慧的人深深學到謙卑。<sup>229</sup>

人在自然面前應該學習謙卑，自然早就為所有生命安排好一切，精確的設計使每個生命能完美運作。

動物的繁衍展現出精確周全的智慧，植物的繁衍在粗糙中卻顯得精準。

我在三月下旬又到了猴洞，為的是向這群森林隱士告別，但是牠們全都避開了我。倒是發現了牠們的糞堆上長出了許多茄苳樹的幼苗。這些經過猴子腸胃而又拉出來的茄苳種子，紛紛發了芽。這是很有意義的自然現象。樹木提供果實給猴子食用；猴子則把樹木的種籽播灑到新的地方，幫助了樹的繁衍。<sup>230</sup>

猴子吃茄苳樹的果實填飽肚子，茄苳樹的種子藉著猴子的排遺在另一個地方又長出新的植株，雙方好像事先簽好了彼此都得利的契約。自然界植物的種子其實有多樣的傳播方式，如：黃鶉菜、鼠麴草、芒草是跳降落傘隨風飄來的；大花咸豐草是黏在人、狗身上傳播；非洲鳳仙花則靠自己的果莢把種子彈到遠處，每一種植物為了繁衍下一代自有一套巧妙的設計，不論是靠動物或自然力，都彼此配合的天衣無縫，每每讓人歎為觀止。如此精準的一層層環環相扣的連結，任誰也要嘖嘖稱奇，自然堪稱是最神奇的魔法師。

徐仁修的作品中除了動植物巧妙的繁衍圖像，我們從動植物運用保護色、擬態或斷尾來躲避天敵的圖像可再次見識自然的智慧。

在野外，我們常會看見一種毛蟲，身體一弓一弓地前進著，就好像我們用食指和拇指連續地測量距離一般，這就是俗稱的尺蠖。我們只有在牠行進時才能發現牠，一旦牠靜止下來，良好的保護色非常不易被發現。如果他

---

<sup>229</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26。

<sup>230</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35。



覺得有危險，會立刻將全身偽裝成細枝，且模仿的唯妙唯肖到可亂真的程度。這些細枝有的筆直，有的微彎，或帶些曲折，有的還在身上長些棘刺突起，模仿一些樹枝或藤蔓的利刺，無論顏色、形狀，都神似得令人難以置信。<sup>231</sup>

跑不快又缺乏堅硬外殼保護的毛毛蟲是自然界的弱勢族群，牠的敵人可以說存在於自然的每個角落，因此小毛蟲必須要有一套巧妙地生存辦法。牠們因種類不同發展出不同的禦敵的方式，有的運用警戒色使敵人退避三舍，有的運用假眼和假嘴偽裝成有劇毒的蛇類。而尺蠖是毛蟲界的偽裝大師，天生的保護色加上能自由曲折的身軀，粗心者會誤認為牠是平常小細枝或花叢中的一片花瓣，成功躲過敵人的獵食，這又是一種自然智慧的展現。

保護色是動物運用和自然環境相同色調的體色來隱藏行蹤，躲避天敵侵害的保命方式。如：枯葉蝶是有名的偽裝高手，展翅時一身亮麗的色彩令人驚艷，合翅時就像一片枯葉，不動如山時令人遍尋不著。蛙類的皮膚會隨著環境的顏色而變化，因為天敵「看不到我，就不會來攻擊我」，所以許多棲息在樹上的樹蛙背部呈現綠色，在地上活動的赤蛙則以褐色或棕色調為主，這都是為了和環境顏色相配合，達到隱蔽的效果。

斯文豪氏赤蛙的皮膚顏色也可隨著環境而改變，但以背上綠、周邊石灰色或落葉色最為常見，這使他在水邊長有青苔的岩石上活動時，不易被蛇、鳥這類天敵發現，也足以使那些大意的獵物們不知不覺地送上門來。

斯文豪氏赤蛙雖然是夜行性動物，但卻常於白天躲在石洞裡鳴叫，牠的聲音很像鳥的啼叫，是一種很高亢的「咻」聲，很容易用口哨模仿。<sup>232</sup>

蛙類是自然界的「變臉」大師，利用這個變色絕活，天敵和獵物都不容易發現牠

<sup>231</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53、54。

<sup>232</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22、23。

正張眼盯著牠們，不僅躲過了天敵並輕鬆獵取食物。「蛙類由於沒有自衛的武器，只有靠變換體色與環境相配合，形成很好的保護色，以躲避敵人<sup>233</sup>。」自然是偉大的設計者，它為各種動物想好了生存之道。這套生物的智慧是萬物生成時，就已經設定的一套生存密碼，它有秩序的管理自然界的生與死，為萬物的生與死賦予更多的意義。

### 三、逐漸消逝的自然

台灣擁有許多世界難得一見的美景，可是身處於這些美景之中的台灣人卻無動於衷，可見台灣人是愚鈍的，不懂用心體會環境更不知珍惜，許多美景正在消逝中。

我永遠記得領會春神腳步的第一次。一九八六五月中旬玉山來去，上山時，紅毛杜鵑不過在海拔二七〇〇公尺的塔塔加鞍部點放；六天後下山，花海竟然引燃，到達標高三五〇〇公尺的排雲山莊。平均一天，春神足足上溯百來公尺。這等震撼，卻叫我聯想起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切腹時的悲壯。我更記得秀姑巒山麓，杜鵑同樣怒放的聖饗。那年暮春，走在二葉松林與杜鵑花浪中，從八通關以迄白洋金礦，滿山滿谷盛開的花叢，逼得視野無所遁逃，加上路途遙遠，行走的晃動、呼吸的節奏與心跳的戰鼓，使得視力所及，花兒繽紛跳躍，敲大出現代的搖滾，鮮明活生的將輸入的視覺，轉換為洶湧澎湃的聽覺。真的，五、六月的雲海之上，杜鵑花開得夠吵鬧。

234

台灣大自然的珍貴就在於她的多樣、複雜與豐富，像地形、地質、土壤、氣候、植物、動物等，都具有伊甸園般的環境，因此，自航海的葡萄牙人

<sup>233</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47。

<sup>234</sup>陳玉峰，《生態台灣》（臺北：晨星，1998.02），頁 2、3。

第一次看見台灣而譽為「福爾摩沙」後，台灣一直被自然學家視為研究大自然的天堂。<sup>235</sup>

多美麗與豐富的寶島福爾摩沙 (*Formosa*) 啊！有挺拔的高山、清澈澄淨的溪流、珍稀的野生動植物，並有自熱帶以迄寒帶涵蓋半個地球的生態林相。「舉凡三、四百年來初抵台灣的東、西方非華人士，沒有不受到台灣的林野所迷戀，唯獨華人……恆抱著『瘴癘之地』的恐懼，一心一意要『筆路藍縷，以啟山林』。<sup>236</sup>」

一九五〇年代屬於專制的白色恐怖時期，林木盜採與土地濫墾嚴重，雖有呼籲土地保育的聲音出現，這些言論無法有效傳播出去難以引發共鳴。一九六〇、七〇年代保育聲音銷聲匿跡，且政府以發展工商業為由支持伐木的政策影響下，造成台灣天然生態在此時期被肆無忌憚的破壞。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內政部啟用理學院畢業的新進人員進行國家公園規劃，在三、四年間規劃四座國家公園，政府開始重視環境的態度，帶動全國保育風潮<sup>237</sup>。

但是台灣的保育文化至此仍未臻至完整，「至今權杖者所掛念的係經濟問題而非保育文化<sup>238</sup>。」「高度的經濟發展，使得福爾摩沙富裕，但也使福爾摩沙的環境走向崩壞<sup>239</sup>。」仔細觀察台灣社會，不僅政府心繫經濟發展問題，台灣的市井小民掛念的也還是經濟問題，「利害」像一條繩子繫住現代人，人人把自己擺在首位，別人是生是死干我何事。因此貪得無厭的人類猖獗橫行於台灣的山林土地，台灣的荒野正迅速的被支解，原生樹種因為機械無情的濫挖而倒下，取而代之的是滿山遍野檳榔樹與茶樹，美麗的山林成了經濟開發的犧牲品，山林失去美好的明天。

一九七四年三月，徐仁修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台灣第一篇自然生態保育的文章～《失去的地平線》，便是憂心台灣的野生蘭花被盜採的情形日益嚴重，提

<sup>235</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

<sup>236</sup>陳玉峰，《生態台灣》，頁 150、151。

<sup>237</sup>參見陳玉峰，《生態台灣》，頁 163-165。

<sup>238</sup>陳玉峰，《生態台灣》，頁 166。

<sup>239</sup>吳明益，《臺灣自然寫作選》（台北：二魚文化，2003.06），頁 14。

議建立野生蘭保護區，及保育教育宣導。

記得 1973 年的 4 月，我到這裡調查一葉蘭<sup>240</sup>的分佈情形。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溪澗邊乍見山壁上幾百朵盛開的一葉蘭的情景……。一九九一年我只在大山壁上發現最後的二十幾株。一九九三年初春，我親眼目睹三個中年人，把山壁上最後的一葉蘭全部拔走……<sup>241</sup>

台灣的野生蘭種類多達三百多種，分布範圍從平地到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都有，這些野生蘭若不是美麗奪目就是稀奇少有或芳香襲人。受到中外養蘭家的喜愛，如台灣的野生蝴蝶蘭就曾獲世界蘭展的首獎<sup>242</sup>。野生的蘭花動輒數百萬，卻還供不應求。愛蘭者願意出高價來收購珍稀的一葉蘭，這個商機促使短視近利的業者雇用山上的居民採集野生蘭花再高價售出，山上的居民在金錢誘惑盜採的舉動破壞了原始的自然環境，也破壞了他們長久居住的家園。如此自然的浩劫難道是愛蘭惜蘭的養蘭家所樂見？擁有一葉蘭的人可以說間接當了毀滅自然的劊子手，這種假文明之名義強取豪奪的舉動，不但是對自然野蠻、也是對自己野蠻。

不只野生蘭花被採摘，涵養水源的森林已在人類的濫墾濫伐中被整得千瘡百孔。

---

<sup>240</sup>全世界野生一葉蘭有二十幾種。……隨著十九世紀殖民帝國在各地廣泛搜刮標本，人們發現一葉蘭只分佈在亞洲地區。從喜馬拉雅山麓、印度、尼泊爾到大陸雲南、四川，一葉蘭花色多變，部分品種具有獨特香味。一葉蘭的殺手，除了人類伐木、開墾林地與外銷，最令人防不勝防的，還是國人「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的習慣，山區一葉蘭因此被遊客、花商地毯式採搜一空。所幸一葉蘭雖由過去分佈全省中海拔，到如今只剩少數山區零星可遇，阿里山卻因為人類的無心插柳，一葉蘭尚能與櫻花、杜鵑爭春。……早年日人為了採集檜木林，興建了阿里山眠月線鐵路，沿線開挖岩壁、穿鑿隧道，出現大面積裸岩與峭壁，岩壁上方林木茂密，無意中提供了一葉蘭絕佳的生育地。民國八十一年，林務局調查眠月線鐵路沿途一葉蘭的生長情形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了「台灣一葉蘭自然保留區」，並將之規劃為景點，提供遊客賞花，台灣人也才知道寶島還有這一片空谷幽蘭。摘錄自張靜茹，〈山中傳奇——台灣一葉蘭再現風華〉，《光華雜誌》（2001.05），頁 98。

<sup>241</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41。

<sup>242</sup>參見徐仁修，〈失去的地平線下〉，《中央日報》，1974.03.22，第十版。

有人關心過這片為我們涵養水源的森林嗎？……濫墾像皮膚癌一般四處蔓延。私挖的道路如帶狀泡疹般竄行，林地人類貪婪短視的暴力下，被鯨吞蠶食，……相對於自然的多情，我為人類的無情感到悲哀。<sup>243</sup>

在這片林子裡，我品嚐著福爾摩沙低海拔森林的美好與曼妙，全身浸滿了幸福，但是在滿懷欣悅的心中深處，卻逐漸湧出一般積鬱許久的悲憤。因為就在這林外，濫挖的道路好像帶狀泡疹的橫行；濫建的廟祠以及違建的土雞城好像雨後毒蕈冒出；下方的山澗被粗暴的水泥砌成慘不忍睹的排水溝……<sup>244</sup>

水泥這個非自然的物質在自然中顯得格格不入，因為現代人對它大量的使用，就像把人類自己與自然關進水泥監牢裡，眼下萬物都成了水泥監牢裡的囚犯。在快速經濟成長下，自然被過度開發利用，濫墾、濫伐及濫建隨處可見，使台灣國土承受難以復原的損傷，因此大自然反撲的戲碼年年不斷的加碼上演。如：土石淹沒整個村莊，空氣污染造成的溫室效應導致氣候異常。「在人任意毀壞自然的同時，其實正隱涵著『人對自然』的歧視意味<sup>245</sup>。」

愛自然的徐仁修對自然的消失有比一般人更敏銳的覺知，對自然的崩壞也有比一般人更深刻的傷痛。在他的書中我們不難發現徐仁修的憂心，因此徐仁修急切宣揚保育概念，企圖喚醒台灣民眾、救台灣的自然環境。

生態經濟觀念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一個地區的經濟價值不只是它生產多少東西，它還包括許多無形的價值。一棵樹如果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的話，只問這棵樹生產多少才？一才多少錢？可是我們卻不知道這棵樹每年釋放的氧氣可以讓多少人生存。一棵 25 年的大樹可以供養 25 個人全年的

<sup>243</sup>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150。

<sup>244</sup>徐仁修，《荒野有歌》，頁 42-43。

<sup>245</sup>吳明益，《臺灣自然寫作選》，頁 14。

氧氣；有多少動物、昆蟲以這棵大樹為家；也不知道有多少靈感從此樹而來；……。當這棵樹被砍了之後所造成的災難卻是水庫水位變淺了、淤積了，或者道路坍方了，水庫的使用年限變短了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損失，可是沒有人去計算。<sup>246</sup>

一棵樹具有涵養水源、淨化空氣、防洪的重要生態經濟價值，它也是動物、昆蟲的家，因此一棵樹肩負這麼多生命的守護責任，它的存在是造物者給人類莫大的恩寵，隨便結束它的生命，便是人類莫大的損失。「森林、大樹是上蒼賜予人類最大的恩寵，懂得欣賞、懷著感激與尊重的人，他的生命將注入滿溢的喜悅與靈性<sup>247</sup>。」「有錢人擁有這一片冷冷的泥土，我卻擁有長在其上無數的美麗野花，他比我有多錢，但我比他富有<sup>248</sup>。」徐仁修是懂得感激與欣賞自然的人，他不花一毛錢就擁有自然無數的美景，比起擁有這片土地的有錢人，徐仁修自認為自己是更富有的。

如果你是這土地孵育出來的，如果你是這土地餵養長大的，如果你將在這土地繁衍子孫，如果你將在這土地安享天年，請為台灣的大自然盡一點點的力量，或至少不要加重她的創傷，不僅為了你自己，也為了你的子子孫孫。<sup>249</sup>

土地無私的育養萬物，人該為這塊養大我們的土地盡心，一個愛護的舉動就能讓這塊土地再延年續命，保護它就是保護自己以至人類後代萬世。徐仁修呼籲不要再增加這塊土地的創傷，帶一顆謙卑、尊重自然的心，去親近自然，為自己及後代子孫積極找回與自然和諧的相處模式。

---

<sup>246</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0、131。

<sup>247</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131。

<sup>248</sup>徐仁修，《自自然然》，頁 9。

<sup>249</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9。

### 第三節 物我交融的自然圖像

徐仁修的蠻荒系列作品中多在於介紹異國原住民族的風俗民情、旅行中的點滴趣聞，偶會穿插些異國自然風光的描寫，內容多半與他的海外冒險經歷有關<sup>250</sup>。

不過這些作品對自然生態的說明較缺乏，行文著重在戲劇性的張力上，也不像後來作者的觀察作品，具有追究生態問題的意識。但其中也不乏某些篇章，會透露出作者的環境倫理意識，……。<sup>251</sup>

人文學者吳明義認為，蠻荒系列作品「行文著重在戲劇性的張力上」，對於生態環境的著墨程度就不如後來出版的自然系列作品，不過接近於自然寫作風格的篇章在蠻荒系列作品中還是可以看到，只是數量不多。如：〈雨林生物百態〉<sup>252</sup>、〈探訪猩猩家族〉<sup>253</sup>，可以從這些篇章中看出徐仁修的環境意識。

徐仁修創作自然系列作品的原因起於有感於台灣環境的崩壞，及對保護自然環境的使命感，作品內容「一方面為記錄，一方面是我與大自然相處的經驗傳承，更是我在自然深處的沈思與反省<sup>254</sup>。」

我的方法是用筆和相機，紀錄十幾年來經濟巨斧下受傷的大地以及暫且於存的美麗大自然。……提醒離大自然越來越遠的人們歸真返璞，並重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sup>255</sup>

徐仁修在大自然得到的許多感動和喜悅，因此他覺得更要擔負起保護自然的重責

<sup>250</sup>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8。

<sup>251</sup>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19。

<sup>252</sup> 收錄於徐仁修，《赤道無風》。

<sup>253</sup> 收錄於徐仁修，《赤道無風》。

<sup>254</sup> 徐仁修，《自然四記》，頁 4。

<sup>255</sup> 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9。

大任<sup>256</sup>。他把自然以美的圖像呈現在讀者面前，要來喚起民眾關愛自然的意識，並認為人應該不干擾自然，自然裡自有一套生物共存的法則——自然倫理，來復原受傷的大地。

在徐仁修早期的作品蠻荒系列的〈叢林之王〉這篇章中，他就已經透露出人不該干擾自然的思考。

自從三年前，叢林之王再度出現，它毀了平地人的農作物、傷了侵入本區的獵人，平地人拿它沒轍而逐漸離去，於是疏林復密、山野再荒，我們的野生食物又略為豐收，野獸開始興旺，日子又見好轉……。<sup>257</sup>

若以人的觀點來看野豬，牠的出現是威脅到平地人的生活，但若以野豬的立場來看，人何嘗不是叢林的入侵者？所以可以見到去掉人這個因素，叢林又漸漸恢復生機，因此徐仁修認為人的介入才是影響生態平衡最大的因素。

因此不論在蠻荒系列或自然系列的圖像中都可以發現徐仁修在構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願景，只是蠻荒系列時期的徐仁修還處於醞釀思索階段，當他書寫自然系列時，徐仁修就已經確立人必須以尊重自然的態度，放任自然自律，來達成自癒，如此自然不受人為干擾，更能展現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一旦人為力量介入自然，將使整個生態圈都蒙受其害，包括人類自己。

其實，探險乃至於後來我做「荒野保護協會」的工作，都是有跡可循。當我被大自然感動，當我看見大自然中一些美麗的生命力逐漸消失時，我會捨不得。為什麼我看得到的景致，現在的孩子看不到了。

是一種感動的驅使，使徐仁修一次又一次地投奔大自然的懷抱，關心生態。

258

<sup>256</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4。

<sup>257</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25。

<sup>258</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1。



看見自然生態遭到破壞，野生動物被濫捕濫殺，徐仁修透過演講和著書引領民眾自我反省與體會自然。當徐仁修察覺到寫書、演講只能影響少部分的人，無法把自然的美好傳達給不看書、不聽演講的人。他開始興起組織社區環境保護協會的念頭，後來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有心人士，如：李偉文……等，於是於一九九四年年底開始成立籌備會，並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在眾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了「荒野保護協會」。「荒野保護協會」有兩大宗旨：一是兒童自然教育；二是保護荒野棲息地。徐仁修藉此協會的運作要「為自然請命，還給自然自行經營的權利<sup>259</sup>。」

### 一、共生共榮的循環

李奧波提出的「土地倫理」的觀念，主張將整個自然界視為一個相互依存共同體，而人類是無法置身於這個共同體之外而存在的。

土地的倫理規範只是擴展了群體的界線，使其納入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統稱為土地……。簡言之，土地的倫理規範使「智人」（Homo sapiens）從土地——社群（land-community）的征服者，變成土地——群集的一般成員和公民；這暗示著，他對這個群集內其他的成員，以及對這個群集的尊重。<sup>260</sup>

人類除了從經濟角度來看待土地，也應該從美學與倫理的角度來談土地。「倫理規範的重大變化，需要一種內在的改變，需要我們改變智識上的重視、堅持、熱情和信念<sup>261</sup>。」人類應體認我們只是生物群中的一員，自然資源保護的目的是要達到人與土地之間的和諧狀態，土地問題不能只從人的角度以偏概全的來衡量它的價值。人應該接納萬物並且公平相待，給予其他生物同人類平等的權益，人不

<sup>259</sup>許碧純，〈再美麗一回，福爾摩沙〉，頁 60。

<sup>260</sup>Aldo Leopold 著，吳美真譯，《沙郡年記：李奧帕德的自然沉思》（臺北：天下文化，1998.03），頁 324、325。

<sup>261</sup>Aldo Leopold 著，吳美真譯，《沙郡年記：李奧帕德的自然沉思》，頁 332。

能以經濟理由來消滅其他物種。「荒野其實不荒，它蘊藏著無限生機<sup>262</sup>。」徐仁修非常強調荒野存在的價值，「可以說與他早期深入原始林地的經驗有關<sup>263</sup>」，他認為「荒野」是能量的泉源，這能量在動植物與土地之間循環不息。

各種不同的生物藉自己的防禦系統以及與他種生物結盟而得以共存，因此熱帶雨林中沒有一種植物能獨霸。有很多相當脆弱的植物，竟然也能生存在競爭如此劇烈的環境中，就是靠這種微妙的平衡，這些植物一旦離開雨林而而單獨栽植，反而不易存活下去。<sup>264</sup>

自然界的物種之間存在著互利互助的行為，牠們各自在「吃」與「被吃」的角色間轉換。綠色植物必須靠光合作用製造養分，而動物則必須依賴植物獲取生活所需之養分和能量。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說認為，不同的物種間需要相互競爭以維持生命，大自然會選出具有抵抗敵人和疾病能力的最好個體，讓它生存。但是與自然相知甚深的徐仁修不以為然，他認為「自然」自有自然倫理的存在，「自然倫理，就是自然界長久時間漸漸形成的萬物共處模式，即共生共榮、相互幫助的智慧<sup>265</sup>。」不同物種間不只互相競爭，還彼此牽制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每一種生物各安其份、各取所需不逾矩，萬物才能生生不息，這就是自然的智慧，也就是自然倫理。

年少時，我曾多次從蛇口中救出那些哀鳴的青蛙，並自認做到了日行一善。及長，我逐漸明瞭大自然生態法則；有許多生命的維持必須靠更多生命的結束來達成，對一種生物仁慈可能就是對另一種生物殘酷。……

此後，我對自然界中的恩恩怨怨，完全採取冷眼旁觀及不介入的態度，除

<sup>262</sup> 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荒野有情》，封底。

<sup>263</sup>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434。

<sup>264</sup> 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43。

<sup>265</sup> 林鍾紋，〈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 徐仁修〉，頁 36。

非是受到了「人」的干擾。<sup>266</sup>

大自然有著完善的生態循環法則，蛇為了生存必須吃掉青蛙，這弱肉強食的行為看似殘忍，卻是平衡食物鏈的關鍵，一念之仁去救青蛙破壞整個食物鏈的循環，將直接影響食物鏈中其他物種的生存權，進而造成多種生物的滅亡。「大自然無限的創造力不只表現在生物的長相上，也展現在生物間的相互關係上，奧妙的生物攻防，巧妙的食物鏈……，互相競爭又彼此幫忙……<sup>267</sup>。」有一個愛斯基摩人的神話是這樣的，愛斯基摩人向天神祈求賜予他們食物，於是天神賜給他們馴鹿，從此愛斯基摩人便靠馴鹿維生。不過當馴鹿繁衍越來越多時，傳染病在鹿群間發威，使馴鹿紛紛染病，於是愛斯基摩人又向天神祈求拯救他們的馴鹿。這次天神派來狼群把病弱的馴鹿吃掉，留下強壯的，讓牠們繁殖出強壯的後代，於是馴鹿群又逐漸增強了，愛斯基摩人也從此衣食無缺<sup>268</sup>。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狼與人雖然是馴鹿的獵食者，卻也是幫助鹿群繼續繁衍的關鍵者。

大自然生物彼此間的關係是環環相扣，極其微妙的。任何一種生物數量的突增或驟減，都不知道會產生何種後果，而且只憑人類個人的好惡來增減大自然中的生物，很可能會為大自然帶來一場大禍。<sup>269</sup>

人定勝天的先決條件是不可以違反自然法則，人因不了解自然法則，妄加干預自然，使得原先欲見的美麗願景變成一場自然的惡夢。「對於森林保護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去干擾他，畢竟台灣的人造林並不成功，而最美的森林還是大自然經營的原始森林<sup>270</sup>。」森林具有涵養水源、調節溫度、淨化空氣……等功能，是重要的自然資產，但是人類以經濟之藉口伐木、墾植、開路、採礦，影響山林的水土保持，就容易誘發坡地的土砂災害。尤其是臺灣中高海拔地區的坡地，雨量充沛、

<sup>266</sup> 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25-27。

<sup>267</sup> 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135。

<sup>268</sup> 參見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頁 76-77。

<sup>269</sup> 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136。

<sup>270</sup> 徐仁修，《自然四記》，頁 17。

地形陡峭且地質脆弱，因此崩塌、地滑等災害頻仍。「人類對大自然最好的經營方法就是不經營，讓大自然經營自己，才能永保自然的豐饒繁茂<sup>271</sup>。」徐仁修指出人類對自然最好的態度就是冷眼旁觀自然的運作，當一個旁觀者才是真正的愛自然的方式。

## 二、放下姿態看「自然」

除了不替自然做決定外，徐仁修還認為人應該放下身段把視角放低，從自然的角​​度來看自然。

通常拍大自然景物，我們總站在人的角度來拍攝。例如對於渺小的生物老是用俯視的角度來攝取。所以拍出來的照片，總是人的主觀視覺，但卻無法表達該種生物在天地間的地位。<sup>272</sup>

徐仁修總是站在與生物相同的高度來拍攝它，因此能貼切的感受動物眼中的世界，他的每張照片都在敘說一個生物的故事。徐仁修常對年輕的攝影工作者說，「要多觀察，多體驗自然，先了解自然運作的天理，才能拍出好照片<sup>273</sup>。」徐仁修並不是空談而已，他身體力行的舉動才叫人心悅誠服，為了表達生物在天地間的地位，他或蹲或趴來完成拍攝工作，「無我無他無分別心，徐仁修用行動說明了，在自然裡，生命是平等的<sup>274</sup>。」

徐仁修認為生物在動的時候最美，「看安靜停在花蕊上的蝴蝶，不過是既無知識內涵、也沒視覺吸引力的風景照罷了<sup>275</sup>。」徐仁修直到二十四歲才擁有一部自己的相機，他立志做自然的「轉述者」，而非生態攝影家。他所拍攝的每張相

---

<sup>271</sup>徐仁修，《自然四記》，頁 60。

<sup>272</sup>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32。

<sup>273</sup>徐仁修主述，彭永松整理，〈永遠的自然守護者——徐仁修〉，頁 4。

<sup>274</sup>徐仁修主述，彭永松整理，〈永遠的自然守護者——徐仁修〉，頁 4。

<sup>275</sup>鄭朝陽，〈荒野鑣客徐仁修 用鏡頭寫活自然〉，第 A6 版。

片都是以自然的角度在講述自然的故事，而且是正在進行中的生命之歌<sup>276</sup>。

我沒有昂貴、特殊的器材，也沒有高超、花巧的技術，我唯一的技巧是勤於爬山、涉水，唯一的長處是耐心地守候等待。<sup>277</sup>

徐仁修自認為自己沒有過人的技術與昂貴的器材，他憑的是一顆善於等待的心。等待的過程中，他呼吸到荒野的氣息，經歷過自然的天啟，他立志以文字和攝影為工具，向世人闡述自然感人的面貌與無聲之美，而且這個志向一直不曾改變。

小路邊坡的大石上，細小的土馬鬃所挺舉的孢子囊，被雨滴包裹裝飾，變得美麗又高貴。就在土馬鬃附近，一隻燈蛾的毛蟲正靜靜地休息，牠的身上附著幾顆大大小小雨滴形成的「水晶珠」，可愛極了。

我著迷地跪在地上，透過特寫鏡頭，欣賞這些稀世罕見的水晶珠，久久不願離去。這種「水晶珠」一直深受我的喜愛與尊敬，我覺得它比世俗的珍珠還美麗高雅，因為它總出現在最卑微的小生命上，不像世俗的珍珠，總出現在俗不可耐的脖子上，老是被那些佔有慾特強的所擁有。而水晶珠是不可能被霸佔，也不能被收藏在保險櫃裡。沒有謙卑、淡薄、纖細之心的人，是無法欣賞到它的美妙的。<sup>278</sup>

我慢慢的跪下來，發現這條中國石龍子並沒有看見牠的前方正有一個龐然大獸朝牠下跪，跪下後我立刻先按下幾次快門，見牠並沒有特別的警覺，我又慢慢趴了下去，就像西藏的佛教徒正在給菩薩行叩拜禮似的。我此時的行徑若教外人看見，必將認為我一若不是神經病，就是一個虔誠修行的

<sup>276</sup>鄭朝陽，〈荒野鑿客徐仁修 用鏡頭寫活自然〉，第 A6 版。

<sup>277</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212。

<sup>278</sup>徐仁修，《自然四記》，頁 43-44。

放低姿態在鏡頭下看到的露珠變成一顆價值不斐的水晶珠，這顆水晶珠不能被佔有，也不能被收藏，只有對自然夠謙卑的人才有資格參與鑑賞，見識到它的美貌。又當徐仁修以貼近地面的高度拍攝中國石龍子時，膽小的牠竟然毫無警覺，或許是牠能感受到徐仁修友善無害的態度，因此放下戒心。懂得卑躬屈膝才能拍出好照片，一張照片的好壞其實無關乎技術，而在於拍照者的態度。「技術不是問題，觀念與態度才是關鍵。……要拍出花的氣味，不跪地怎聞花香<sup>280</sup>？」「除非能感動我，否則我不隨便按快門<sup>281</sup>。」徐仁修因為感動與了解，及他善於等待與觀察的特質，捕捉下最具生命力的風景，透過影像他傳達出自然的法則，用他的鏡頭為自然行俠仗義。「多少人詢問我拍照的秘訣，而關鍵全在一顆誠敬、讚賞與感恩的心<sup>282</sup>。」人不只要蹲低自己的高度，也要放下自己的姿態，心理與身體都抱持著尊重自然的心態，從自然的視角出發，才能體會不一樣的世界呈現出的不一樣的風景。

有一次，我想試試小鳥眼中所看到的木棉花，於是我忍著木棉花枝幹上的刺，爬到樹上去，我往下一瞧，不禁差一點感動得掉下來，一朵朵碩大的木棉花，好像一起向我微笑……。<sup>283</sup>

他身段柔軟對自然永遠以謙卑和尊重的態度對待，也因他友善的態度，獲得自然相對善意的回應，更能親眼窺視自然的善良與美麗。在徐仁修眼裡，生命是生而平等的。

因為了解身處自然中的美好，徐仁修更急著想把自然介紹給大家，「當你在

<sup>279</sup> 徐仁修，《動物記事》，頁 32。

<sup>280</sup> 鄭朝陽，〈不跪地怎聞花香？不傳技術傳氣度〉，《聯合報》，2009.04.19，A6 版。

<sup>281</sup> 鄭朝陽，〈不跪地怎聞花香？不傳技術傳氣度〉，A6 版。

<sup>282</sup> 徐仁修，《自自然然》，頁 63。

<sup>283</sup> 徐仁修，《荒地有情》（臺北：大樹文化，1993.06），頁 13。

大自然得到的感動、喜悅越大，你所承擔的責任越重<sup>284</sup>。」徐仁修把保護自然的工作視為一生的重任，維持自然的完整性是徐仁修努力的重心。

我常在大自然裡遇見一些『總想撈些甚麼回家』的人，……我常想，那些深入自然卻沒有學得『欣賞而不思佔有』的人，是何等得沒有智慧與頑固啊！<sup>285</sup>

年年眼睜睜地看著台灣一塊塊失去它美麗的沼澤、野地、以及林莽，由海岸、由平原逐漸向內陸、向高山蔓延，而那片我年輕時偶然瞥見的淨土，也逐漸變成我的桃花源、我的夢境。<sup>286</sup>

這些想從自然撈些東西回家的人，是因為沒有學會「欣賞而不思佔有」的道理，他們沒有美感與公德心。徐仁修認為「他們往往撿了一大袋石頭，不只壓駝了背與人格，也把自己變成了大自然的小扒手……<sup>287</sup>。」看著台灣的自然不斷的被剝削，徐仁修不免憂心，也意識到保護自然環境的工作刻不容緩。肩負為未來、為孩子保留自然的使命感，為了再現他夢中的台灣，他到處演講並因此認識多位理念相同的有志之士一起在一九九五年創立了「荒野保護協會」。荒野的宗旨是希望透過購買、長期租借、接受委託或捐贈，取得荒地的監護與管理權，拒絕人為的干預盡可能讓大自然經營自己，恢復生機。讓子子孫孫從刻意保留下來的台灣荒野中，探知自然的奧妙，領悟生命的意義。

徐仁修尊重自然倫理的運作，用自然的眼光對待自然才能與它和諧相處不帶偏見，這是讓自然永續生存的不二法則。「在大自然中思考生命的本義，是修行的第一個課題，只有懂得尊重生命，才是跨入修行的門檻<sup>288</sup>。」徐仁修置身於自然得到許多深刻體悟，這種體悟不是假日蜻蜓點水式的遊憩，或透過電視欣賞的

<sup>284</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4。

<sup>285</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臺北：遠流，1998.11），頁 81。

<sup>286</sup>徐仁修，《自然四記》，頁 64。

<sup>287</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臺北：遠流，1998.11），頁 81。

<sup>288</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5。

自然景色，就能輕易領悟。「常常在大自然中活動的人，他對於生命相當尊重，對大自然所蘊藏的事物較能去欣賞，他得到快樂喜悅的泉源遠比在都市成長的人深厚<sup>289</sup>。」像徐仁修實際走進自然，接觸自然而能自在自適，才能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寶藏。物質的富足也許我們早已擁有，但心靈的富足卻不易尋得。徐仁修願意拉沉淪物慾的現代人一把，把自然美好的福音傳達出去，希望讀者走入自然、體驗自然、善待自然。



---

<sup>289</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2。



## 第四章 標榜自然的原意——自然是一條回家的路

「以自然為師」是一種生活態度，人從親近自然、學習自然中獲得人生的啟示，學到做人處事的態度。「現代人若能重新向自然學習謙卑、智慧的倫理精神，必能獲得許多解惑的心靈良藥<sup>290</sup>。」這是徐仁修在自然中的領悟，從大自然中得到的深刻啟示，是解開人類心結的良藥。

早期人類的生存智慧是向自然學習的，但當進入工商社會之後，資本主義開始以利益來衡量人的成就與價值，逐漸扭曲原先向自然學習的倫理。<sup>291</sup>

自然的倫理早存在於人類出現之前，地球自有生物以來自然萬物一直依循著這個倫理機制運作。「所謂自然倫理，就是自然界長久時間漸漸形成的萬物共處模式，及共生共榮、相互幫助的智慧<sup>292</sup>。」大自然生態龐雜，生機勃勃，每種生物各自扮演好在天地間的角色，生物族群間維持微妙的平衡，一切的安排都是無比的準確、有序、考慮周延。當科技文明向各處大舉進軍，把功利的種子灑向各地，自然倫理就被破壞了。人把科技帶進自然，人類的焦點放在於如何讓自然成為我牟利的工具、如何讓自己賺進更多的錢，所以現代人開始以扭曲的態度來衡量自然的對人的意義，他們以「人定勝天」為宗旨，把自然徹頭徹尾改成他們希望的樣子，打破了人與自然維持已久的和諧狀態，使人與自然漸行漸遠。

「大自然」畢竟是一種無時間性的「永恆」象徵。我們只要在人生的過程中，不被現實的個別困境所陷的話，必然的會在突破重重的現實藩籬後，回歸『大自然』（永恆）的懷抱。<sup>293</sup>

<sup>290</sup>林鍾紋，〈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 徐仁修〉，頁 36。

<sup>291</sup>林鍾紋，〈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 徐仁修〉，頁 37。

<sup>292</sup>林鍾紋，〈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 徐仁修〉，頁 36。

<sup>293</sup>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台北：水瓶世紀，1998.12），頁 128-129。

生活在科技社會中的現代人可曾注意過碧綠的高山、蔚藍的大海及佈滿繁星的夜空，自然是一幅無價的藝術品，它的美好是無法以金錢來衡量的，「現實的世俗世界，應是一種『空間性』的平面生命。而『哲學』與『藝術』的世界，應屬大想像的『時間性』的立體世界<sup>294</sup>。」唯有超脫世俗，才能達到永恆不朽的理想之境，不過現代人早已喪失一顆純樸觀照自我的心。「生活在現代工商科技文明社會裡的人們，由於社會分工的越精細，制度組織的越嚴密，也就愈使人離『自然純樸的人性』愈遠<sup>295</sup>。」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才最適合人呢？不論儒家的孔孟或道家的老莊「都試圖把『大自然』的原始精神，與『人性』的繁雜情感之間，找尋一條平衡（或『和諧』）之道<sup>296</sup>。」

在建立機械、技術化的世界的同時，也挑發起人們對自然孺慕的鄉愁，在工業文明逐步顯露出它的負面價值之後，並出現質疑的聲音——人類真選擇一條真理之路？<sup>297</sup>

現代人應該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係，轉變將自然視為已有的態度，「回歸到人與萬物同屬於自然的循環鏈目之中，而後通曉危害自然即是危害自身生存的自戕<sup>298</sup>。」現代人必須改變與自然疏離的關係，重新去親近、探索自然，採取「以自然為師」的生活態度，回歸簡單的生活，把遮蔽自我本質的烏雲撥開，找回現代人久未注視的自我，重新認識自我，它才是最適合人的生活方式。在此，人也才能找到符合人類本性的身心安頓之處，自然，是人類這種存有者適意地生存於世界上的基礎，因此從高度機械化、宰制化的現代文明中回歸自然，對於人本身而言，彷彿找到一條回家的路，一條回歸人類身心安頓的家園。

在人與社會互動的架構下，本文將徐仁修的作品帶回到它生產的環境進行考

<sup>294</sup> 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頁 130。

<sup>295</sup> 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頁 127。

<sup>296</sup> 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頁 128。

<sup>297</sup> 吳明益，《臺灣自然寫作選》，頁 11。

<sup>298</sup> 吳明益，《臺灣自然寫作選》，頁 12。

察，本文發現「自然是一條回家的路」正是徐仁修作品對於現代文明的基本回答，對所有人帶來啟示性的力量。

## 第一節 現代文明的省思

生活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人，一方面坐享科技文明的成果，一方面又得承受科技文明所帶給人類許多的不幸。「資本主義的強力發展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無可挽回的疏遠<sup>299</sup>」資本主義把現代人囚禁在科技的世界裡面，這個世界裡把所有的人看成是達成個人目的的工具，非但人與人不能正常的心靈交流，人也無法與自己的心靈對話。

在個人主義統治的地方，強有力的個人便把一切歸到他自己的手上，整個世界和眾人對於他而言，只是達到他個人目的的工具，人和價值被抹殺了。無情的手腕或功能主義控制著人際往來，進而窒息個人較深遠的期待，和個性表達，使個人和他的同伴無法有真實的相遇。<sup>300</sup>

個人主義以個人的利益為行事原則，如何達到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因此人除了自己本身之外，其他的人與物都是達成目的的手段。「資本主義，在謀利的原則下，所有東西都成為商品，這對地球是最大的殺傷力<sup>301</sup>。」也就是在資本主義下「物」和「人」都被當成達成某個目的的工具，人與人的接觸總是別有居心。多數人在乎的是自己，不會關懷別人也不被他人關心，因此人好像海上的一艘孤舟，同舟共濟的友伴越來越少，也只有越來越孤獨。「普遍的孤獨令我們再也無法找到訴說心事的對象<sup>302</sup>。」在這種狀況下，同伴不是值得信任的人，反而是最需要提防、最危險的競爭對手，科技文明儼然是一道厚實的高牆阻隔每

<sup>299</sup>吳光遠著，《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台北：海鴿文化，2010.05），頁 195。

<sup>300</sup>吳光遠著，《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頁 195。

<sup>301</sup>潘煊記錄，〈覺培法師 VS. 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頁 29。

<sup>302</sup>吳光遠著，《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頁 196。

個現代人想要相遇的心，因為無法相遇而理解，於是猜疑、妒忌……等負面情緒會在心裡生起，困擾現代人。

### 一、扭曲的現代人

多元的社會雖然使現代人有許多選擇的機會，不過多數人的價值觀都不免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人在窮困時，會以金錢為至高價值；人在生病時，會以健康為最重要；當人身體健康又有了財富之後，可能會選擇權利；……。如果大家各行其是，各取所需，社會未必不能保持和諧。但是，困難在於個人無法不受社會所影響，因此往往在來不及深思熟慮之前，就盲目追隨時髦風氣，尋求少數特定的價值，如「名、利、權、位」，結果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造成人間無數的困擾。<sup>303</sup>

人在窮困時，只求有錢；生病時，只求擁有健康；但是有了健康與金錢後，就想要有名有勢，每個人都在追求普世認同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觀卻並不一定適於做為大家共同的價值，或者根本不能算是正確的價值。傅佩榮教授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應該符合三項條件：

- 一、人人都可以追求，並且都有可能實現。
- 二、實現之後，應該帶來某種快樂。
- 三、不但順應人性的要求，並且是提升人性的必經之途。<sup>304</sup>

現代人若以「名」與「勢」為普世價值，那麼結果一定是「少數人成功，多數人失敗」，且「名」與「勢」並不能為每個人帶來快樂，反而讓人因追求它帶出更

<sup>303</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台北：黎明文化，1998.04），頁 145、146。

<sup>304</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148。

多人性的貪婪，「人，只有不斷地反省，才能從追求無止境的物質慾望中解脫出來<sup>305</sup>。」

消費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現代人藉由消費來意識自己的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幾乎已被各種、各類的商業資訊活動所統治<sup>306</sup>。」「現代社會不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對物的無限需求<sup>307</sup>。」

所謂消費主義，就是以消費帶動生產，造成經濟活絡的假象，背後則是商業媒體所操縱的龐大利益。它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靠著混淆人們的「需要」與「想要」。<sup>308</sup>

商品透過廣告不斷的刺激現代人想要購買它的欲望，催促現代人朝著特定的價值觀不斷的追逐，盲目的以為自己的快樂會在這些「想要」的物質上獲得滿足，忽略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追求。「需要有一定的限度，但是想要卻有無窮的空間<sup>309</sup>。」多數人因為要填滿「想要」這個無底洞，而使平靜的心隨著它而波動不已，反而使自己成為物的奴隸。「大多數的人不是從物質的考慮中解放出來，而是限於物質的考慮中難以自拔<sup>310</sup>。」

科學技術是現代人用來滿足各種物質慾望的手段，不過當人運用它時，自己也已經被它掌控，科學技術使人的生活目標完全功利化，人拼命追求錦衣玉食、名利地位的目的是為了藉它們提升自己的存在價值，當人把名利、權勢、地位拋開時，人生還剩下什麼意義？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現代人的心靈已經出現危機。

「人類註定永遠在兩極之間游移：不是災難、疾病，就是無聊厭煩。<sup>311</sup>」當人類用科技解除災難和疾病的危機後，厭煩和無聊就會出現，它像一張無邊的網罩著

---

<sup>305</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211。

<sup>306</sup>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頁 110。

<sup>307</sup>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台北：海鴿文化，2009.10），頁 73。

<sup>308</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69。

<sup>309</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69。

<sup>310</sup>吳光遠著，《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頁 202。

<sup>311</sup>吳光遠著，《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頁 212。

現代人，因為不知道自我的價值要往內在去尋找，終日盲目的忙。

人類的生存最大的危機來自於人的內部世界。就像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一樣，人類的心靈同樣存在有大面積的危機，這種危機在幾百、幾千年前都發生過。產生這種危機的原因，是因為科學技術質變發展的同時，人類的心靈滯後，發展沒有達到文明所需要的程度。<sup>312</sup>

榮格認為，人類最大的危機來自於人類的心靈。隨著科技的發達人力被工具大量取代，人類勞動時間已經大幅漸少，多出許多能自由運用的時間，但是現代人的心靈卻沒有跟著科技一起進化，反而不知怎麼運用這些多出來的時間。排遣這些多餘的時間，不讓無聊厭煩吞噬掉他，人才能擺脫絕望，生命看得見光明。「以滿足物質需要為其主要目的的工業社會，是造成人的生氣銳減的禍根<sup>313</sup>。」「幸福只能來自自己的努力，來自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最有錢的人不見得就是最幸福的人<sup>314</sup>。」人內心所追求及渴望的安定感，在追求物質的過程中找不著，盡管現代人飽食終日、養尊處優，仍然擺脫不了內心對生命的恐懼感，內心不平靜的人是不會找著幸福的。

除了無聊厭煩，現代人還陷入空虛的淵藪。「我們生活在廿世紀中期的人的主要問題乃是『空虛』<sup>315</sup>。」這個問題從廿世紀中期延續到了廿一世紀。當人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克服各種困難時，人類的心靈卻出現極大的空虛感。空虛感的成因「主要是源自箇人感覺自身『沒有能力』對自己的生活或他所生活的世界，有所作為<sup>316</sup>。」個人無能為力為自己的生活找到方向或覺得無法對他周遭的世界有具體的影響力，長期積累下來就形成自我放棄的心態。

當這種感覺一再出現並且揮之不去時，冷漠和沒有感覺就被當成現代人逃避

<sup>312</sup> 吳光遠著，《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頁 212。

<sup>313</sup> 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頁 130。

<sup>314</sup> 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頁 131。

<sup>315</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台北：志文，1990.03），頁 37。

<sup>316</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38。

空虛感的防衛面具。因此現代人常常袖手旁觀，對事情漠不關心、無所謂，或根本不想介入事情，造成人際關係的分裂與疏離。一個人長期處在無能為力的空虛狀態是絕望與無助的，「他長期禁錮的潛在力將轉變成病態與絕望，而至最後，他將無可避免地導致破壞性的行動<sup>317</sup>。」當人無法處理冷漠的危機時，便會想方設法解除被忽視的這個狀態，所以冷漠之後採取的下一步舉動便是暴力。

當箇人的內在生活開始枯竭，感受力下降，冷漠感增加，箇人無法影響或甚至真正地接觸到另一個人時，暴力便成為直接接觸外界的一種瘋狂驅力，一種兇惡的必要手段。<sup>318</sup>

生活在冷漠裡會助長暴力，而暴力也會促成冷漠。「暴力是填補與外界無法發生關係的真空狀態的一種具有絕對破壞性的代替品<sup>319</sup>。」施暴者的想法是想藉著種種的破壞性行為來引起他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他覺得即使我無法影響或接觸到任何人，卻能透過傷痛來引發你的某種情緒，對施暴者而言「被恨」也能帶走疏離這個令人難以忍受的狀態<sup>320</sup>。

現代社會最弔詭的是現代人必須藉由冷漠才能保全自身，冷漠是現代人普遍的性格狀態。蘇利文<sup>321</sup>醫師說：

它是箇人防衛打擊，以免於實質損傷的一種方法，雖然它要是持續太久的話，箇人亦難免遭到其經歷的時間所挫傷。在我看來，冷漠似乎是人格遭到徹底失敗之後，所棲身的一種自衛奇蹟。<sup>322</sup>

冷漠是這個時代的自衛方式，也是現代人性格的常態。「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正

<sup>317</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37。

<sup>318</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2。

<sup>319</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1-42。

<sup>320</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2-43。

<sup>321</sup> 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8）：美國精神分析醫生，且將精神醫學視為人際關係的研究。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3。

<sup>322</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3。

常狀態』意味著保持你自身的絕望冷淡<sup>323</sup>。」「當這種不順遂的情況持續逾久時，冷漠的狀態便延續得愈久；直到最後，它將完全變成一種性格狀態<sup>324</sup>。」現代人必須確保自身不被機械性的操作方式所麻痺，因此必須與現實經驗保持一段距離，使自己能跳脫現實，確保自己不在這個過度刺激的社會裡淪為機器，冷眼旁觀就是明哲保身最好的方法，它也變成現代人的普遍性格<sup>325</sup>。

冷漠的性格加速人與人關係的疏離，「現代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疏離，人與人之間如此，人與大自然亦復如是<sup>326</sup>。」人雖然脫離了自然，不過徐仁修認為現代人對自然存在一種鄉愁，人一直在尋找跟自然重新連結的機會，「這種鄉愁唯有從大自然中去連結，才會被撫慰，而充滿了快樂<sup>327</sup>。」

## 二、消失的傳統

文明的發展就是朝著「方便」的方向前進，現代人不會捨棄科技社會的便利性，而返回不方便的傳統生活，因此不方便的文化就會被逐漸淘汰。而隨著族群文化的消失，人會忘了自己的根源，也會喪失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感，許多原住民族就是這樣瀕臨滅族的危機，許多古老文明就是這樣吹起熄燈號。

文明步步向原住民進逼，原住民很難抵擋它帶來的誘惑，他們原本擁有的誠實、知足的美德將被現代社會普遍的奢侈、浪費惡習完全取代。徐仁修曾經在談及政府對蘭嶼種種不適當作為時，語重心長的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從不問人家要什麼，想像人家一定要什麼。你如果以為丁字褲粗陋，可以給他布料，讓他們自己縫製，你認為石板屋簡陋，可以給他們磚瓦，但一定要讓他們自己來，讓他們搞成自己的樣子。所謂文明人的舉止，實在使人納悶。唉，何必斤斤計較所有人的生活型態都要適合他們呢？有朝

<sup>323</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4。

<sup>324</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3。

<sup>325</sup>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頁 44-45。

<sup>326</sup> 潘煊記錄，〈覺培法師 VS. 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頁 30。

<sup>327</sup> 潘煊記錄，〈覺培法師 VS. 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頁 30。



一日，假設世界上只剩下一種文化、一種語言、一種文字、一所學校、一所博物館，生活在這地球上，還有什麼意思呢？<sup>328</sup>

人常以自己的感受來覺知他人的世界，「我們通常都有『以己度人』的脾氣<sup>329</sup>。」我以為自己喜歡的別人也一定喜歡，我以為自己這麼想別人一定也有相同的想法。「我知道旁人、旁物的知覺和情感如何，都是拿自己的知覺和情感來比擬<sup>330</sup>。」文明人看蘭嶼人總覺得他們過得很苦、很落後，所以拼命想要救蘭嶼人脫離苦海，於是為他們建房子、做衣服，引領他們走向文明人認為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不過鋼筋水泥的房屋蓋好了，誰知不適合當地氣候，蘭嶼人一天都沒住過，這些房子不是廢棄就是用來養豬。我們把文明世界的價值觀強加在蘭嶼人身上，難道真的做了對嗎？「高等文明到達的地方，飛禽走獸都滅絕<sup>331</sup>。」今年蘭嶼也開了第一家便利商店，不過我們該思考的是便利商店將為蘭嶼帶來什麼改變？首先蘭嶼的傳統雜貨店會在不敵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而消失，接著蘭嶼人的傳統價值觀也岌岌可危。「小七進來勢必以物質思維、貨幣數據，取代傳統以物分享、回饋與共勞的社會結構。此一狀態發生，一定會重衝擊獨木舟做為物質核心的生活價值<sup>332</sup>。」其實便利商店進駐前蘭嶼已經在科技文明的衝擊下，漸漸的改變了，小七的加入將會是摧毀雅美族傳統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徐仁修指出文明如果是把世界上每個族群都變成同一個樣子，這個世界是否還存在樂趣，這種強把價值觀加到他族群身上的做法，是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野蠻。

西方文化的入侵有如排山倒海之勢難以抵擋，原住民族竟然連宗教信仰都徹底被改變了。

……叫我吃驚的是卡揚族已經有百分之九十改信天主教與基督教，現在連

<sup>328</sup>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頁 83。

<sup>329</sup>朱光潛，〈談美〉，頁 27。

<sup>330</sup>朱光潛，〈談美〉，頁 27。

<sup>331</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30。

<sup>332</sup>劉克襄，〈劉克襄：蘭嶼適合小七嗎？〉（來源：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9780&idSubChannel=49>，2014.11.30）

昔日卡揚人最重要的節日——豐收祭，也由原來的六月改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穌誕生這一天了。卡揚人千百年的傳統文化正由「上帝」收回去，世界上所有的原始民族都面臨文化被毀滅的命運。<sup>333</sup>

豐收祭是原住民族的重要祭典，它的意義不只在於慶祝農作物有好收成，重要的是在於感恩祈福，強調慎終追遠的意義及族群的團結和諧的倫理觀。原住民這些獨特的習俗與文化，呈現出人與土地最真摯的感情，也是原住民祖先留給下一代最珍貴的智慧資產。不過面對現代化的衝擊，看起來是原住民自己意志薄弱無法抵擋科技文明的入侵，放棄具有深層意涵的傳統文化，轉而追逐外來的「時髦」文化，在這裡聖誕舞會已經取代傳統豐年慶典。

近年來由於公路逐漸修築至山地，山地人與平地人來往日益頻繁，也就逐漸平地化了。各族美麗的傳統衣裳不斷簡化，年輕人改穿運動衫……，山地的文化就這樣漸漸消失了，就像台灣的山地文化一樣。<sup>334</sup>

文明藉著方便的交通直達原住民部落，「城裡的人則是時髦的代表<sup>335</sup>」，傳統文化是落後的象徵，都市的金錢觀、審美觀是原住民的學習的指標，原住民捨棄美麗的傳統的服飾，換上運動衫、牛仔褲，乍看下跟平地人沒有兩樣。科技文明把原住民徹頭徹尾改造了一翻，他們不只外表改變，土地的自主權喪失，連內在的價值觀也被同化。「商業文明的入侵，使卡揚人不只認不出同族的親戚和友伴，最後可能連自己也認不出來了……<sup>336</sup>。」

科技文明的侵略下，少數民族想要保有自己的傳統實在困難重重，「『食物越來越少，平地人一直往山裡移墾，』……我們部落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部落也

<sup>333</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08。

<sup>334</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211。

<sup>335</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14。

<sup>336</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10。

不得不往更高、更深的山上遷移……<sup>337</sup>。」現代人不斷與自然爭地，迫使原住民不斷往更深的山裡移動，這些被剝奪土地的族群注定要無根的漂泊，最後難逃在地球上消失的命運。

世界各地傳統文化一一消失時，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仍然有固守傳統生活方式的族群。徐仁修筆下的尼加拉瓜原住民享受自然賜予的食物，不羨慕外來便利的文化，堅持簡單而平靜的生活。

自古以來，一般的尼加拉瓜人就過著平靜而貧窮的日子，但這無損於他們的快樂。他們不嫉妒、不自卑，只是認為他們發財的運氣還沒到罷了！他們說：「我們一點也不窮，只是錢少一點。」<sup>338</sup>

與自然友好的尼加拉瓜人在最困難的時候，不曾怨天尤人，總是覺得眼前的難關一定能度過。他們相信財運總有一天會降臨在他們身上，錢少不會減少他們的快樂，上天會為他們安排好一切。他們要的不多，「一杯劣酒，可以使尼人高歌終夜，隨便一個簡單的家宴，可以使賓客熱舞至天明，……<sup>339</sup>。」明天的煩惱交給明天，今天還是要過得快樂，這樣看來他們才是真正活在當下的人。外人認為艱苦的生活，他們一點都不以為苦，「我們一點也不窮，只是錢少一點。」在他們的世界裡貧與富不是以錢財的多寡來區分，他們覺得有錢的現代人反而比他們更貧窮。

現代人深深感受物質慾望之苦，不但在於它永遠無法滿足，也在於它使人忽略了內心更真實的願望。<sup>340</sup>

人的需要可多可少，通常隨著一個人主觀的想法而定。「思想就是心靈的內容<sup>341</sup>。」

<sup>337</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80。

<sup>338</sup>徐仁修，《月落蠻荒》，頁 163。

<sup>339</sup>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30。

<sup>340</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66。

<sup>341</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4。

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就要從心靈著手。物質的慾望帶給人約束和限制，「簡樸是我們回歸心靈的第一步<sup>342</sup>。」人的本能需求是很容易獲得滿足的。徐仁修認為自然為原住民提供一切基本生活所需，「只要身心健康，自己也肯動手的客人，……，大自然也會供應一切<sup>343</sup>。」他們要的不多卻從自然裡得到很多，簡樸的生活讓他們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自然，「再多的錢財，如果沒有閒情逸致，算不得富人<sup>344</sup>。」在徐仁修眼中他們才是真正富有的人。

## 第二節 「返璞歸真」的態度

人類的祖先靠著本能與智慧在嚴苛的自然環境中，通過考驗而生存下來，「在我們的細胞基因裡充滿著荒野的熟悉<sup>345</sup>」。

人類的祖先有百萬年以上的時間，是在荒野中度過，他們憑著本能、聰明、勇敢而在大自然嚴苛的生存競爭中存活下來，後來更由於科技的發展，使人類獨霸地球，過著自認為豐足、舒適、方便的生活，但是人類卻沒有得到更多的幸福與快樂，反而為了得到物質上的享受，耗費大部分的時間、餘力，甚至沒有能力與大自然相處，而原本就在身邊，唾手可得，來自大自然的愉悅逐漸變成遙不可及，甚至變成一種奢侈的享受。<sup>346</sup>

人類的祖先在荒野中生活了幾百萬年，並沒有因環境嚴苛，而遭致滅族的命運，反而能憑著智慧及動物適應的本能繼續繁衍生息。後來科技的發展為人創造更舒適便利的生活環境，許多人因而迷失於追求物質的遊戲，「沒有能力與大自然相處」。似乎科技前進步一步，人就遠離自然一步，最後人與自然相隔越來越遠，來自大自然的愉悅竟是遙不可及的經驗。

<sup>342</sup> 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71。

<sup>343</sup> 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92。

<sup>344</sup> 徐仁修，《自自然然》，頁 9。

<sup>345</sup> 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6。

<sup>346</sup> 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荒野有情》，頁 3。

生活在科技文明中的現代人需要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是要使我們過度物質化的文明能升級，……創造出一種更合乎我們人類生存的『社會生態學<sup>347</sup>』<sup>348</sup>。」也就是說，現代人需要有遮風避雨的處所，但是不必要求一定要有豪宅；現代人需要有合乎季節的衣服，但是不必要求一定要追求時尚的華服；……。「自然荒野可以減輕你的俗慮，讓你重新體驗生命的意義，和對一切眾生的尊重，感受到真正寧靜致遠的喜悅<sup>349</sup>。」親近自然、過「返璞歸真」的生活是現代人生命重要的課題。從徐仁修的作品中可觀察到他對荒野的崇敬與喜愛，字字句句透露出對自然的深情與讚嘆，大自然在徐仁修生命中具有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他愛花、愛草、愛風、愛雨、愛荒野中的所有動物。他曾在受訪時表示，「荒野，是生命的源頭，是人類古老的鄉愁<sup>350</sup>。」徐仁修的荒野是他的家。

去實踐過一種「反璞歸真的生活」，就是要使我們能生活得更「自在」。更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享受人生給我們的舞台。<sup>351</sup>

「返璞歸真」是讓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也最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它並不是要放棄現在的便利生活重新過苦日子，而是要把被遮蔽本質的烏雲撥開，重新找回現代人對人、事、物的愛。因為愛才能包容；愛才能感動；愛才能看到美麗。「是一種感動的驅使，使徐仁修一次又一次地投奔大自然的懷抱，關心生態<sup>352</sup>。」「『被自然感動過的人，大概一輩子都會愛自然。』徐仁修說<sup>353</sup>。」徐仁修不斷進入荒野，從生命的源頭汲取更多對生命的感動。

---

<sup>347</sup> 「所謂『社會生態學』，指的就是；我們已認清二十世紀的工業商品化的消費生活，與物質要求的額外佔有，已使我們的自然生態受到嚴重的破壞。所以，我們自願的要使生活簡單化，突破工業社會裡，所謂『消費主義』的面紗。去過一種『社會生態平衡發展的生活』。」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頁 117。

<sup>348</sup> 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頁 117。

<sup>349</sup> 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8。

<sup>350</sup> 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5。

<sup>351</sup> 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頁 116-117。

<sup>352</sup> 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1。

<sup>353</sup> 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2。

## 一、從荒野看文明

現代人把自己的生命寄託於物質追求上，沒有科學技術的日子，就像斷了手腳一樣動也不能動。相較於古人生活簡單卻自在逍遙，現代人要的太多，卻變得面目可憎。

莊子曾經講，古代的人，處在天性自然的狀態中，一輩子都自由自在，恬靜淡然地生活著。在那個時候，陰陽二氣調和而寧靜，鬼魅神祇都不來驚擾，更不會有不健全的社會壓抑，他人的奴役，萬物和諧相處而彼此不受傷害，生命沒有夭亡的危險。人民怡然自得地生活在天地萬物之中，沒有憂愁和煩惱，更沒有精神的病態。<sup>354</sup>

精神上的富足遠比物質的富足更重要，「我們常把一生最寶貴的時間用在搜集錢財，然後在最無精力時把它花在最無意義的事物上，不只糟蹋了光陰，也壞了靈性<sup>355</sup>。」人的靈性要從那裡去找呢？人若能活在萬物和諧、沒有煩惱、沒有恐懼更沒有生命夭亡的環境中，就不會有煩惱憂愁，陰陽調和內心也才能和諧而寧靜，生命自然充滿靈性。

文明未萌以前，人類單純而與世無爭，世界呈現一片太平景象。日新月異的科技改變人類的生活，使現代人再也不要長途跋涉餐風露宿，生活更便利且舒適。但是現代人真的比較快樂嗎？快樂並不是存心找就找的到的，它無關乎運氣或金錢，「我們快樂與否，端視內心是否和諧，與我們控制宇宙的能力毫無關係<sup>356</sup>。」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前，人與自然彼此相容，極為融洽。曾幾何時，人類開始輕忽這些相互依存的牢固關係，甚至擺脫原本屬於大自然的一部份，

<sup>354</sup>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頁 144。

<sup>355</sup>徐仁修，《自自然然》，頁 49。

<sup>356</sup>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著，張定綺譯，《快樂，從心開始》（台北：天下文化，1997.06），頁 15。

『戰勝自然，人定勝天！』變成一項偉大的成就和目標。<sup>357</sup>

現代人認為其他物種的存在，都是因人的存在而存在。就像蓮花盛開的目的是為了供人類欣賞，蓮子是提供人類食用。自然界萬物的價值是由人類估斤秤兩來評價，若它不能為人所用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人自私的對所有物種的生存決定權把持不放，可是人類真的擁有這個權利嗎？「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你的一切來自自然，不要妄圖改變自然<sup>358</sup>。」人類一直在與自然進行漫長的鬥爭，人每次都以強迫手段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雖然每一次的勝利不免欣喜，但是這種快樂的感覺是短暫易消逝的。「人必須以創造而不是毀滅來超越自然這個原始的家園<sup>359</sup>。」現代人必須重新找回與自然連結的紐帶，重新建立一種新的人與人及人與自然間的相互聯繫方式，才能回到自然這個原始家園。

世代都居住在荒野的印地安人顯然比現代人更有智慧，他們懂得與自然和諧相處，對自然只有用心體會從不強取豪奪，他們用心地在保護自然這個最根本的「家」。

如果你能長到像巨人一樣高大，然後低下頭俯視那條曲曲折折的小溪，你就會明白，那山澗就是一條生命之河。

我就是那個巨人。仗著區區兩尺之軀，我像個小巨人般蹲踞在溪畔，仔細研究涓滴溪流到低窪地方時迴旋而成的小池沼。青蛙在裡頭下了蛋，小小的黑點散布在膠狀的水晶球裡，裡頭的生命正在等待時機到來，咬破球兒投入溪水的懷抱。<sup>360</sup>

印地安小孩小樹每天與自然為伍，在他眼裡自然裡的動植物都是那麼有趣神奇，他在自然裡領悟到山林、樹木都有生命，他善於體察萬物的內在心聲與它們心靈

<sup>357</sup> 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7。

<sup>358</sup> 郭麗娟，〈徐仁修 傳奇的荒野鬥士〉，《新台灣新聞週刊》第 566 期（2007.01），頁 51。

<sup>359</sup> 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頁 55。

<sup>360</sup> 佛瑞斯特·卡特(Forrest Carter)著，姚宏昌譯，《少年小樹之歌》（台北：小知堂，2010.05），頁 94。

相通。「但我們這些自稱文明的人，卻可以為了一點鈔票，謀殺一株具有百年生命的大樹<sup>361</sup>。」你如果不了解一樣東西的話，你根本不會愛上它，大部分人們內心的困擾，都是因為不了解而造成的誤解。印地安人看得見自然的美、深知自然的運作法則，他們對自然充滿智慧的做法確實值得現代人反省改變自己的行為。

原住民的智慧也展現在他們珍惜食物、樂觀不爭、取所當取及不貪求的生活方式。

他們以家庭為單位散住在廣大的叢林裡，通常他們到達一個新地方之後，會搭建一個非常簡陋、僅能遮風避雨的草寮，然後以草寮為中心，在方圓路程半日以內的範圍裡，採集野生食物以及打獵，等到一、二個月之後，野生食物、獵物漸少時，他們就遷徙，另覓新地方。<sup>362</sup>

以自然為家的普南人過著「逐食物而居」的生活。他們沒有固定的居所，因此沒有有形房子能關住他們的身體，也沒有無形的房子能網綁他們的心靈。「無邊無際的叢林使他們心胸寬廣<sup>363</sup>」文明未到以前，自然裡的食物充沛，哪裡有食物他們的家就建在哪裡，他們以家為圓心，以半日採集食物的路程為半徑，在那個區域遊獵生活一、二個月，直到食物減少時，再另覓下一個家的地點。純樸善良的普南人，視米為最珍貴的食物，「一年能吃上一兩頓米飯是他們最大的享受<sup>364</sup>。」，雖然普南人居陋室、簞食瓢飲卻一點也不貪心，「普南人永遠不會偷別人的東西<sup>365</sup>」，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他們不會拿，更不想要。「文化雖然改進了房屋，卻沒能同等地改進居住在房屋裡面的人。文化創造了許多宮殿，但要想創造些高尚的人和國王，卻不是如此容易<sup>366</sup>。」普南人雖然沒有豐厚的財產卻擁有最高尚的人格，而現代人居華屋、穿華服，卻不見得擁有對等的品德。

<sup>361</sup> 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37。

<sup>362</sup> 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30。

<sup>363</sup> 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32。

<sup>364</sup> 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31。

<sup>365</sup> 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29。

<sup>366</sup> 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台中：志文，1999.01），頁 56。



我們的口袋、國庫積存了越來越多的錢財，但台灣的天災人禍卻年年增加、歲歲擴大，空氣一年壞過一年，水質則越來越臭。用我們所有的錢也買不回這些。<sup>367</sup>

台灣在經歷多次天然災害後的經驗證明，自然的力量不容小覷，一個人不論有多大的成就終究敵不過自然力量的反撲，所以人類在自然面前是渺小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為自然做主，更不能左右其他民族生命的抉擇。

十幾年來，我與不少的原始民族接觸過，甚至生活在一起滿長的時間。起初我都有那種想引導他們進入文明的念頭，但接觸久了之後，我發現正好反過來，文明人應該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得到寶貴的教訓和啟示。數千年來，文明人夢想著伊甸園、世外桃源……可是越文明，人類變得越貪婪無情，離理想國也越遠。但我發現理想國的許多氣質，例如：發表意見的自由、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兄弟般的友愛、甘苦榮辱與共的氣度……等，反而很容易在未開化的原始民族裡找到，這不正值得我們這些自視甚高的文明人反省嗎？<sup>368</sup>

其實文明與野蠻是一種比較，越文明，人類卻越貪婪無情，而尊重他人、友善自然的態度、甘苦榮辱與共的氣度，反而可在原住民族裡輕易的找到，所以徐仁修認為現代人比原住民更具有野蠻的特質，也離理想國更遠。「我倒覺得都市叢林更可怕，到處是會致人於死傷的汽機車、火災……其中還夾藏著可怕的人獸，他們比任何一種猛獸都讓我害怕……<sup>369</sup>」徐仁修認為原始森林中的毒蛇猛獸不可怕，可怕的是穿梭街道間的汽機車，和居住在都市之中的「人獸」。徐仁修把人類形容成「人獸」是厭惡現代人的自私、貪婪、算計……等諸多惡習。因此他選擇遠離都市文明，親近他認為最文明的「荒野」。

<sup>367</sup> 徐仁修，《自自然然》，頁 47。

<sup>368</sup> 徐仁修，《赤道無風》，頁 161。

<sup>369</sup> 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臺北：遠流，1997.01），頁 99。

「荒野」讓徐仁修看見生命的光明面，急著把它介紹給不識荒野的有緣人。

「徐仁修藉著他在原始民族社會的經歷讓讀者看到沒有被『文明』污染之前所呈現的人性——人類既不貪婪，也不無情，更不自私<sup>370</sup>。」金錢把人類變得更貪婪、脆弱，它制約了現代人的行為，它讓人性的醜陋面赤裸裸的攤在陽光下。其實，有錢可以買到書籍，不能買得到「智慧」；有錢可以買到豪宅，不能買得到「心安」；有錢可以買到古董，不能買得到「永恆」。而原始民族雖然沒有錢卻生活得心安理得，他們簡樸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了映照現代人生活的一面明鏡。徐仁修藉著原住民的善反觀現代社會的弊病，他想告訴讀者人類最好的生活方式還是要回歸自然，回歸自然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 二、簡樸生活

過度消費的今天，有人開始提倡簡樸生活的價值。「以務實的眼光來看，我們不能等到耗盡地球資源以後，再去圖謀未來。因此，簡樸是人類的明智選擇<sup>371</sup>。」  
「簡樸是人對物所取的態度<sup>372</sup>。」因為簡樸的人對物沒有那麼多需求，而能夠有多餘的時間經營人與人的關係，提升心靈層次。

人類原來自荒野大自然，每個人內心深處，多少都有返璞歸真的嚮往或衝動，只是常被浮光掠影的日常生活所蒙蔽。<sup>373</sup>

二十歲那年徐仁修初次閱讀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所寫的《湖濱散記》，即得到很大的啟發，這本書從此開啟了他對生命的哲學思考，並影響他的往後的人生，「返璞歸真」的生活是徐仁修一直嚮往的生活方式。

陳芳明先生在〈秋天的簽名式〉中這樣寫道：

<sup>370</sup>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台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01），頁 73。

<sup>371</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69。

<sup>372</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 68。

<sup>373</sup>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新書月刊》6期（1984.03），頁 82。

在梭羅的經驗與思考裡，我獲得了生命的詮釋。人的精神枷鎖與權力束縛，往往來自內心的物慾。對權力不眷戀、對情感不佔有，就像梭羅那樣，把人格與肉體化為山川湖泊與草木蟲魚的一部份。……<sup>374</sup>。

人唯有對權力不眷念、對情感不佔有，才能擺脫物慾對心靈的束縛，過著梭羅般與自然融而為一的生活。梭羅一向對科技文明不屑一顧，他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簡樸的生活，他反對科技文明對自然的種種破壞，主張生活要簡單、不打獵、吃素等行為，都是關懷自然生態理念的具體實踐。梭羅的自由表現在心靈上，他隱居華爾騰湖畔，離他住處最近的鄰居都在一哩外，所以梭羅擁有絕對自由與放任。

「古時聖哲，……，都屬於那種外在之窮不能再窮、內在之富不能再富階級的人<sup>375</sup>。」梭羅相信人不被外物所役，才能找得到生命的豐盈與富足。由認同而實踐，徐仁修跟隨梭羅力行簡約生活，三餐總是自己料理，吃得簡單又清淡，衣著少有變化，對他而言最大的物質享受就是「溫飽」。

梭羅的《湖濱散記》以幽默、風趣與嘲諷的筆法來探討社會問題，他的每個觀點都令徐仁修激賞與認同，所以他在四十歲以前，每年都會把《湖濱散記》再看一遍，書中的諸多議題都成為徐仁修後來的寫作範本。觀看徐仁修的文章，不難發現，徐仁修也像梭羅一般是個追求內心富有，生活卻簡樸的人。

簡樸的生活讓徐仁修的物慾極低，多數人盲目追求的金錢，從來不是他在意的東西，因此他比一般人多了份自在。

親愛的安琪兒，你還記得那年中秋，我們一票朋友相聚促膝夜談，每個人分別談要賺多少錢才足夠，他們雖然有自知之明而沒有提出天文數字，可使我仍認為他們有因缺乏安全感而生出的貪婪，而我的數目字是——無缺。

<sup>374</sup>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頁16。

<sup>375</sup>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頁31。

就是當我有所需要時，不會匱乏。我自知，我所需很少。<sup>376</sup>

其實人需要的很少，想要的卻很多。「多少人把寶貴的一生全投注在收集錢財，期望成為人中大樹，直到臨終才發覺自己不過是一片虛幻的樹影，就是將所有的錢財取出，也買不到一絲生命輕微的回音<sup>377</sup>。」徐仁修要的不多，他追求的是心靈不受外物羈絆，精神生活過得富足。他覺得「要用錢的時候，老天自然會安排送過來<sup>378</sup>。」所以他從不為錢憂心，他做的和在意的是「自然」之事。

在大自然中多年的經驗，我得到一個啟示：「森林、大樹是上蒼賜予人類最大的恩寵，懂得欣賞、懷著感恩與尊重的人，他的生命將注入滿溢的喜悅與靈性。」<sup>379</sup>

懂得欣賞、感恩與尊重的人才擁有自然賜予的森林與大樹，為了這個天賜恩典讓徐仁修義無反顧的辭去公職，想飛向未知的蠻荒探險。卻因為情況有變化不能馬上出國，為了溫飽他索性到建築工地當工人，別人認為辛苦，他卻甘之如飴。他說：「我在國內找不到工作，況且了解建築工人的生活也是不錯<sup>380</sup>。」他的樂觀與寬懷讓他即使身處惡劣環境都能繼續前行，他一直相信「心想事成」這件事，事實上也因為他從不多求，上帝似乎特別眷顧他，「有錢人擁有這一片冷冷的泥土，我卻擁有長在其上無數的美麗野花，他比我有錢，但我比他富有<sup>381</sup>。」徐仁修從來就不是貪財的人，他的稿費或版稅除了買相機、鏡頭，不曾為自己添購些什麼。雖然如此，物慾極低的徐仁修卻是擁有最多自然的人。

吃素也是徐仁修簡單生活的具體實踐。現代人之所以選擇吃素的原因很多，有人為了宗教，有人為了道德，有人為了環保。徐仁修吃素的理由是：

---

<sup>376</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頁 64。

<sup>377</sup>徐仁修，《自然有情》，頁 11。

<sup>378</sup>鄭朝陽，〈不跪地怎聞花香？不傳技術傳氣度〉，A6 版。

<sup>379</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131。

<sup>380</sup>晴軒，〈徐仁修的春雨鄉愁〉，《中國時報》，1980.03.19，第 8 版。

<sup>381</sup>徐仁修，《自然有情》，頁 55。

為了使大自然能源循環更經濟，以及使自己晉升更文明的的層次，我在進入森林半年後，逐漸戒掉吃肉的習慣。幾年來健康非但沒有受損，反而更少生病，意志力也變強，頭腦更清醒了。<sup>382</sup>

其實素食者選擇的不僅僅是食物，而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徐仁修不想對生態造成太大壓力，也為了擺脫內心想過好日子的慾望，他選擇讓大自然能源的循環能更經濟的生活方式，吃素不但無損他的健康，他的頭腦反而更清楚也擁有更強的意志力。

素食在能源利用上比肉食經濟得多。一塊地生產糧食，並直接用糧食來養活人，比用這些糧食去養牲畜，再用牲畜來養人，效率要高好幾倍。所以我們吃一斤肉，等於吃差不多十斤的糧食。如果直接吃素食，就可省下八、九斤的糧食。以一個人一年吃五十斤肉來計算，就可省下四、五百斤的糧食。<sup>383</sup>

「一塊地生產糧食，並直接用糧食來養活人，比用這些糧食去養牲畜，再用牲畜來養人，效率要高好幾倍。」據統計，土地生產出來的糧食大部分都拿去為養牲畜，少部分才供給人食用。如果從土地生產出來的玉米、大豆，不被大量拿去飼養供人類肉品來源的牲畜，而是提供給人吃，就可以挽救許多缺糧地區處於飢餓的人口，免於捱餓或營養不良。

台灣獼猴吃素的行為亦給徐仁修帶來很大的啟示，他發現猴子並不會因為沒有吃肉而減低活動力，反而個個身手矯健又活力充沛。徐仁修認為這足以證明靈長類是適合吃素的<sup>384</sup>。「野蠻人在接觸文明之後戒掉吃人的惡習；那麼文明人在文明更進步之後，是不是該改掉吃肉的陋習呢<sup>385</sup>？」所以徐仁修在觀察台灣獼猴

<sup>382</sup> 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23。

<sup>383</sup> 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19。

<sup>384</sup> 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19。

<sup>385</sup> 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23。

半年後，就奉行素食主義。

因為推崇梭羅簡樸生活的想法，徐仁修不但自己吃素，同時希望影響更多人加入吃素的行列，所以他也是周一無肉日的發起人之一。素食不但減緩地球暖化，減少畜牧業的排碳量，也使人類獲得健康。

數據一清二楚：生產 1Kg 牛肉製造 36.4Kg 二氧化碳，肉食者一年因飲食產生 1500Kg 二氧化碳，素食者僅 430Kg：全球人口只要一週吃一天素，地球就有救了<sup>386</sup>。

徐仁修認為「眾多的肉牛出現代表大片雨林的消失，過量肉食者不但破壞了雨林，也害了自己的健康，更造成許多窮人的饑荒<sup>387</sup>。」雨林擁有超過地球一半以上的物種，同時負擔淨化大氣的功能，每人多吃一塊肉，就有一部份的雨林要被夷為平地，以種植牧草餵牛。徐仁修書中寫到梭羅名言是這樣的：

說人是一種肉食動物，不是一種責備嗎？是的，把別的動物當作犧牲品之後，人多半能活了，事實上也的確活下去了。可是，這是一個悲慘的方式——任何捉過兔子、殺過羔羊的人都知道。<sup>388</sup>

現代人吃肉的行為早已不只為了填飽肚子這個單純的理由而已，嘗鮮的心態多半左右多數人的抉擇。山珍海味確實讓人滿足口腹之慾，無辜的動物卻要為人犧牲生命，這是何等殘忍與霸道。徐仁修不贊成為了追求物質生活的提升而任意踐踏自然，「每個人內心深處，多少都有返璞歸真的嚮往或衝動<sup>389</sup>」他主張人類應該順應內心的想法，過「返璞歸真」的生活。

當多數人懂得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體會不能再過如此紙醉金迷的生活時，

---

<sup>386</sup>陳若曦，〈疏食救地球〉，《聯合報》，2010.06.07，D3 版。

<sup>387</sup>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頁 124。

<sup>388</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20。

<sup>389</sup>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頁 82。

就有擺脫所有人生的桎梏，提升精神生活的可能。

近代物質文明的進步，讓大部分的人把時間與心力都放在獲取物質上，美食、華衣、豪宅、名車……變成生命的全部，就連學校的教育也都只教導可以獲取經濟（物質）的知識，以致我們大多數人失去了對美好事物的欣賞能力。對這些人而言，事物的美好與否是以價格來衡量，……。<sup>390</sup>

當物質追求成為生命的全部時，人就成為物的奴隸。物慾的滿足並不能填補我們心靈的空虛，因此人即使有萬貫家財，還不一定找得著快樂。「西方提倡簡樸的人，無不同時強調心靈的修持<sup>391</sup>。」人的注意力從虛華的外在轉向內在時，就懂得反省自身，觀察自己情緒的變化，進而更了解自己。簡樸「並不是指物質上的貧窮，相反的，它是指精神上不受財富左右，可以顯示獨立自主的心靈與人格<sup>392</sup>。」改變心靈的態度，拋下功利的念頭，才能隨遇而安，能優游於不同的生命天地中，人生何處不是桃花源？

對於徐仁修而言簡樸生活帶來的是心靈的富足，自然是生命中的桃花源。他的每一次出走或許名義上是為了工作、為了生計，實際上是為了接近自己最愛的自然，也為了在自然裡找尋那最熟悉的鄉愁，找尋自我存在的意義。

### 第三節 人文關懷

「人」是徐仁修最關心的對象，他致力於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提倡「返璞歸真」的生活方式，教導現代人觀察自然，他最終的目的就是「人」。

#### 一、尋找家的記憶

---

<sup>390</sup>徐仁修，《自然有情》，頁3。

<sup>391</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71。

<sup>392</sup>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頁80。

現代人雖有高樓洋房、花園別墅，但多數人還在找尋一個心靈的「家」。「鄉愁是心靈的，靈感的真正故鄉<sup>393</sup>。」心靈的家能夠填補心靈的空虛，那是一種對人精神的撫慰。科技文明帶著高度的心靈危機找上了現代人，現代人在科技文明的社會中忽略了自我的探尋，因此找一個身心安頓的居所，為生命找到一個在天地間適當的位置是必要的。

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表面上是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其實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現代人是孤立無援的，沒有家，也沒有根；他無法擺脫來自各方的壓力。<sup>394</sup>

聖經上說：亞當和夏娃本來無憂無慮的在伊甸園生活，他們不必勞動，也不必思考下一步該做什麼，與自然無爭且和諧。但是自從被上帝趕出伊甸園後，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無依無靠且「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們已經和自然決裂，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sup>395</sup>。從此以後，人生活在一個聽天由命、無法預知未來的世界中，這個世界裡只有生和死是確定的，生命的恐懼感不時向人類襲來，這種恐懼帶來的心靈空虛讓人厭惡且無力招架，人想用物質財富來填補這種空虛感，卻怎麼也填補不滿。因此現代人常出現焦慮、不安，卻不知道如何來排解這討厭的感覺，這種精神上的無力感會擴大變成現代人普遍的心理狀態。「只有擺脫自身設置的枷鎖，復歸於生命的原始靈魂，才可以拯救面臨危險的現代人<sup>396</sup>。」

這是最覺興奮的時刻，每每在保有原始面貌的荒野大自然裡，……，我不再受時光與肉體的侷限，我的冥想力可以讓我穿梭於地球的任何年代，並深深的體會到生命無限的真諦，以及荒野對地球、對人類無與倫比與無

---

<sup>393</sup>韓小蒂，〈九芎林—徐仁修與自然共舞的家鄉〉，《行遍天下》第 149 期（2004.02），頁 85。

<sup>394</sup>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頁 106。

<sup>395</sup>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頁 110。

<sup>396</sup>吳光遠著，《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頁 143。



可取代的重要。<sup>397</sup>

徐仁修以自己的親身體悟發現，「荒野」可以讓思想擺脫時間與肉體的禁錮，找到生命的真諦，使心靈重新找回「家」的感覺。

人類的祖先千萬年前就在荒野中生活，祖先們個個練就一身野外求生的好本領，雖然後來都市的生活讓人遠離荒野的生活模式，但是人的身體裡一直存在對自然的記憶，那就是對自然的「鄉愁」<sup>398</sup>。「在我們的細胞基因裡充滿著對荒野的熟悉<sup>399</sup>。」這種熟悉的感覺是一種聽到鳥兒啁啾的感動，一種看到野獸的悸動，這麼熟悉的經驗存在我們的身上，只要一經觸動就會被重新喚起。

洪荒時代，人類的祖先千百年來徜徉在大自然中，從原始進化至今，我們人體的整個構造，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種感覺，都跟大自然的環境息息相關。<sup>400</sup>

洪荒時代，人類的祖先為了能在自然裡生存下來，細胞、器官都要不斷進化以適應生存的環境，才能獲取食物，繁衍下一代。「在進化的過程中令我們感動的、恐懼的，其實都還在我們的潛意識裏面，……<sup>401</sup>」人在自然中的每個感動都將連結人類對故鄉的記憶，也就是「家」的記憶，「這種鄉愁唯有從大自然中去連結，才會被撫慰，而充滿了快樂<sup>402</sup>。」人最初與自然是一體、和諧相處，而且就人的生理和身體功能，是適於生活在自然世界的。可是人卻不安分「他所擁有的理性、想像和自覺意識完全打破了自然的和諧狀態，給原有的世界攪了個亂七八糟<sup>403</sup>。」現代人原屬於自然，卻又因科技文明與自然分家，所以他必須在自然和科技文明間找到一個平衡的方式。

<sup>397</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131。

<sup>398</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6。

<sup>399</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6。

<sup>400</sup>潘煊記錄，〈覺培法師 VS. 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頁 30。

<sup>401</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6。

<sup>402</sup>潘煊記錄，〈覺培法師 VS. 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頁 30。

<sup>403</sup>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頁 111。

現代人生活的太刻意，若不是趕著時髦，追著流行，就是附庸風雅，這些都是隨著漩渦浮轉的泡沫，瞬即消逝，只有踏實的順其自然之道的的生活，才能開出一片原野的繁花。<sup>404</sup>

徐仁修認為時髦、流行就像泡沫一樣瞬間即消逝，只有順其自然的生活，才能讓生命開滿茂密的花朵。徐仁修不附庸風雅，順其自然之道的他在自然裡尋找生命的感動。

不久，中元的滿月慢慢升了上來，照亮了普渡孤魂野鬼的夜晚，我和那群猴子隔著一片浸滿水銀般月光的森林，靜靜地對坐著，心中被一種喜悅所充滿，這是一種為大自然所接納的喜悅，一種充實的歸屬感瀰漫著。這種感覺在人類進入現代文明後，就逐漸失去了，但人類一直在有意無意中，想重新找回而不自知。所以很多人飼養各種寵物，想從他們身上重享這種歸屬感、這種喜悅，但那畢竟只是大自然的影子而已……<sup>405</sup>

農曆七月十五的夜晚，徐仁修與一群猴子在季風林中靜靜享受柔美的月光，心中不是對孤魂野鬼的恐懼，而是一股被自然接納的喜悅感。這種喜悅感是自然帶給人類心靈的撫慰，就像在家裡才會有的安心感覺，它令人充實而愉快。「人類對大自然的渴望還在心裡燃燒著，長久下來，產生了焦躁、不安的情緒，暴喜暴怒。最後容易造成精神上的疾病<sup>406</sup>。」多數人在進入科技文明世界後，心靈被充斥的物質蒙蔽，已經看不清楚內心的渴望。徐仁修認為有人藉著養寵物、種植物來撫慰焦躁不安的情緒，其實就是在找尋自然，來找回人回到「家」的感覺。

「自然」帶徐仁修放下成見，滿足他精神的想望，體會到生命中的永恆意義<sup>407</sup>。真正的幸福就是這種精神的滿足，現代人類在物質的世界中為了追求幸福奔

<sup>404</sup>徐仁修，《自自然然》，頁 53。

<sup>405</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92。

<sup>406</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9。

<sup>407</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102。

波忙碌依舊一無所獲時，徐仁修卻輕易的在「自然」裡體驗到了。

## 二、悲天憫人的情懷

徐仁修長時間與自然相處，對自然的了解極深，越了解自然，他對自然的關注就越深。「當你在大自然得到的感動、喜悅愈大，你所承擔的責任愈重<sup>408</sup>。」為了回報自然無私的給，徐仁修擔下守護自然的重任，更加關注台灣土地，不容許美好的自然遭到破壞。

這些年我時常在拍攝的過程中反省自己：是否會因拍照而破壞了大自然？我看過太多從事自然生態攝影的工作者並不真愛大自然，只是大自然照片讓他有利可圖而已。一位攝影者為了能更清楚拍攝到台灣藍鵲餵食的情形，試著把巢旁不遠的枝葉剪除，結過整個巢翻了，成了「覆巢之下無完雛」的悲慘情景。<sup>409</sup>

徐仁修常自省他在拍攝過程中是否干擾到自然的運作。因為他發現有些攝影工作者，攝影的目的是為了賺取名利，他們為了把相片賣個好價錢，刻意照他們的意思雕琢自然情境，結果自然生物成為他們利慾薰心下的受害者；徐仁修拍攝照片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自然，若因此而驚擾自然的動植物，就與他走進自然的動機背道而馳，因此徐仁修常常自我反省，是否有因為拍照的工作而驚擾了大自然。可見保護自然是徐仁修一生堅持的志業，他最不願意的看到的就是自然的生物受到傷害，相較於為了利益而出賣自然的人，徐仁修尊重自然的態度是值得敬佩的。

從徐仁修為搭建平台記錄在大安溪口鷺鷥鳥時的堅持，可以看出他是個尊重自然的人。

我攜著觀察台的草圖到附近的安田村，找到一位建築小包工承建，幾經討

<sup>408</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4。

<sup>409</sup>徐仁修，《獼猴與我》，頁 144。

價還價，以五千二百元成交，我唯一的條件是要他在搭建過程中那些會弄出巨響的工作，像要大力敲、捶的部分，必須在林子外做妥，免得在林中進行時造成對鳥兒的驚嚇，他想都不想就滿口答應了。<sup>410</sup>

徐仁修與搭建觀察台的包工協議，會發出巨響的工作都要在林子外完成，以免驚擾鷺鷥鳥，可以看見他把「自然」擺在第一位的思考與行為。這個不在乎價錢只在乎鳥的現代人，確實讓這位承攬工程的包工無法理解，他臆測徐仁修必定是有利可圖或者「若不是有錢人的子弟，就是神父，不然就是有點『哮喘』——神經仔<sup>411</sup>！」包工以功利的邏輯來看徐仁修，當然滿腹疑問。這是因為他一輩子沒有體會過自然給的感動，在他眼中的自然只是人類用來賺錢的資產，不值得費盡心思的善待它。「台灣的大自然竟已奄奄一息，……，致病的病毒是人<sup>412</sup>。」每每想起昔日美麗的自然，總讓徐仁修悲從中來，因此搶救受傷的自然，改變人民的觀念，就成了徐仁修紀錄觀察的重要目的。

除了對自然的關懷，「人」和「孩子」一直是徐仁修目光的焦點，在他的作品中不時流露出對他們的不捨與關心。一個早春的午後，徐仁修坐在屏東縣滿州鄉的雜貨店裡等候帶他入山的嚮導，沒想到他等候的嚮導竟然是一個瘦弱的小女孩。

不久，店廊下來了一個瘦小的女童，穿著短而單薄的淡色舊連身裙，臉色鰲黑，眼睛明亮。她正喘著氣，顯然用滿快的速度奔跑了一段距離。這時我才發覺她沒有穿鞋子，我注意她的腳，發現她的小腿上有好幾處或紅腫或有膿疱，而其上也沒有絲毫上過藥或包紮過的痕跡。<sup>413</sup>

……一位沉迷六合彩賭博的父親，把家當輸光了，也把老婆氣走了，而這

---

<sup>410</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33。

<sup>411</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33。

<sup>412</sup>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頁 9。

<sup>413</sup>徐仁修，《荒野有歌》，頁 137。

瘦小的女童要負起很多看顧弟妹和許多家事的責任。

這女童幸好是生長在這依山傍水的村裡，而不是燈紅酒綠的都市裡，否則她若不淪為小偷，也早晚會被賣入風塵的。在這天涯海角的小村，大自然給了她厚實、樂觀、不屈的天性，使她依然有著響亮的笑聲。<sup>414</sup>

顯而易見，這個赤足、穿著單薄又雙腳滿布傷痕的小女孩並沒有得到父母太多的關心，可憐的他生長在破碎的家庭，致使他必須提早長大擔負起照顧家的責任，與現今社會中許多被呵護至極的孩子相比，他的處境顯得更令人心疼。

這種例子在貧窮的村莊應該不少，偏鄉謀生困難使許多年輕人離鄉背井，移往都市謀生，留在家鄉者除了務農，根本沒有其他工作機會，因此居民的生活普遍辛苦。窮怕了的村民希望藉由賭博能一夕致富來脫離貧窮，但是這個奇蹟終究沒有發生在女孩家裡。小女孩的父親輸光了家產仍然執迷不悟，她的母親憤而離家，照顧弟妹及洗衣煮飯等責任都落到女孩一個人身上。「這女童幸好是生長在這依山傍水的村裡」，徐仁修慶幸女孩不是生長在複雜的都市中，否則女孩將難逃被賣入風塵或淪為小偷的命運。女孩的樂觀讓他還依然保有天真的笑容，大自然教給她面對問題的勇氣，能勇敢不屈服的面向未來。

這個瘦小的女孩讓徐仁修憶起自己的童年。

我想起自己國小六年級時，不也這瘦小嗎？那時我正有著無法填飽的肚子、做不完的農事、走不完的村路，以及背上一個擺脫不了的弟弟。<sup>415</sup>

貧苦的年代徐仁修吃過的苦可不少，他的家裡永遠沒有足夠的糧食能餵飽大家，小小的年紀就充當父母的角色來照顧弟妹，就是因為體會過苦日子的艱難，他更能夠同理貧苦孩子的辛酸，佩服孩子堅忍的精神。

另一個在大陸的十一歲孩子，只上過半年學校就輟學在家幫忙家務，自然同

---

<sup>414</sup>徐仁修，《荒野有歌》，頁 152。

<sup>415</sup>徐仁修，《荒野有歌》，頁 140。

樣教會他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他雖然是個頂多十一歲的小孩子，但已經擔負起一個牧人的工作。比起台灣被功課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同齡小孩，不知成熟、強健多少，甚至比起我們的大學生來，也毫不遜色。

我目送著他消失在大草原裡，心中湧起無限的感觸。他也許不知道電動玩具為何物，當然也沒有吃過麥當勞，沒喝過可樂，但他可以用石子把幾十公尺外的野兔擊昏，驅走野狼；他認得草原上的各種動植物，曉得如何照顧牲畜；他可以在大草原上獨來獨往，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由生活。

但是當現代物質文明進入大草原後，他又會受到外來強勢文化的鄙視和欺凌，為了避免被淘汰，他們只好「低頭」與接受「同化」，然後這個民族就消失了。看來在這個競爭激烈的時代裏，少數民族要保存自己的生存方式，還真是困難重重哩！<sup>416</sup>

十一歲的藏族男孩就得學習放牧的工作，長期的放牧生活讓他身強體壯，自然教他認識草原上所有動植物，他會利用石子擊退野狼、獵殺野兔，廣大的草原任他自由奔馳，自由奔馳在草原的生活是台灣生長在溫室的孩子沒有過的體驗。不過徐仁修對於在科技文明傳入大草原後，這個民族將無法生存於這個極度競爭的時代而憂心，以文明社會的標準來審視，沒有任何文憑的男孩將被邊緣化，未來對他來說會是辛苦漫長而見不到光明的。

在金三角徐仁修看到許多被鴉片控制，看起來不似人倒像鬼的行屍走肉，身處惡劣的處境中讓他們靠吸食鴉片來暫時忘卻現實的殘酷，不過這個逃避的舉動，卻把他們變成鴉片的奴隸。

---

<sup>416</sup>徐仁修，《山河好大》，頁 95、96。

奴蔡默不作聲地捏著鴉片膠，然後用他那深陷的大眼睛朝我瞟了一下，他的樣子活像骷髏鬼。<sup>417</sup>

到下午時，我們又去奴蔡家。他正蹲靠在破牆邊呻吟著，眼光呆滯、涕淚橫流，呵欠連連，手腳也微微發抖，這正是鴉片癮發作的情形。<sup>418</sup>

清朝末年吸食鴉片的人就像現在吸菸者一樣普遍，上至政府官員下到販夫走卒，都成了被鴉片控制的鴉片鬼，當時國民個個骨瘦如材，清朝的國力一蹶不振。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一旦鴉片成癮能讓一個家庭破碎，讓一個國家滅亡。「奴蔡才三十二歲，但看起來彷彿五十歲了<sup>419</sup>。」奴蔡原本是一個很有名的金三角英雄，染上毒癮後變成眼光呆滯、涕淚橫流，呵欠連連，手腳發抖的骷髏鬼，他每天「要花新台幣十二元來買生鴉片，但是他的平均收入很少多過十二元<sup>420</sup>。」人不敷出的情況下，能想像他家中景況之淒慘。「在漫長的雨季中，真是無聊透頂，侷促、苦悶使人近於絕望之境<sup>421</sup>。」鴉片為吸食者構建了一個不真實的世界，這個幻想的世界暫時帶他遠離現實的苦悶。不過人終究還是要生活在現實中，生活的種種磨練需要有更多的勇氣與智慧來面對。徐仁修看到吸鴉片者毒癮發作時的不堪，將它詳細陳述於書中，希望藉此例子告訴讀者遠離毒品，勇敢面對現實社會的苦難，面對苦難才是戰勝苦難最好的方法。

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事情，使徐仁修更能看到孩子的天真、窮人的苦與自然的美。

我想我不是一個好探險家，也不會是好記者，因為我總是不夠冷靜，總會讓眼前的各種情況來影響我的情懷，我太容易介入，就像我始終無法成為

<sup>417</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101。

<sup>418</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102。

<sup>419</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102。

<sup>420</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109。

<sup>421</sup>徐仁修《罌粟邊城》，頁 109。

好獵人，因為我總不忍刺下最後致命的一標而讓獵物脫逃……。<sup>422</sup>

徐仁修自認為自己不是個好探險家、不是個好記者也不是個好獵人，因為他總是不忍心看到自然萬物的悲苦，他設身處地的幫他人思考問題，對別人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的徐仁修，他看到現代人被物質文明帶向毀滅的歧路，亟欲把被宰制的現代人拉回自然，重回身心安頓的居所。

### 三、讓荒野教育下一代

台灣的地理位置特殊，它的氣候涵蓋熱帶、亞熱帶、溫帶、寒帶等多樣型態。這麼多樣的氣候型態孕育出多種台灣特有的動植物，放眼世界台灣可稱得上是得天獨厚。但是台灣國土面積小，生態系一旦遭到破壞，生物就有絕種危機，所以保護自然是台灣人生下來就擔負的使命。但是台灣人真的意識到了嗎？

自一九七五年以降，台灣不顧一切地朝向建設「經濟奇蹟」的目標努力後，人們口袋裡花花綠綠的鈔票不斷地增加，同時，我們環境的污染指數也不斷增高，而大自然的生物卻快速地減少，螢火蟲消失了，泥鰍、蛤蜊、青蛙……不見了，小溪岸、河堤、溝渠、田埂……大都鋪上堅硬、粗暴、醜陋的水泥，美麗、生動的大自然漸離我們而遠去，孩子們也越來越少有機會去接近自然、向自然學習，也無法從自然那裏得到啟示、快樂、感動，兒童最珍貴的想像力也難以得到大自然的滋潤，……<sup>423</sup>

台灣「經濟奇蹟」最明顯的效應是人們口袋裡多了很多鈔票，附屬效應是環境污染讓螢火蟲、泥鰍、蛤蜊、青蛙消失了，當水泥取代泥土入侵現代人的生活，缺乏與自然接觸的經驗就變成現代台灣人的共同問題。徐仁修認為從小就被鎖在水泥屋裡的孩子因為沒有自然經驗，全變成沒有想像力的一代，對他們而言，自然

---

<sup>422</sup>徐仁修《季風穿林》，頁 84。

<sup>423</sup>徐仁修，《自然四記》，頁 4。



只會出現在電視上和照片上，它是那麼的不真實。「來自大自然的愉悅逐漸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甚至變成一種奢侈的享受<sup>424</sup>。」

所以依照徐仁修的想法，現代人應該重新與自然建立友誼，積極為自然、為自己、為下一代做正確的事，「保護自然生態就是保護我們自己，以及未來的人類，也就是我們的子孫<sup>425</sup>。」

人類無法獨自存在，完全得依靠大自然而生存，就是呼、吸都受惠於大自然，所以大自然與我們可說關係密切到「息息」相關的程度。但因為它隨時就在我們身邊，以致我們根本忘了它的存在。<sup>426</sup>

人應該認清一個事實，若缺少自然，人連最基本的呼吸都會困難重重，人類自古就在自然關照下生活，現代人卻忽略了它，把自然變成最熟悉的陌生人。為了重新體會最初生命的感動，徐仁修主張每個人都應該主動接近自然，就可以找回那種潛藏在我們體內對自然熟悉的感覺。

大部分的人到了大自然裡，都變得陌生，手足無措，但在我們心頭深處卻又有一些回歸自然的喜悅，一種熟悉的感覺，那正是人類祖先長久生存在大自然裡，深留潛藏在我們基因中的本能。也就是說，我們人類心靈深處是十分親近大自然的，只要稍加啟發，我們立刻就可以與大自然相處的和諧又愉快，而這啟發的祕密就是自然觀察。<sup>427</sup>

人在自然中得到的喜悅，是祖先留下來的對「故鄉」的熟悉感，走進自然做自然觀察，是最佳接觸自然的方式。如何做自然觀察？徐仁修認為可以從觀察院子裡的一棵樹著手，看這棵樹在春夏秋冬的不同的變化；觀察一片草地，認識各種野

---

<sup>424</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7。

<sup>425</sup>徐仁修，《荒野有歌》，頁 6。

<sup>426</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5。

<sup>427</sup>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荒野有情》，頁 3。

花野草在這片草地不同時間的消長；觀察一條野溪、一塊濕地……，自然也許在你家後院、社區公園、一塊廢耕的農地，總之自然離我們不遠，它就在我們身邊，只是長期受到人類的忽視，當你願意投入心力，「所獲得的將不只是知識，還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好<sup>428</sup>。」徐仁修主張人類的基因中就存在與自然相處的能力，只要稍加啟發，每個人都是自然的守護者，也是最好的自然觀察家<sup>429</sup>。

自然觀察最佳啟發時期就是孩童期。孩童時期與自然接觸的經驗，是指引他長大後持續走向自然的關鍵。「巴西雨林中一位十一歲的印地安小男孩，他對大自然的知識就遠超過一位在美國研讀自然生物的碩士<sup>430</sup>。」徐仁修就跟這個巴西小男孩一樣，從小自然帶給他許多體悟。

小時候因為家裡窮，要自己去釣魚，你才有魚可以吃。沒有污染的環境中，各種魚都有，所以會對魚的生態、種類非常清楚，會用各種方法抓魚，……。

此外，我們在夏天快到的時候會想辦法摘些藥草去賣，這樣才有零用錢買冰……。我們就這樣認識很多藥草、動物、植物。<sup>431</sup>

窮苦的日子，唯有自己動手才能獲得資源。為了填飽肚子，徐仁修從小就必須想辦法釣魚，因為這不得不的經歷，使他學會分辨魚的種類，辨別藥草變賣賺取零用錢，自然在不知不覺中教會了徐仁修許多辨別動植物的知識，也養成他勇於築夢的性格。

實際從事環保運動多年，徐仁修發現一味的與大企業展開抗爭行動，並不能看見台灣環境變好的效果，「播種與紮根的工作是真正保護台灣大自然生機的最佳辦法<sup>432</sup>」。徐仁修指出要保護自然就要從教育孩子著手，「這些孩子們都懂得從一個更宏觀更長遠的眼光來反省生活與面對自然<sup>433</sup>。」

<sup>428</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9。

<sup>429</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7。

<sup>430</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7。

<sup>431</sup>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頁 131。

<sup>432</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4。

<sup>433</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4。

過去我與許多人曾以環保運動來抵抗那些製造污染、破壞大地的大企業，其結果就像遇見了希臘神話中的九頭妖龍——你砍去一個龍頭，牠會再長出兩個頭來一樣，不但沒完沒了，還會被套上「環保流氓」的大帽子而難以脫身。但，這些曾深入荒野、受過大自然感動與啟示的孩子們，在長大之後，若是成為政府決策官員，他們不會為虎作倀；若是成為企業家，他們早就明白「違反自然生態的投資」對整個地球、人類而言，是極為虧本、得不償失的投資。<sup>434</sup>

台灣在一九八〇年左右，台灣的環境問題已經開始爆發出來，環保聯盟在此時因環境問題而出現了。那個在高壓統治的時代，每則新聞內容都被嚴格的過濾審核，可見當時根本沒有言論自由，人民沒有管道發聲，所以要讓政府注意到的方法就是「抗爭」。歷經了大概二十年的抗爭，台灣的社會運動從環境運動、學生運動發展到民主運動，環境問題還是無法徹底改善。到了一九九四年，徐仁修轉變想法認為靠社會運動可以阻止某一些事的發生，但是牽扯較大利益糾葛的還是阻止不了。因為資源掌握在大企業手裡，大企業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九頭妖龍，你阻擋了它的一個建廠計畫，它可以再建八個廠給你去抗爭，擋都擋不了。因此徐仁修認為唯有從兒童教育著手，才能改善台灣整個環境生態的問題<sup>435</sup>。

秉持著要改變國人環境觀念原則，因此「荒野保護協會」自成立之初即非常重視兒童教育，徐仁修覺得在可塑性高的兒童期如能建立正確的自然觀，擁有美好的自然經驗，在其日後的生命歷程中是深具意義的。「教育必須由上游植根，也就是先從孩子這一代培養起環保護生的觀念和習慣，……<sup>436</sup>」徐仁修特別看重小朋友天真無邪、具有熱忱和充滿活力的特質，他們同時與生俱有強烈好奇心與求知慾的天性，只要帶領他們重回大自然，陪伴他們一起去探索、發現、擁有美

---

<sup>434</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4、5。

<sup>435</sup>徐仁修，〈環境運動二十年〉，《荒野有歌－徐人修個人網站》（來源：<http://silencio.tw/3-10.htm>，2014.12.31）

<sup>436</sup>易齊，〈徐仁修原生的呼喚〉《國魂》643 期（1999.06），頁 77。

好的自然經驗，他們的成就將會超乎我們的想像，等這些孩子長大後不論是政策決策者或企業員工都可發揮「正本清源」的功效。徐仁修期許每個「荒野」教育下的孩子都成為愛自然的人，成為保護自然的志工。

童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是扎根的時機。根是否扎在宜他成長的氣候、適合他生長的土地，就決定了他日後能否成為大樹，能否開出美麗的花朵，能否結出豐碩的果實，童年是他的關鍵。<sup>437</sup>

純真的孩子就像一張白紙，你為他塗上黑色，他就變成黑色；把他塗成紅色，他就會是紅色，所以徐仁修指出兒童期是最佳的人格塑造階段。徐仁修說，「當年輕的一代，從理智上、感情上尊重生命、保護生態時，台灣自然生態的復原就有希望了<sup>438</sup>。」於是他相信在孩童時期，積極帶孩子接觸自然、體會自然的美，孩子長大後必定會成為善待自然的人，為自然保護工作貢獻心力。徐仁修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保護生態的觀念能影響到整個家庭、整個社會，使台灣人都成為愛自然的人，台灣的自然才能代代長存。

總覺得，我們原本都很富有，富得可以如此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但，因為要得太多，反而使我們變窮了，自己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有許多都市人，竟記不得天上有月亮，也忘了有星星！<sup>439</sup>

科技文明的進步讓現代人追逐越來越好的生活方式，卻因為要的越多也不知不覺失去越多，「我們原本都很富有，富得可以如此自由自在、隨心所欲。」過多的物質的物質充斥，反而讓現代人茫然了，心靈變窮了。徐仁修提醒被高度機械化宰制下的現代文明壓得喘不過氣的現代人，別忘了自己可以看星星、月亮，還擁

---

<sup>437</sup>徐仁修，〈孩子的根與故鄉〉，《荒野有歌－徐人修個人網站》（來源：<http://silencio.tw/3-3.htm>，2014.10.19）

<sup>438</sup>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頁 55。

<sup>439</sup>徐仁修，〈仲夏夜探秘〉，頁 110。

有一大片美好的自然。他鼓勵現代人走進自然，在自然裡可以享受自由自在與隨心所欲的富足感覺，因此現代人走進自然就彷彿找到一條回家的路，它會是所有現代人心靈安頓之處。



## 第五章 結論

徐仁修的童年，正好是台灣經濟起飛，台灣舉國上下一心，創造出傲視全球的經濟奇蹟的時代，不過這個經濟奇蹟卻是台灣環境污染的惡夢的開端。

台灣的有心人士也注意到環境惡化的問題，八〇年代初，韓韓、馬以工首先以環境生態為主題所撰寫《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引起社會大眾廣大的回響。書中急切憂心的提及紅樹林的生存危機、九孔養殖池的汨濫等問題，企圖透過這些呼籲挽救生機勃勃的紅樹林及反省現代科技生活的方式。

繼韓韓、馬以工之後，更多的自然寫作者紛紛加入關心台灣生態環境的行列，而他們的作品有別於環保文章，普遍呈現出更多創作者本身的生態思維。此類作品被稱做「自然寫作」文學，徐仁修也是「自然寫作」作家之一。

徐仁修的寫作緣起於紀錄國內外的人文風貌，後期的作品多為自然生態觀察紀錄，徐仁修一手持相機一手拿著筆，寫遍人煙罕至的荒山叢林，記下令人驚艷的自然之美。

「冒險犯難」四個字串聯起徐仁修的一生，是構成這個人的基本元素。四、五歲時，他第一次遠離家園探險，目的是為了看火車，對徐仁修而言，行動是解開疑惑的方法，遠方是代表著更開闊的視野。

兒時與自然相處的經驗，引領徐仁修成為保護自然的終身志工。小時候，他帶著同伴上山下水探索自然，樂此不疲，小學五年級觀賞到「沙漠奇觀」這部紀錄片，從此嚮往攝影，徐仁修直到二十四歲才擁有人生中第一部相機，他所拍攝的每張相片都是以自然的立場在講述自然的故事，而且是正在進行中的生命之歌；徐仁修高中畢業後，繼續升學在屏東農專學習專業知識。本身的專業知識加上親身實習探索的體驗，為他的自然關懷之路紮下更穩固的根基。屏農畢業後，他到種苗場當種苗研究員，因此有機會目睹台灣環境的浩劫。一九七二年他被派到台灣山野調查野生蘭花的生長情況，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台灣山林遭到濫墾濫伐的

悲慘狀況，憂心台灣森林的開發不當，將帶來無法承受的災難，因而徐仁修在中央日報發表〈失去的地平線〉一文，內容傳達對台灣森林生態的憂心並對政府提出具體建言，倡議建立野生蘭花保護區及重視保育教育。

任職農林廳五年後，徐仁修得到隨農技團前往尼加拉瓜的機會。蠻荒蘊藏豐富的能量孕育多樣的生物，因此徐仁修對蠻荒有一種特別的期待，他帶著熱情前進這個人與自然緊密相依的原始世界，從此徐仁修不斷的出國探險，足跡遍及中美洲、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這些蠻荒經歷都寫在徐仁修探險系列各書中。

徐仁修蠻荒探險系列作品完成於 1974~2003 年間，包括《月落蠻荒》、《季風穿林》、《罌粟邊城》、《英雄埋名》、《赤道無風》、《山河好大》、《探險途上的情書》等。這些作品內容包括蠻荒的多變景色、徐仁修與兇猛的動物、凶狠的人物的交手經驗及原住民族順應自然的生活態度，這些經歷都讓徐仁修再次思考文明世界的價值觀，他發現「反璞歸真」的生活讓原住民族擁有比現代人更多的自由。

徐仁修的自然系列作品完成於 1996~2002 年間，包括《與大自然捉迷藏》、《獼猴與我》、《自然四記》、《仲夏夜探秘》、《自然有情》、《思源埡口歲時記》、《荒野有歌》、《動物記事》、《村童野徑》等，這些作品的內容都在紀錄觀察台灣荒野。在紀錄的過程中徐仁修看到台灣山林之美、欣賞到生物與生俱來的生命智慧，但每看到台灣山野遭到破壞的景象，他就不禁悲從中來，呼籲國人應該為這塊養大我們的土地盡心，不要再增加這塊土地的創傷，希望現代人帶一顆謙卑、尊重自然的心，去親近自然，為自己及後代子孫積極找回與自然和諧的相處模式。

蠻荒時期的文本內容多在於介紹異國原住民族的風俗民情、旅行中的點滴趣聞，偶會穿插些異國自然風光的描寫，偶有接近於自然寫作風格的篇章，顯示徐仁修在此時期的作品還未以生態環境為主要關注議題，不過自然系列作品就大量呈現出徐仁修對台灣自然環境崩壞的憂心，及對現代文明的反思。當徐仁修體會到寫書、演講對大眾的影響力畢竟有限，開始興起組織社區環境保護協會的想法，

終於一九九五年六月「荒野保護協會」在眾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了。荒野有兩大宗旨：一為「兒童自然教育」，二為「保護荒野棲息地」。徐仁修認為教育必須在兒童期植根，「荒野」帶領孩子重回大自然，陪伴他們一起去探索、發現，擁有美好的自然經驗，期盼他們長大後都成為愛自然的人，成為保護自然的志工。

在科技文明的社會中「物」和「人」都是工具，人與人的交往是一種手段。消費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商品透過廣告不斷的刺激人的購買慾，指引現代人追逐特定的價值觀，不斷追逐物質享受的生活，多數人因為要填滿「想要」這個無底洞，而使平靜的心隨著它而波動不已，反而使自己成為物的奴隸。此時現代人的心靈出現極大的危機，厭煩、無聊和冷漠等成為現代人普遍的性格狀態，人與人之間也有很大的疏離感。人生的價值應該往內在去尋，可是現代人不明白，找不到心靈的歸處，精神層面的無聊、空虛感日日加劇。再者，原住民族也因科技文明的強勢入侵，使他們不僅改變價值觀，最後竟然連宗教信仰都徹底被改變了，徐仁修看出科技文明將把世界改造成只剩一種語言、一種文化的危機。

徐仁修指出自然荒野可以減輕現代人的俗慮，重新體驗生命的意義，和對一切眾生的尊重，感受到真正寧靜致遠的喜悅。原住民族一直生活在萬物和諧、沒有煩惱、沒有恐懼更沒有生命夭亡的環境荒野中，他們順應自然取所當取，過著簡樸的生活，卻無失快樂。順應自然才有真正的自由，現代人過於執著於有無之間，無法從物慾中解脫，不能得到心靈的滿足。從原住民的生活觀看現代人的生活，現代人唯有學會放下，才能從精神上的解放得到完全的自由。自然，是人類這種存有者適意地生存於世界上的基礎，因此從高度機械化、宰制化的現代文明中回歸自然，對於現代人本身而言，彷彿找到一條回家的路，一條回歸人類身心安頓的家園。

現代人——徐仁修放下對物質文明的執著走進自然，與大自然為伍的生活讓他找到生命的感動，享受到源源不絕的快樂，他對物質要求不多，卻是精神層面最富有的人。為了讓現代人都認識自然的美好，找到生命中的定位，他創立「荒



野保護協會」宣揚荒野的美好價值，在台灣以致於全世界都推動荒野保護的工作，讓美好的自然環境陪伴人類世世代代，另外徐仁修簡樸的生活觀應是現代人擁抱心靈自由的一帖良藥，心靈簡單才能拋開物的羈絆，才能真正「返璞歸真」，遇見真正的自我。



## 參考書目

### 一、 徐仁修作品

- 徐仁修，《叢林之王》，臺北：遠流，1980年3月。
- 徐仁修，《叢林夜雨》，台北：遠流，1983年7月。
- 徐仁修，《婆羅洲雨林探險》，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8年6月。
- 徐仁修，《台灣生活日記》，臺北，臺灣東華出版社，1992年。
- 徐仁修，《自然生態散記：太魯閣國家公園四時觀察記》，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1993年1月。
- 徐仁修，《季風穿林》，台北：大樹文化，1993年6月。
- 徐仁修，《荒地有情》，臺北：大樹文化，1993年6月。
- 徐仁修，《養蜂人家》，臺北，行政院農委會，1994年。
- 徐仁修，《牠們哪裡去了？記二十年來在我家附近消失的動物》，臺北：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1994年1月。
- 徐仁修，《自自然然》，台北：大樹文化，1994年4月。
- 徐仁修，《森林四季》，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年。
- 徐仁修，《不要跟我說再見 臺灣》，台北：錦繡，1995年6月。
- 徐仁修，《福爾摩沙 野之頌》，台北：遠流，1995年11月。
- 徐仁修，《赤道無風》，台北：大樹文化，1996年8月。
- 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台北：遠流，1996年11月。
- 徐仁修，《月落蠻荒》，台北：大樹文化，1997年2月。
- 徐仁修，《英雄埋名》，台北：大樹文化，1997年2月。
- 徐仁修，《獼猴與我》，台北：遠流，1997年3月。
- 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荒野有情》，台北縣：大地地理，1997年6月。
- 徐仁修，《仲夏夜探秘》，台北：遠流，1998年11月。

徐仁修，《守護家園——台灣自然行腳 30 年》，臺北：大地地理，1999 年 4 月。

徐仁修，《邊陲東部——臺灣最後的淨土》，臺北：大地地理，2000 年 2 月。

徐仁修，《山河好大》，台北：遠流，2000 年 5 月。

徐仁修，《罌粟邊城》，台北，遠流，2000 年 5 月。

徐仁修，《自然四記》，台北：遠流，2000 年 8 月。

徐仁修，《動物記事》，台北：遠流，2001 年 9 月。

徐仁修，《荒野有歌》，台北：遠流，2002 年 8 月。

徐仁修，《探險途上的情書》，台北：遠流，2003 年 6 月。

徐仁修，《與大自然捉迷藏》，臺北：泛亞國際，2004 年 6 月。

徐仁修，《家在九芎林》，台北：皇冠，2005 年 11 月。

徐仁修，《村童野徑》，台北：泛亞，2006 年 3 月。

徐仁修，《大自然小偵探》，臺北：泛亞國際，2007 年 3 月。

徐仁修，《大自然的顏色》，高雄：愛智，2010 年 3 月。

徐仁修，《猜猜我是誰》，高雄：愛智，2010 年 3 月。

徐仁修，《誰在躲貓貓》，高雄：愛智，2010 年 3 月。

## 二、專書（以下依照姓氏筆畫排列）

Aldo Leopold 著，吳美真譯，《沙郡年記：李奧帕德的自然沉思》，台北：天下文化，1998 年 3 月。

王家祥，《柴山主義》，台中：晨星，1993 年 8 月。

王家祥，《自然禱告者》，台中：晨星，1995 年 7 月。

王家祥，《文明荒野》，台中：晨星，1996 年 1 月。

王家祥，《四季的聲音》，台中：晨星，1997 年 11 月。

石朝穎，《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台北：水瓶世紀，1998 年 12 月。

朱榮智，《莊子美學與文學》，台北：明文書局，1992 年。

朱光潛，《談美》，台北縣：名田文化，2003 年 8 月。

- 吳明益，《台灣自然寫作選》，台北：二魚文化，2003年。
-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台北：大安，2004年11月。
- 吳光遠，《你懂什麼是愛嗎？閱讀佛洛姆》，台北：海鴿文化，2009年10月。
- 吳光遠，《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 閱讀榮格》，台北：海鴿文化，2010年5月。
- 佛瑞斯特·卡特(Forrest Carter)著，姚宏昌譯，《少年小樹之歌》，台北：小知堂，2010年5月。
-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2002年1月。
- 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著，張定綺譯，《快樂，從心開始》，台北：天下文化，1997年6月。
- 紀俊傑、蕭新煌，《台灣全志卷九社會志環境與社會篇》，臺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年12月。
-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
- 凌拂：《與荒野相遇》，臺北：聯合文學，1999年7月。
- 袁中新主編：《環境倫理與科學》，臺北：巨流圖書，2000年9月。
- 陳玉峰，《土地的苦戀》，台中：晨星出版社，1994年。
- 陳玉峰，《生態台灣》，台北：晨星，1998年2月。
- 區紀復：《鹽寮淨土》，臺中：晨星，1995年4月。
- 陳明柔主編，《台灣的自然書寫》，台中：晨星，2006年11月。
- 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台中：志文，1999年1月。
- 傅佩榮，《現代心靈的定位》，台北：黎明文化，1998年4月。
- 福永光思著，陳冠學譯，《莊子》，台北：三民書局，1988年1月。
- 瑞秋·卡森著，李文昭譯，《寂靜的春天》，台中：晨星，2002年6月。
- 劉克襄：《旅次札記》，臺北：時報，1982年6月。
- 劉克襄：《隨鳥走天涯》，臺北：洪範，1985年1月。
- 劉克襄：《探險家在臺灣》，臺北：自立報系，1988年9月。

劉克襄：《小綠山之歌》，臺北：時報，1995年。

劉克襄：《消失中的亞熱帶》，臺中：晨星，1995年7月。

劉克襄：《快樂綠背包》，臺中：晨星，1998年。

蔣勳，《天地有大美》，台北：遠流，2006月。

蕭新煌，《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台北：圓神，1987年9月。

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台北：九歌，1989年4月。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台北：台灣學生，1991年。

羅洛梅著，蔡仲章譯，《愛與意志》，台北：志文，1990年3月。

### 三、 期刊

江村，〈天涯行腳——徐仁修訪問記〉，《新書月刊》第6期，1984年3月，頁80—83。

宋芳綺，〈被大自然感動的人——徐仁修〉，《普門》第224期，1998年5月，頁46—55。

易齊，〈徐仁修野生的呼喚〉，《國魂》643期，1999年6月，頁74—77。

林鍾姮，〈以自然為師，學習謙卑智慧——徐仁修談自然倫理〉，《人生雜誌》295期，2008年3月，頁36—39。

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2期，2008年3月，頁111。

徐仁修主述，彭永松整理，〈永遠的自然守護者——徐仁修〉，《攝影網路雜誌》第83期，1995年4月，頁1-2。

徐仁修口述，佳欣紀錄，〈大自然探險家徐仁修的成長路〉，《小作家》96期，2002年4月，頁4-10。

陳健一，〈發現一個新文學傳統——自然寫作〉，《誠品閱讀》17期，1994年8月，頁81—87。

陳旻志：〈島國的憂鬱與覺察——讀徐仁修〈邊陲東部〉的省思〉，《文訊》第205期，2002年11月，頁24—25。

曹惠民：〈臺灣的自然寫作及其研究〉，《華文文學》第74期，2006年3月，頁

21—26。

郭麗娟，〈徐仁修 傳奇的荒野鬥士〉，《新台灣新聞週刊》第 566 期，2007 年 1 月，頁 50-51。

陳紅旭，〈荒野有情——徐仁修的自然之歌〉，《北縣文化》102 期，2009 年 8 月，頁 42-43。

許碧純，〈再美麗一回，福爾摩沙〉，《新觀念》87 期，1996 年 1 月，頁 50-61。

楊坤，〈海德格爾《世界圖像的時代》的現代性品格〉，《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4 期，(2014.08)。

潘炫紀錄，〈覺培法師 VS.徐仁修—談生態保育與修行〉《普門》第 251 期，2000 年 8 月，頁 27-31。

鄭恒隆，〈蠻荒有歌 曠野有夢——徐仁修情繫福爾摩沙〉，《源雜誌》62 期，2007 年 3 月，頁 26-37。

蕭義玲：〈一個知識論述省察——對臺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省思〉，《清華學報》第 37 卷第 2 期，2007 年 12 月，頁 491—533。

韓小蒂，〈九芎林—徐仁修與自然共舞的家鄉〉，《行遍天下》第 149 期，2004 年 2 月，頁 84—85。

藍建春〈自然烏托邦中的隱形人——台灣自然寫作中的人與自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六期，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年 4 月，頁 225—271。

#### 四、 報紙文章

心岱，〈人物專訪〉，《聯合報》，1983 年 9 月 8 日，第 12 版。

王家祥，《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與台灣土地》，《自立晚報》，1992 年 8 月 28 日，第 19 版。

丘彥明，〈超越與重歸——徐人修談「飛行的小赤班」中的哲學意念〉，《聯合報》，1979 年 10 月 13 日，第 8 版。

李偉文，〈我們的空間時間跑哪去了？〉，《聯合報》，2013 年 6 月 9 日，P12 版。

徐仁修，〈失去的地平線上〉，《中央日報》，1974 年 3 月 21 日，第十版。

徐仁修，〈失去的地平線下〉，《中央日報》，1974 年 3 月 22 日，第十版。

徐仁修，〈鷺鷥與我〉《聯合報》，1987年8月23日，第8版。

徐仁修：〈尋找矮黑人——一場古老傳說的追索冒險（上）〉，《大地地理雜誌》第197期，2004年8月，頁92—103。

徐仁修：〈尋找矮黑人——一場古老傳說的追索冒險（下）〉，《大地地理雜誌》第198期，2004年9月，頁104—119。

張念陽，〈從台灣關懷全世界——徐仁修（上）〉，《大紀元》，2008年8月18日。

凌拂，〈特定區域的縱深觀察：評徐仁修《思源埡口歲時記》〉，《中國時報》，1996年12月19日，第39版。

陳建一，〈仲夏夜探秘評介〉，《中國時報》，1998年12月24日，第37版。

陳若曦，〈疏食救地球〉，《聯合報》，2010年6月7日，D3版。

晴軒，〈徐仁修的春雨鄉愁〉，《中國時報》，1980年3月19日，第8版。

劉克襄，〈台灣自然寫作初論〉，《聯合報》，1996年1月4日，第34版。

鄭朝陽，〈荒野鏢客徐仁修·用鏡頭寫活自然〉，《聯合報》，2009年4月19日，第A6版。

鄭朝陽，〈不跪地怎聞花香？不傳技術傳氣度〉，《聯合報》，2009年4月19日，A6版。

薛荷玉，〈徐仁修 不是蠻荒不好玩〉，《民生報》2006年6月16日，第B11版。

## 五、學位論文

簡義明，《台灣「自然寫作」研究—以1981~1997為範圍》，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李鉉蒼，《現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吳明益，〈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陳琳琪，《徐仁修散文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學位班碩士論文，2007年。

黃靖雨，《徐仁修及其旅行文學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教學碩學位班

碩士論文，2009 年。

趙亞玲，《徐仁修散文作品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張簡啟煌，《徐仁修自然寫作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

鄭健民，《以詩的名，建構美生活空間——徐仁修生態攝影童詩之研究》，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年。

黃靜芬，《徐仁修域外與在地的自然書寫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黃姿婷，《徐仁修及其自然觀察系列散文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 六、 電子媒體

徐仁修，〈孩子的根與故鄉〉，《荒野有歌－徐人修個人網站》，

<http://silencio.tw/3-3.htm>，2014 年 10 月 19 日。

〈吳三連獎基金會評定書〉，[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2014 年 11 月 22 日。

杜文靖，〈關懷生態保護荒野〉，[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http://www.wusanlien.org.tw/winner/21/21_10.htm)，2014 年 11 月 22 日。

劉克襄，〈劉克襄：蘭嶼適合小七嗎？〉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9780&idSubChannel=49>，2014 年 11 月 30 日。

張念陽：〈從臺灣關懷全世界——徐仁修（上）〉，《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8/8/18/n2232412.htm>，2014 年 12 月 6 日。

張念陽：〈從臺灣關懷全世界——徐仁修（下）〉，《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8/8/22/n2238055.htm>，2014 年 12 月 6 日。

徐仁修，〈環境運動二十年〉，《荒野有歌－徐人修個人網站》

<http://silencio.tw/3-10.htm>，2014.12.31。